一九〇四年創刊

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二號

會審公廨收回後新法院之建設……張正學
戰後的歐洲勞工階級……張慰慈
震駭日本全國之長野縣民大暴動……孟博
蘇丹問題……胡愈之
加拿大華僑概況……程天放
現代史料（五篇）……記者
電傳像的成功與電傳影的將來……孔祥鵝
經濟學用書概要……唐慶增
古書疑義舉例續補……姚維銳
初秋之夜（小說）……蹇先艾
老人（小說）……湯鶴逸譯
梅蘿香（劇本）……顧仲彝

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Vol. XXIII, No. 22, November 25, 1926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二號
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王若水芙蓉鶺鴒圖（三色版）……（一幅）
武漢之戰痕……（八幅）
電傳照相術之成功……（二幅）
雜評……（一）
會審公廨收回後建設新法院之我見……張正學（五）
戰後的歐洲勞工階級……張慰慈（一一）
圖工廠與教堂（蘇俄藝術之一）……（一三）
震駭日本全國之長野縣民大暴動（東京通信）……孟博（一三）
圖意大利的勤儉政策……（二〇）
蘇丹問題（國際問題研究之十）……胡愈之（三一）
加拿大華僑概況……程天放（三九）



時事漫畫……（五三）

現代史料

第七屆聯盟大會……幼雄（五五）
歐洲反棒喝主義的大同盟……何作霖（五八）
土波締結中立條約……何作霖（五九）
西班牙國情一斑……幼雄（六〇）
日本的怪照相事件……幼雄（六一）

電傳像的成功與電傳影的將來（美國通信）……孔祥鵝（六五）

經濟學用書概要……唐慶增（七一）

（圖）迴憶……（九一）

古書疑義舉例續補……姚維銳（九三）

初秋之夜（小說）……蹇先艾（九九）

老人（小說）……日本志賀直哉著　湯鶴逸譯（一〇七）

梅蘿香（劇本）（續）……顧仲彝（一一一）

時事日誌……（一三三）



雜評

口

我們依今日國內現象以談政治，雖不敢對當局提出如何要求，而最低限度的希望卻不能不有。這所謂最低限度的希望是：

一、希望地方當局能實行「養鷄食蛋主義」。明白些說，就是要他們保持地方的安寧，施行整理地方的政策，勿使所據的地盤內有民不聊生的情形。

二、希望民意的略得宣洩。這就是說雖不能完全依照地方人民的公意去處理地方政務，但在相當的限度以內，當略略顧及民意，勿專恃自己暫時所有的勢力，以激成將來的巨患。

我們要想以這最低限度的希望向國內各地方當局表示，但是不幸得很，東西南北的張目四看，祇看見干戈擾攘，兵匪縱橫，全國之中人民與地方當局於「偕亡興歎」以外，有表示政治上的希望的可能的，實在沒有幾處。

孫傳芳統治東南五省已一年，他所統治的地方，我們雖不敢相信宣傳者的話，眞個說牠是今日的世外桃源；但孫氏爲人，在今日全國各地方當局中，總可說是能明白整理地方政策的必要，而用比較開明的手段對付人民的。上面所說全國中人民有

向地方當局表示政治上的希望的可能的幾處，孫傳芳治下的東南五省，便是這幾處之一。

我們自信上面的話還不致於十分遠於事實，現在就用牠作根據來講十月中旬的浙江事變。講到這回的浙江事變，發動以後，不及旬而解決，地方秩序未大亂，損失亦不甚大。立於浙蘇兩省人民的地位而說話，可算是不幸之幸。現在，全浙十一個舊府屬，依然受五省聯軍總司令的控制，夏超已死，夏部保安隊警備隊幾千人，或繳械遣散，或蟄伏不敢動，似乎已經是時過境遷，失卻評論的價值。但是我們試一問：以富有機智見稱的夏超何以這回竟敢輕於一試？夏超的死何以還有對他表示惋惜的人？則覺得這回浙江事變亦略略有點背景，有點意義，不可以夏超一人之故而一味抹殺了。

浙江事變的內幕，各報競傳盧永祥舊人如何慫恿國民黨人如何參加而省自治派一時亦有被利用的危險。盧氏舊人的覬覦浙江地盤而謀乘機僭逞，我們敢於斷言：浙江的人民，是非常痛恨的。國民黨人的欲以浙江事件挽救江西戰局，似乎亦非一般希望安居樂業的人民所贊同。惟省自治派的幾被利用，雖關係並不甚深，且最後省自治派人物終以不滿夏超的出兵而表示脫離，但以政治的眼光觀察浙江事變，總要以此為稍有價值的背景與意義了。

我們最後的話，是：浙江事變，夏超的意圖獨霸政權，雖是一個大原因，而浙江地方整理政策的未見大成績，民意的未能如量宣洩，亦不無稍些關係。照例，地方經過重大事變以後，當局必施行壓迫的手段，造成嚴重的局勢。這回孫傳芳於浙事解決後乃表示寬大，不用過分反動的手段來對付地方，可見尚非不可與談政治的人，我們現在乘浙江事變解決的機會，將所有最低限度的希望特來表示一下。（㠜）

口

中日通商航海條約於十月十九日期滿，外交部已於二十日照會駐京日使，提議全部改訂，以求取消不平等條款，重訂中日兩國間相互平等之條約。中比通商條約隨着於十月二十七日期滿，外交總長顧維鈞與駐京比使華洛思事前接洽無結果，於二十九日亦已提出「最後建議」了。這兩件交涉，就實際上的關係說，當然以前者為重要；但就目前外交形勢及外交手段說，則

轉當注意於後者。這原因(一)中日間關係複雜，改約頗爲不易，中比則關係較爲簡單，改訂條約，亦較易從事，將來比約改訂成功，日約即可照先例辦理，減卻許多困難；(二)中比兩國間，比所需於中國者多，中國所需於比者少，一旦交涉破裂，中國對比可絕無顧忌，儘力而行，以改訂條約的決心示各國。

但是對比交涉，亦另有一種困難。這困難便在列強怕懼中國對比改約交涉勝利，造成一個先例，以次同他們去周旋；因此在比國背後弄把戲，以共同對付我國。他們所弄的把戲，也就在藉此另外造成一個惡先例，使中國的修改不平等條約運動陷於萬刼不復的境地。姚公鶴先生近來在報紙上竭力反對中比改約的六個月期內有所謂過渡辦法，他說：「……所謂過渡辦法者，是允比使之請求，將兩國單獨之事，付之國際共同之處分也。……彼方千思百計，正無術將單獨之孤舟，繫之於連環之巨艦，而姑藉一詞爲嘗試之初步。」這幾句話，一方面足以表明顧維鈞允許比使先訂過渡辦法的危險；另一方面也把列強在比國背後弄把戲的情形反映得非常顯明了。我們觀察最近交涉的情形，覺得顧維鈞與比使斤斤於過渡辦法有效時期的爭執，似乎已有被列強引入迷途的樣子。我們希望我國的外交當局入迷途而知返，我們尤希望中比改約交涉得到可以滿意的結果，特提出補救的意見如左：

一、過渡辦法——即臨時辦法的交涉，當視比方對於改訂新約的誠意如何而決定，如比方對於改訂新約缺乏誠意，即不宜再行繼續此項交涉，而當決然宣布比約失效。

二、改訂新約應速組各種專門委員會，以有經驗之外交人員爲主幹，並容納人民團體代表，一切公開辦理。

三、在新約中要廢除舊約的關稅限制，領事裁判，內河航行，軍艦自由開駛停舶等條；最惠國待遇亦須改爲互惠。倘比使要求將關稅權司法權等待關法兩會共同解決，尤不能遷就允許，以免陷入列強共同謀我的圈套。(穆)

□

歐洲經濟同盟，經歐陸報紙的鼓吹，不知喧傳了若干時日，最近自國際鋼鐵業協定告成以後，要算稍爲有點眹兆了。歐陸鋼鐵業同盟之由來，最初係由德法兩國發起，自本年八月以來，便已開始進行，後來又加入比利時和盧森堡；這四國的鋼鐵業托

拉斯協定，已於九月三十日夜，由四國代表在比京不魯日正式簽字；未幾捷克，奧匈和羅馬尼亞所組合的東歐鋼鐵業托拉斯，也有與德法比新成立的鋼鐵業聯合公司締結盟約的消息，同時瑞典鋼鐵業現亦合組托拉斯，並討論加入聯合公司之辦法；現在除俄國外，全歐鋼鐵業的大聯合，要算很有成功的希望了。

除卻上述鋼鐵業的聯合已經成爲事實外，現在方在醞釀中的，還有全歐金融業的聯合，全歐航業，羊毛業，煤業，棉業，顏料業及最關重要的鐵路業等之聯合；據歐洲主要產業界的領袖意見，將來凡關重要的歐洲實業，都預備組織一大同盟，以爲歐洲經濟的聯盟之基礎。這種計劃姑勿論目前能否實現，但在近來改造歐洲的運動中，不能不算是一宗最可注意的新現象。

原來德法兩國締結鋼鐵協定的目的，在經濟的意義上說，不過爲互利起見，以避免相互的競爭；就政治上說，也只以德法的世仇，想藉此拉攏拉攏，消滅兩國人民的敵意；但自德法兩國的協定而一變爲全歐的鋼鐵業協定時，意義已經有點不同了；現在又由全歐鋼鐵業聯合而推廣及於各種主要實業組織，當然又有一番新意義：社會黨人恐怕因此造成更堅強的資本主義基礎；資本主義的國家，在英國則疑慮德法將聯合以與爲敵，在美國則以爲此舉不啻歐洲對於美國資本權威的反抗肇端；而在熱心改造歐洲的人看來，卻以爲這是救濟歐洲最妙的方策。至於我們東方人士，除卻日本有點感覺聯合力量之壓迫外，在中國甚麼都不足競爭於國際之林，自然不感覺什麼痛癢。

其實就這件事情的本身上說，歐洲如果能夠造成經濟的聯合，也當然是好的。因爲大戰以後，各國極端主張保護政策，只求自己繁榮，不顧他人痛苦，政治經濟都是各自分離進行，結果兩敗俱傷；現在能廢除一切經濟上的障礙，一方面固然可以圖經濟上的發榮，他方面還可以掃除戰爭的潛因，自然是再好沒有了。即就對抗美國的經濟勢力說，也當然以聯合易收功效。近年歐洲各國，如法如比如英如意，以戰債的關係，誰不受美國極端的脅迫？這已經足以造成一致反美的決心；加以近年美國資本膨脹的關係，歐洲證券市場與貨物市場，都時常要受美國的操縱，這更足以招致歐洲各國莫大的反感。所以全歐經濟同盟如果告成，美國的資本主義將受一致命傷；但在現時同牀各夢的歐洲國家中，我相信眞正的經濟聯合是不會實現的。（幹）



會審公廨收回後建設新法院之我見

張正學

法律爲社會生話之準繩，法院爲實用法律之機關；故與吾人生活關係最切者，莫如法院之良窳。若會審公堂及領事裁判權之收回運動，非徒爲保全國家主權及國民榮譽起見；亦所以完滿吾人共同生活之理想，發展吾人之幸福也。今者會審公廨之收回運動，幸告段落。然代會審公堂之新法院，應如何建設？其制度應如何規劃？如何而可與社會生活之需要相合？如何而可以不貽譏外邦，致爲收回領事裁判權之障礙？固爲邦人君子所應焦心苦慮，集思廣謀以圖之者。通人碩士，雖已不乏宏論；然管見所及，亦不敢緘默，用獻芻蕘之議，備達者採擇焉。

（一）人選之標準及方法　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誠哉斯言也。蓋法律之條文，爲固定之死體；而社會之生活，則無時不在變遷中。以固定之條文，適用於無時不變之社會生活，自非有智練通達之士，不能勝任而愉快。滬埠華洋雜處，交際繁複；而會審公廨收回後，新法院辦事之良否，尤爲收回領事裁判權之大關鍵，其應妙選賢才，無俟深論。時人列爲合格之標準者有三：（一）爲有司法經驗；（一）爲通曉西語；（一）爲習知本地情形。以愚論之，自以第一項爲最重要，而第三項除爲院長於行政便宜上有需要外，推事則可以無須。蓋司法事務，有技術之意義。事實之推究，案情之審察，訴訟之指揮，法條之適用，非經訓練，難盡厥職，固不能專由書本中求之。故司法官之須有經驗，與醫師正同。

至習知本地情形，於審判之時，雖大有便利；然有司法經驗能曉西語，而又須習知本地情形，則人選之範圍尤狹，而能合格者更屬無幾。況推事於審理案件時，果能盡情推究，則關於該案事件本地之習慣風俗，無不能瞭然於胸中。故愚以爲第一項最爲緊要，而第三項於推事爲不必。然以爲除有司法經驗及能通西語外，尚非稍有新知識，略具世界眼光及思想強敏者不可。誠以上海一埠，社交複雜，變遷最速。業務之競爭，鈎心鬬智，無所不用其極。避法之行爲，日新月巧，無所不盡其能。斷非頭腦腐舊，祇知拘泥條文者所能勝任。預計新法院之事務，至少須設推事十餘員，才難如此，何由得乎？將委由院長選定之乎？則一人之力，何由得如許人才？且如院長而賢也，尚無大害。使院長而別有私心，則援引私黨，呵成一氣，縱無大弊，要足危及審判獨立（非司法獨立）之精神。將由省當局選定之乎？則省中耳目所及，範圍不廣，亦不易得如許人才。竊以爲欲盡選擇之能事，非部省合作不爲功。蓋惟部中能查知全國法官之才能，惟省中能洞悉滬埠之需要。法官中經驗宏富而又通曉西語者固不甚多；然就個人所知，則依司法官考試令第三條各款因精通西語而免考試者，已不下數十人，其中頗有曾任法官者，或現任法官者。法部又曾考取西文法官一班，多數派往各法院實習，現已多年，亦定不乏宏通練達之士。先儘此二者選任可也。如尚不足，則此外經驗宏深思想淹達者，卽不通西語，亦無不可。

（二）無庸設檢察官　現行司法制度，其最不善者，莫如刑事之採檢察制。蓋非徒國家多費金錢，虛耗人才；又足使訴訟進行滯遲，被告多受一重痛苦，告訴人及證人多受一重訟累。近來廢止之議，已舉國同聲矣。而省當道與領事團之協定，又有舊時良制，應予維持之規定。會審公廨向不採是制，則爲使刑事訴訟進行迅速，減少被告痛苦，及節省經費人才起見，因地制宜，不採是制，設定特別法令，以資依據，洵爲適當之處置矣。

（三）訊問證人行當事人發問制　言詞辯論時，證人之訊問，有二大主義焉：一由審判長發問，當事人不經審判長允許，不得自行發問；一當事人有自行發問之權，無庸得審判長允許。我國民事訴訟條例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當事人得聲請審判長對於證人爲必要之發問，審判長亦得許可當事人直接對於證人發問。其第二項規定，關於發問之應否有異議者，法院應

就其異議爲裁判。是從反面規定其採審判長訊問制者。而刑事訴訟條例第三百零九條規定，證人鑑定人應依左列序次訊問之：(一)由審判長依第一百十一條第一百十五條及第一百十八條訊問；(二)由聲請傳喚之當事人詰問；(三)由他造之當事人詰問；(四)由聲請傳喚之當事人覆問，但以他造當事人詰問所發見之事項爲限。是又採當事人自行發問制者。按訴訟制度之能否運用無礙，訴訟進行之能否迅速圓滿，半視乎法制之良否，半賴乎訴訟習慣之養成。今在同一法院，推事猶是也，律師猶是也，然在民案則行審判長發問制，當事人之發問，須經審判長之允許；在刑案則應由當事人自行發問。辦法歧異，習慣何由養成？故現在審判實例，刑事訴訟條例第三百零九條第二三四各款，等於虛設。試比較兩制之優劣言之，則審判長發問制，優在威儀整肅；而當事人訊問制，優在當事人有儘量發揮證據之效用，及闡明應證事實之機會。然卽行當事人訊問制，如審判長指揮得宜，有良習慣以輔之，則於法庭威儀，亦何所礙？如英行當事人發問制，而其法庭威儀，爲各國冠。況現行事例，因審判長發問未週，當事人憚於聲請，未能自行發問，致判決不合事實，因而上訴，廢棄原判，或發回更審者，更僕難數。其爲彼優於此，何待煩言？會審公廨向行當事人發問制，不如斟酌舊規，捨短取長，無論民刑，概依刑事訴訟條例第三百零九條各款發問。庶使良法之效用，獲以發揮；而推事律師當事人等，因民刑辦法一致，亦多便利。是宜於協定細則中注意，並設特別法令爲之規範者也。

(四)刑庭附設違警罰卽決處　依現行法例，違警罰由警署逕行處分。法院雖亦得受理，然如不牽連通常犯罪，檢察廳輒以不屬管轄，不予起訴。誠以違警處罰，宜以迅速簡捷之卽決方法行之，不宜依繁重之訴訟手續也。會審公廨受理之刑事案件，向以違警爲大多數，其處分簡捷，一小時或盡數十案。收回而後，此種案件，如悉依刑事訴訟條例辦理，則非特須多置員額；且必運用不靈，進行遲緩，於迅捷之旨趣不合，與社會之需求相背。是宜仿民刑庭附設簡易庭之例，於刑庭中附設一違警卽決處，設置推事一員或二員，以卽決之方法，處理此種案件。旣以應社會之需求，且以非狹義的刑案，亦無違於現行法例也。

(五)上訴由普通高審廳及大理院管轄　訴訟人最痛心於會審公廨者，爲無獨立之上訴機關。然則收回而後，將另設上訴

機關乎？則現在訴訟係採三審制，勢非於新法院以外，另設二級審及三級審兩法院不可。際茲人才經費，俱感缺乏，設立一法院，已覺周章，設立三法院，恐更難能。依愚見所及，除條約及協定已有規定外，其餘通常案件，對於初級之第二審，不妨仿照現例，由該院易員審理；其初級案件之第三審及地方案件之第二審第三審，如由普通之高審廳及大理院管轄，並無不當之理由，殊無另設上訴法院之必要。或者以為新法院之人才，既極一時之選，上訴仍由普通法院審理，未免於理不順。殊不知低級法院之人才，不必次於高級法院，正如小學教員之人才，不必次於高級教員。故法治隆盛之國，對於第一級法院人才之選，莫不格外鄭重。蓋如第一級法院而得人，則所判案件，足折服當事人之心理，上訴自少；卽上訴矣，高級法院見第一審之判決理由正當，亦決無無故推翻之理。當事人見第一級法院之判決，允洽者多，則嘗視之心，油然而生，健訟之徒，不敢嘗試，而訟累之苦，因以減少。是故第一級法院人才之需精選，較之高級法院有過無不及。矧江蘇高等審判廳及北京大理院，皆聲譽卓卓，更何所庸其疑慮乎？

(六)法官之待遇　法官為親民之官，其所行職務，與人民之生命自由財產幸福，皆有直接之關係；費精耗神，職責繁重，較之尋常行政官吏勞逸懸殊。是其待遇，自宜格外從優，庶使功酬相稱。乃我國之待遇法官，竟大不然。如依司法官俸條例所定，薦任職推檢初敍俸給月僅洋一百元，纔及行政官薦任職俸之半。雖現行敍俸，皆自第十三級起，為月俸一百二十元；然際茲米珠薪桂，生活奇昂，上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乃欲令其宵旰從公，不騖外務，實已責其所難。然司法人才，尚較他界為整齊，辦事成績，亦較他部為可觀者，實因國事未入正軌，別種事業，或須奔競以得，或須夤緣以進，為自愛之士所不屑為；又無確實保障，朝就職而夕去位，為穩健之士所不敢為。譬如一脈清泓，流於黑浪濁濤之中，雖不足以容鯤鯨之盤旋，然不忍捨此以遽去者，畏外界之惡風波也。然瑰琦之士，裹足不前，貧寒之士，為家累所迫，辭職以去者，已時有所聞矣。其在職者，亦大抵祇求無過，鮮肯有為，但知職守無虧，莫期樹立宏業，暮氣瀰漫，無發揚光大之象。非其本志如此，國家之待遇使然也。故司法而不欲維持或改良則已，如欲維持或改良，則改良法官待遇，洵係根本切要之圖，未可緩議也。茲聞會審公廨之多數會審官，月俸為四百兩。依上海生

活程度之高，此數固不得謂多。即新法院因奉行訴訟條例，須添置員額，經費容有不敷，然減至三百兩，似已不能再減。其餘如書記官等俸給亦不宜過低。而年終進級，老年退職及死亡疾病之卹金等，皆宜頒布特別法令，切實施行。務使奉職者平日贍養無缺，至年老疾病，亦無所慮，俾得安心供職，不鶩他想。主其事者，尤宜組織法院同人俱樂部，使其公務之暇，有怡情養性之所。設立圖書館，使法官於法律思潮，經濟變遷，社會需求，不致隔膜。又宜行輪流暑假制，以二人或三人為一輪，假期自十五天至三十天，則院中公務，既不致停頓，而法官一年辛勞，有蘇息之機。如此待遇優良，則魁奇英偉之士，無不是途競趨，行見白拉克司東及霍姆氏之流，蔚出於其中，將與歐美之名法院爭光榮，寧獨樹一國之模範而已哉？

（七）律師之組織　司法制度之能否運用盡善，固須有良法官以行其事，亦須有良律師以為之輔。律師為構成司法組織之重要部份，法治隆盛之國家，對於律師制度之設備，未有不三致意者。如律師而不良，則挑撥訴訟，虛構事端，詐騙人民，朦混官廨，社會固蒙害無窮，法院亦被累匪淺。現有律師，其束身自愛者固多，然無學識及專以扛訟為事者亦得濫廁於其間。社會對於律師辯論制之良否，頗有懷疑，對於律師品格之信仰，未能普遍，職是故耳。會審公廨收回而後，上海一區，既志在成一司法模範區域，是以對於律師品格之限制及監督，不得不特嚴其制。英國律師，在入公會以前，必須考查其品行，審察其素譽，故品行卑劣名譽醜穢者，不能廁身於其間。此種良制，允宜取則。今上海地方審判廳管轄區域內，雖已有律師公會之設立；然執業於新法院之律師，既未必盡執業於上海地方審判廳，故新法院管轄區域內，宜專設一律師公會。其監督律師之責，依現行法例，雖屬之地方檢察長；然新法院之不宜採檢察制，已如上述，則律師監督之責職，似不妨付之於公會。蓋惟律師始能知律師之情弊，惟律師始能知律師之品性；現在法官之監督懲戒，由法官自為之，行之甚善，則律師之監督懲戒，由律師自為之，必無不當。且他國行之成績甚著，我國效之，較之由地方檢察長不明律師情形，使負監督之空名者，適宜多矣。至其品格應如何維持？入會應具何種資格？監督懲戒，依何種程序？何者宜取締？何者宜獎勵？自須有單行法以為之準則也。



西凡提司　　但丁　　荷馬

文學大綱

鄭振鐸編　道林紙印精裝四冊，

發售
預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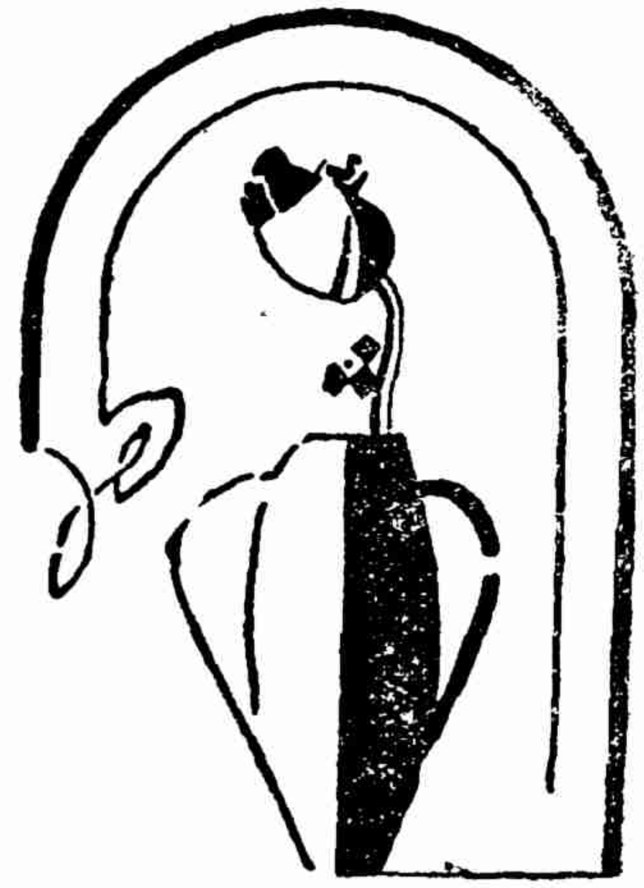
定價　布面十元　紙面八元
預約布面六元　紙面四元八角
郵費　國內六角　國外一元八角

預約截止期　十五年陽曆十二月底　分三次出書

文學大綱是一部世界文學史，自文學的發生，直講到歐戰後的文壇。

但文學大綱較其他世界文學史，却有不同之點。許多名爲世界文學史的大都不過是歐美文學史的化名，關於東方諸國，往往視若無覩；即所謂歐洲文學，也僅注重於英法德意及西班牙諸國，很少見到有一部包羅世界文學全部的著作。文學大綱則不然，自埃及的死書至日本的源氏物語，自古希臘的悲劇至中國的近代文學，無所不包。凡一般文學史家所不注意，甚至於所不紀錄的印度的史詩戲曲，波斯阿剌伯的詩歌，日本及荷蘭，比利時，波蘭，匈牙利，葡萄牙諸國的文學，在文學大綱裏却都有得講到。此其不同者一。

好些文學史，都失之於枯燥無味，往往使人閱之不能終卷。文學大綱則力矯此弊，敍述饒有活氣。她把世界文壇中每個重要作家的生平，每部重要作品的內容，都詳詳盡盡的講述着。讀了這部文



戰後的歐洲勞工階級

張慰慈

凡靠勞力或勞心過生活的人都可以籠統的叫做勞工。依照這樣一個定義，勞工階級所包括的範圍就非常廣泛了，差不多除了乞丐和竊賊之外，個個人都是勞工。可是現今的所謂勞工問題和勞工階級決不是這樣的籠統的問題和籠統的階級。我們常聽人說起勞工問題和勞工階級是工業革命以後才發生的，可見得現今的勞工階級是一種特種的勞工，是城市工業方面所雇用的勞工。因爲城市工業方面的勞工大都是集中於小小的一塊地方，他們的狀況與境遇是相同的，他們又能時時見面，互相交換意見，討論種種增進他們公共幸福的方法。因此，他們就逐漸發生一種「階級自覺心」從此以後，他們就變爲社會上一種特別的階級。他們的狀況，他們的觀念非但和社會中其他人民不同，就和那般同樣以勞力爲生的農民也有大不相同的地方。

現代歐洲各大城中的大羣工人是工業革命的出產品。他們的人數雖多，他們的勢力雖大，但他們的歷史却是很短的。一百多年以前，城市勞工階級是歐洲社會中最無關緊要的分子，但在這幾十年之內，他們的勢力確是澎漲得很快，所以有許多人民都早已預料他們將來的希望是非常之大，定必能變爲社會中最主要的一個階級。可是這次歐洲的大戰把一切的狀況都改變了，在戰後的歐洲社會，城市勞工階級的地位是否還能繼

續抬高，或有降落的趨勢，還是一個未解的問題。

從事實上說起來，歐洲幾萬萬城市工人的運命是與歐洲工業制度的運命有連帶關係的。城市工人是因工業制度的發生而發生的，並且又是完全依靠工業爲生的。假使歐洲的工業衰敗了，城市勞工階級也定必衰敗；假使工業制度破產了，城市勞工階級也定必消滅。所以歐洲城市的勞工階級和歐洲的工業制度差不多是分不開的。

假使我們要曉得歐洲勞工階級現今的狀況及其將來的希望，我們一定要先明白他們過去的歷史。在十八世紀末了工業革命初發生時候，歐洲的情形與現在是大不相同的。那時候歐洲各國都是農業國，人口的總數也祇有現在的三分之一。城市是很小的，並且全歐洲也沒有幾個。現在的倫敦有人口七百五十萬，一八〇〇年時候的倫敦祇有人口八十五萬；現在的巴黎有人口三百萬，那時候祇有五十五萬；現在的柏林有人口四百萬，那時候祇有二十萬。

並且那時候的幾個城市又與現在的城市性質不相同的。現在的城市大都是工業中心點；有無數的工廠，無數的工人，每天出產的大宗工業品，非但供給四週圍鄉區人民的需要，並且還往往銷售到全世界各處。在十八世紀時候，這種現象是沒有的。除了英國之外，全歐洲沒有工廠，沒有大宗出產品，也沒有現在的那種勞工階級。那時候的工業還是手藝的工業，是同現今中國內地的工業狀況，有多少相像的地方。各項物品製造的地方是一個小店鋪，這是一個東家的私產，也是他一人所經管的。各種手藝行業的東家聯合起來，各組織一種同業公會。在各店鋪中，工作的人就是東家本人，東家家族的人，雇用的伙計和學徒。每天出產的物品是很少，並且他們又工作得很慢，祇因爲那時候市場的範圍是很窄小，所以極小量數的出品已經足够供給人民的需要了。國外商業差不多可以算還沒有發生，鄉區人民因爲交通的不方便，也很少與城市往來；他們所穿的衣服，所用的器具都是他們自己做的。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城市工業是決不會發達的，城市手藝工人的數目也決不會增加的，他們的地位也決不會抬高的。

這是十八世紀工業生活的簡單情形。可是工業革命發生後，一切情形都大大的更變了。舊的制度是從根本上推翻了，新的

制度發生了。各種機器發明後，就把所有的工業集中在幾個大城的工廠中，每天的出品比之從前不曉得要增加多少倍。輪船火車又把這大宗出品運到全世界各處銷售。運輸是極方便的，運價又是極廉的。市場愈推廣，工業出品的需要愈增加。同時工業革命又大大的增加勞工階級的人數。歐洲各處就於極短時期中發生了無數的工業中心點，每處充滿了無數工廠，聚集了大羣工人。這工業革命是於十八世紀末了發源於英國，逐漸推廣到歐洲大陸各處，到了十九世紀下半期，歐洲各國就已從農業國變成全世界的工業中心點。

工業革命發生後，大羣工人的經濟狀況與社會地位當然是和手藝時代的工人大不相同的。在最初時候，這般新工人的地位遠不如從前手藝時代的工人。手藝時代的工人雖則沒有什麼機會，可是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却是很穩固的。他們的手藝是一種行業，必須要經過長期的學習時代，還得要有多少才能，方能學得好，學得精。他們同行的人數是很少的，他們的手藝又不是外行人所能做的。那般工廠裏的新工人却沒有這樣的地位。工廠裏的工作都是機械的工作，各種各樣的人民都能做的，就是婦女與兒童也都能同樣的工作。訓練與手藝在工廠中都是無用的。同時各處各地方都充滿了人民，廠主要用多少工人，立刻就可以有多少工人，所以工人方面的競爭確是很利害的。那時候的經濟狀況都是新發生的，法律和人民公意都沒有想到適當的解決辦法，因此，種種弊端就發生了，勞工階級所受到的痛苦確是最利害。雖則以後因法律的干涉，經濟方法的改革，新工業制度的弊端逐漸廢除，但直到了十九世紀的中期，歐洲工人確是困苦的階級，他們並沒有得到一種公平的待遇。

十九世紀中期以後的情形却又更改了，各處勞工階級的地位都抬得比從前任何時期更高了。歐洲各地方工人所享受的權利與幸福，勝過工業革命以前手藝時代的工人。十八世紀時候的手藝工人雖則有多少經濟方面的保障，他們却沒有政治權利的，並且他們在法律上和社會上的地位有種種的限制，他們是沒有什麼機會的，他們是沒有教育的，他們是沒有個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到了十九世紀中期，這種種的妨礙大都是取消了。同時，現代文明的一切利益，如交通的方便，公共衞生的設備，教育的普及，已經變成全體人民所享受得到的利益。還有工

業的進步自然而然的能使工人受到極大利益。工廠的出品愈多，每件出品的本錢愈輕，物價也就因之而低落。物價愈低，人民對於物品的需要也愈高；市場的範圍愈推廣，勞工的價值也就愈抬高了。所以到了十九世紀末了，各處的工資都有增加的趨勢，歐洲的普通工人都能享受他們老祖宗所未曾夢想過的福氣，他們所吃的，所穿的，和所住的地方，都比從前好得多，並且他們還有種種的機會，種種的娛樂，都是他們老祖宗所夢想不到的。

歐洲工人地位的抬高，幸福的增加，一半也是他們自已奮鬬的結果。就是在從前最痛苦的時期，勞工階級的地位也有兩個極重大的優勝之點：第一，他們的人數逐漸增加，第二，他們的團結力逐漸增加。他們都是集中在幾個大的工業中心點，受到種種相同的激刺，又有種種同樣的痛苦，如極低的工價，極長的工作時間等類，他們自然而然的能得到一種相同的觀念，並且能够通力合作的進行種種增加他們公共福利的方法。因此，就發生所謂勞工運動。

勞工運動是從兩方面入手的：一方面是經濟的，又一方面是政治的。經濟的勞工運動是注意於生產者的組織，並且把全副精力集中於種種經濟的問題，如工資，工作時間，工廠狀況等類。這就是工團主義。政治的勞工運動是注意於選民的組織，其一切行動是與別種政治團體一樣的。這一種趨勢是表現於各國的社會黨和工黨。

我們討論勞工問題，一定要把勞工運動中這兩種趨勢分開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勞工運動雖在表面上看起來，有種種相同的地方，可是其所採用的方法是大不相同的，並且又互相爭勝。歐洲各國同時都有工團和工黨，但工團和工黨間的關係及其所佔的地位是各國不同的。直到最近時期，英國工團的勢力總算超過工黨；但在大陸各國，工黨的勢力總是超過工團的。德國却是一個例外。在德國，經濟的和政治的勞工運動却能同時發展，非但沒有互相衝突之處，並且這兩方面的運動又能互相幫助，得到最高限度的利益。德國勞工運動的領袖早已看出分工合作是一種最適當的辦法，所以沒有偏向於任何一方面。因此，德國的工團永未曾想超過工黨的勢力，工黨也沒有想超過工團的勢力。其結果就使德國在大戰發生時候同時有勢力最大

的工團和勢力最大的工黨。

但德國祇是一個例外。在別處，勞工運動中的兩方面是分得很清楚的。在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時候，各國的工團和工黨都有一個國際的組織。工團的國際組織是叫做「國際工團聯合會」(International Trades-Union Federation) 其總機關是在德國柏林。工黨的國際組織是叫做「社會主義的國際，」普通叫做第二國際 (Socialist International)，其總機關是在比國布魯塞爾 (Brussels)。

勞工運動非但從職務方面着想，是分做經濟的和政治的兩方面；就從進行的精神方面着想，又分做急進和緩進兩派。凡是工人，對於現今的工業制度，總是喜歡批評的；可是其中有一部份工人卻承認工業制度存在的理由，他們祇想在現今社會組織的範圍內，極力改善勞工的狀況，還有一部份的工人根本否認現今的社會，並想用革命的方法，推翻一切制度。但急進派和緩進派的區別並不依照工團和工黨的界限分的。歐洲各國有急進的工團，也有緩進的社會黨。但在表面上看起來，工團主義是因為注重於經濟問題，如工資，工作時間和工作狀況，似乎是趨向於緩進一方面；工黨既有較為概括的主張，和較為理想的目的，似乎是偏向於革命這條路上跑的。

同時還有一點，我們也不得不注意。這就是：工團是完全現代的出產品，與工業革命以前那種手藝的同行公會是完全不同的。但勞工階級方面的革命運動卻並不是新發生的現象，歷史上無論那一個時代都有這種現象。現今勞工階級中的革命份子祇是模仿從前社會中的被壓迫階級的行動而已。

在這一百年之內，歐洲各國勞工階級的革命行動時而發生，時而消滅。從普通的趨勢說起來，我們可以說十九世紀末了的一二十年是最平安的時期。勞工階級狀況的改善使大部份工人都能滿足。就是那般最不滿意於現今社會的學者，他們一心一意希望一種新的社會組織，拯救人民的痛苦，也很不贊成激烈的革命行動，至少他們還覺得革命的時期沒有成熟。這就是歐洲大陸各國的緩進社會主義黨，和英國的費邊 (Fabian) 社會主義黨。這般人物在十九世紀末了激烈思想方面都佔極重要的地位。所以當時激烈的工人祇佔極少的少數，並且又是普通一般人民所不信任的。

二十世紀的開頭却發現了勞工階級方面的革命運動。激烈派的人對於和平派的緩和政策，忍無可忍，不能再忍下去，所以他們又極力鼓吹激烈的行動。那般不滿意於當時經濟趨勢的人又都加入激烈派的工人團體，所以他們的黨員日漸加多，他們的勢力也因之增加。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工資確已增加了，所以當時物價雖也增加，生活程度雖也提高，工人的狀況反而比之從前好得多。那般有手藝的工人當然是得益最大，至於其他無手藝的粗工雖不能得同等的利益，可是從普通的情形說起來，所有各級各項工人的狀況都比一二十年之前的情形好得多了。

但在二十世紀的初期，這種情形却改變了。工資的增加沒有像從前那樣快了。可是生活程度還是照舊的那樣高，並且物價的高貴又是向來所未曾有過的。換句話說，非但一切生活必需品的價錢要比從前高貴，並且工人又把從前的奢侈品看做現在的必需品，必需品的範圍推廣了，工人的生活愈困難了。工人的生活程度是已經改變了，就是物價沒有抬高，數目相同的工資現在決不能像五十年以前那樣滿足工人的需要，維持他們的生活。一個工人總覺得他是應當比之他的祖父吃得好一些，多一些。他又希望較好較大的房屋，較體面的衣服。他還希望他房屋的週圍應當較從前乾淨又美觀。

但這種種的愉快都有一個代價的。以後物價愈高，工人愈沒有能力過舒服日子。其結果就使城市工人發生一種不滿意的態度。他們覺得他們的地位是沒有從前好了，他們對於現今的社會制度就存了一種仇視的心理，所以對於一切革命的學說，也就聽得進了。所有一切激烈的主義，如泌狄克立主義（Syndicalism） 和共產主義，或鮑爾希維克主義都是二十世紀初期發生的。歐戰以前的幾年確是歐洲最擾亂的時期，各處都是不斷的發生能工和革命運動。

歐戰發生後，那經濟的和政治的勞工運動都受到極大的影響。在政治一方面，一切的革命行動差不多於無形之中消滅了。各國的工人都為愛國心所激動，自願犧牲他們階級的私利，一心一意的為國家奮鬬。祇有極少的分子還是繼續保住他們的激烈態度，主張聯合各國的勞工階級，與別級人民抵抗。在經濟一方面，歐戰的影響更大了。戰事初發生時候，歐洲各國的工業

正在衰落時期，工人的工資不能增加，同時失業的工人日漸增加；可是戰事一發生，一切工業品的需要忽然增加了無數倍，各國的工業就發現一種極興旺的狀況，其結果就使勞工受到極大的利益。失業的工人是沒有了，工資是增加了，勞工階級就交了極好的好運。但戰事延長下去，勞工階級的愛國熱心漸漸兒冷淡了，種種擾亂的行動也漸漸兒發現了。各國政府因財政的沒有辦法，祇有濫發紙幣。可是各項物價却就因之而抬高了，就是工人每日所得到的極高工資也不能使他們維持一種滿意的生活程度。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又鼓動了歐洲各處的激烈份子，使他們存一種極高的希望。

戰事完結以後，歐洲的勞工狀況更糟了。在戰爭時代，大部份工人還以為戰勝以後他們總可以安安穩穩的過好日子，對於實在情形，往往為感情所蒙蔽，一時看不見，又想不到。但戰事結束了，他們得張開眼睛看一看實在狀況。當時的情形實在不是可以樂觀的。各國差不多都已到了民窮財盡的時代，又有數目極大的國債，並且對於將來的事情又沒有一些的把握。在這樣的狀況之下，祇有全國人民一致的同力合作，採取經濟的原則，實行減政主義，也許能夠救濟當時的危局。照這樣的辦法，工資是一定要減少，工人也不能過戰時極高的生活程度。但工人却不願意犧牲他們目前的利益。

所以歐戰的結果使各國人民大大的失望，尤以勞工階級為更利害。勞工和資本的衝突變成一種不可免去的事實。又因為當時的恐慌情形，人人存了一種自危的心理，都覺得非極力的奮鬭，就沒有存在的希望，所以一切的狀況，更弄得糟不可言。在物價飛漲時期，工資又有減少的趨勢，工人更覺得非用全副精力爭奪他們的利益不可。他們又不能確實明瞭究竟能夠爭奪到多少利益，所以他們的要求變成沒有限制的，得步進步，得尺進尺，永遠不能滿足的。資本階級看見這種情形也祇有極力抵抗，寸步不讓。歐洲各國戰後的工業狀況實在是擾亂不堪的。沒有一國能夠免去工人罷工，資本家關閉工廠的事情，尤以西班牙的情形為更糟；西班牙的勞工階級和資本階級都用了極激烈的手段，互相爭鬭。

同時在勞工階級之內，急進和緩進兩派的衝突也是很利害的。緩進派祇想在現今的社會組織之內改善勞工的狀況。急進

派却想採用俄國鮑爾希維克黨的方法，根本推翻現在的社會。每一個工團，每一個工黨差不多都變成這兩派的戰場。各國的情形是很複雜的，我們不能把各國勞工階級內部的衝突一一說明，但我們却可以把國際方面的勞工階級內部的衝突來做一個例。

在一九一四年，歐洲勞工階級已經有一種國際的組織。但戰事發生以後，勞工階級的國際組織却就消滅了。國際工團聯合會和社會主義的國際都已無形之中解散了。各國的勞工都能爲愛國心所鼓動，盡心竭力的爲國家奮鬪，把國際觀念根本推翻了。戰爭初發生時候的短期熱度過去以後，各國勞工領袖當然也想到種種問題，如和平條約，戰後的工業改革，和恢復勞工階級的國際觀念。各交戰國又召集了國內的勞工大會，討論種種關於勞工的問題；以後西歐幾國的勞工又召集了一個協約國的勞工聯合會，討論他們公共的目的和政策。同時有幾個中立國的勞工團體很想在戰時恢復勞工的國際組織，所以他們在瑞士和瑞典召集過一次國際工團聯合會和社會黨聯合會。祇因協約國和德奧勞工團體不願意在一處開會，所以這兩次會議都沒開成功。

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和鮑爾希維克主義的勝利又使勞工階級內部發生一種新的複雜情形。我們已經說過在戰事初發生時候，各處勞工都是很愛國的，可是同時還有一部份少數工人，把階級自覺心看得比國家更重，極力攻擊他們的政府，並且要求勞工階級的團結，實行他們的階級戰爭。這般激烈派的勞工階級曾於一九一六年與一九一七年在瑞士召集過幾次國際會議。現在俄國鮑爾希維克黨得勝了，他們就把總部遷移到莫斯科，進行他們的革命事業。他們非但想推翻現今的社會組織，並且還想打倒勞工階級中的緩進派。

到了歐戰完結時候，國際勞工會議又有實現的可能了。並且那時候各國勞工領袖又覺得此種會議非常重要，非立即舉行不可。各國的外交代表團將要在凡爾賽開和平會議，但在和平會議中，勞工階級是沒有代表的。所以多數的勞工領袖覺得勞工階級也應當同時在凡爾賽召集勞工會議，以便議決勞工的目的，並使和平條約中加入一部份關於勞工的條件。

還有一個原因，使勞工階級不能不召集一個會議，這就是鮑

爾希維克宣傳組織一個赤色國際和平派的勞工領袖很想恢復一九一四年解散的國際組織就是那個第二國際。但鮑爾希維克黨却說：這第二國際早已在一九一四年消滅了，現在決沒有恢復的可能；所以他們就根據於共產主義原則另行組織一個第三國際。

緩進派的勞工階級於一九一九年在瑞士京城召集一個勞工會議。但俄國鮑爾希維克黨絕對不肯到會，並且還正式發表一個宣言，極力攻擊緩進派的勞工階級。第三國際也同時在莫斯科召集會議。

可是共產黨無論怎樣的搗亂，緩和派的勞工階級還能把他們和平的要求寫入在凡爾賽的和平條約之中。國際聯盟約章第十三節設立一個永久的國際勞工局，並又規定九條關於勞工的根本原則：

(一)勞工不能作爲商品的一種。

(二)凡雇主和被雇者，爲達到法律所規定的目的起見，均有自由集合的權利。

(三)凡被雇者的工資須足够維持各該國及當時所謂合理的生活程度。

(四)每日八個鐘頭或每星期四十八個鐘頭工作時間爲一種標準，凡未達到此種標準者須以此爲立法的目的。

(五)工人每星期至少休工二十四小時，並須以星期日爲休息日。

(六)禁止童工，並須規定種種方法，使幼年工人不致因工作而妨害學業及生理方面的發育。

(七)男女工人，如做同樣價值的工作，須得相同的工資。

(八)各國關於勞工狀況所規定的法律須注意於所有合法居住在國內的工人的經濟方面的平等待遇。

(九)爲執行保護工人的一切法律和規定起見，各國須採用一種工廠檢查制度，並須使婦女也得參與檢查事務。

這是凡爾賽條約所規定的關於勞工立法的標準，也是勞工階級的自由大憲章。並且這幾條規定並不是一種紙上空文，國際勞工局每年收集了許多關於全世界各處勞工狀況的材料，每年的國際勞工會議又討論並議決種種關於勞工問題的重要議案。出席國際勞工會議的人物又是各國政府，資本家和勞

工階級三方面的代表，所以各方面的意見都能提出討論，共同商議解決的辦法。

同時歐洲各國的工業狀況還沒有恢復戰前的情形，勞工與資本的衝突還是很激急的。但現今歐洲勞工方面的趨勢却是偏向於緩進派的主張，並不偏向於急進派的主張。共產主義的赤色潮流可以算是已經過去了。到了一九二〇年的初期，歐洲除了俄國之外，共產黨在各處所佔到的根據地都已失去了。在匈牙利，芬蘭與德國，共產黨的勢力好像是春天的雪，不久就卽融化完了。

並且俄國那時候的情形又使勞工階級大大的失望。俄國革命以後，那般當權的人都是一般理想家。他們對於經濟社會與工業方面的智識大概祇是從書本子裏得到的，所以他們以爲經濟方面的一切事實，無論在怎樣制度之下，總是能夠自動的發展。雖則發生了革命，資本主義的社會是推翻了，但資本家還是去做資本家的工作，科學家還是在試驗室裏邊研究自然界的事物，美術家還是繼續不斷的創造一切美術品。這就是唯物史觀的學說。並且依照他們的觀念，工人卽使得不到工資，還是在每日早晨集聚在工廠門口，預備進去工作，農夫還是每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預備每年的秋收。他們差不多完全沒有想到在現今的社會中，工人爲什麼才做工的，農夫爲什麼才耕種的，資本家爲什麼才舉辦實業的。

俄國的執政者發現了工業方面的一切事實並沒有像他們學理上那樣的自動發展，他們起初是非常駭異，以後就大怒而特怒，把工業停頓的罪名都歸到資本家和有產階級的身上。無論什麼人不執行那革命以前他所做的行業，就犯了反叛的罪名。工廠廠主因無利可圖，把工廠關了門；工人因忍無可忍而罷工；農民因田地收成收歸國有，不願意耕種，都犯了叛國的罪，作爲亂黨看待。其結果就使那時候俄國的情形不堪言狀，人民凍死與餓死的每天總是上千上萬。蘇俄政府爲維持其地位與勢力起見，就不得不改變方針，自行取消其共產制度，於一九二一年的三月實行一種叫做新經濟政策。這新經濟政策雖不能算是完全恢復從前的資本制度，但與當初他們所奉爲天經地義的馬克思學說相去已經不曉有多少遠了。從此以後，各種工作都有差等的各級工資，私商也得法律上的承認，其餘一切經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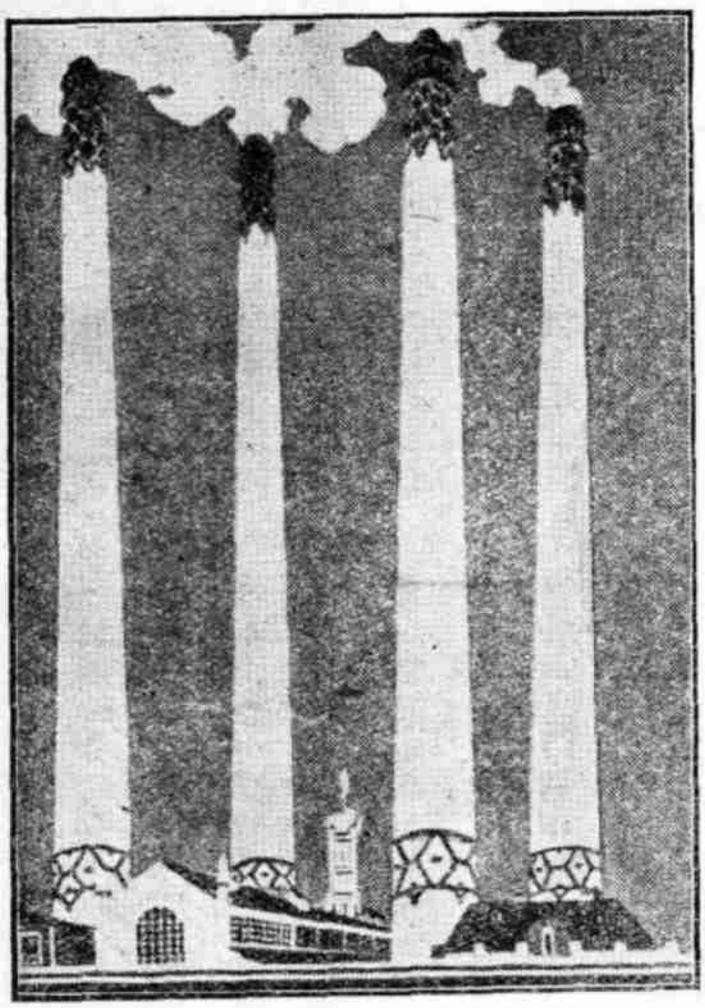
的情形也都不依照學理上的共產主義。

自從俄國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消息傳出來後，各處的勞工階級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就減少了。他們以為共產制度既經發生了極不好的經濟結果，祇有恢復一部份的資本制度，一切的困難情形才能減輕幾些，那末，究竟為什麼還要去忍受革命的痛苦呢？俄國既已自行取消了共產主義的原則，這一種大規模的試驗究竟是值得不值得呢？這一類清醒的思想的結果就打破了一部份人民的共產迷，歐洲共產黨黨員的數目就大大的減少了。我們當然不能說共產主義就從此根本推翻了。在事實上，現今共產主義的勢力還是不小。俄國鮑爾希維克黨還沒有放棄那全世界革命的希望；他們還是用了種種方法，到處鼓吹，甚而至於用了大宗金錢收買工黨黨員。但現在共產黨的勢力和黨員確實沒有歐戰完結的幾年那樣大那樣多。假使俄國沒有繼續不斷的供給金錢，假使俄國沒有這樣用了全副精力宣傳，恐怕歐洲各國的共產黨都早已消滅了。

總而言之，現今西歐與中歐勞工階級的趨勢已偏向於緩進這一方面，他們並且也已恢復了戰前的團結力在一個時期，勞工階級中也有一羣騎牆派，他們既不聯合第二國際，也不聯合第三國際，他們都是見風轉舵的人物。但到了一九二三年，這般騎牆派的勞工都加入了第二國際。戰後的一切困難情形，與急進和緩進兩派勞工的激烈衝突都能使那般有智識的工人從根本上想一想他們自己的地位，看一看目前的工業狀況。他們細心考慮以後，總覺得在現今社會制度的範圍內實行種種建設的計畫，是最穩當的辦法。恢復戰前的工業狀況是一個極大的問題，並且也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假使歐洲的工業狀況不能於最近時期內恢復，好幾萬萬人民祇有遷移到歐洲區域以外的國家，或回到鄉下耕田，或餓死。這不但勞工階級是這樣的，就是別種依靠工業為生的人民，如中等階級等類，也何嘗不如此。幸而歐洲人民，特別是勞工階級，已經有了覺悟，他們祇想在可能的範圍內，改革一切狀況。勞工袖領都願意在資本制度之下進行一切改革計畫。照他們的意思，資本制度的缺點並不在於勞工與資本的關係方面，祇是資本家自己的錯誤政策。他們要求將來對於工業政策方面也得有幾句話。他們自認除了苦力之外，還能供獻多少智力。他們承認生產的減少，與勞工和資

本都不利的。他們所希望的祇是一種較爲完備的資本主義的組織，錯誤的政策能減少出產能增加。歐洲資本家說：工資應當因出產的減少而減少。勞工領袖說：出產應當增加，維持工人的工資。現在歐洲勞工與資本的衝突大概都出源於這一個觀點的不同。這一層已經可以證明歐洲勞工階級是沒有赤化的危險了。

歐洲的工業問題現在雖不能完全解決，但一切情形比之前二三年已經是好得多了。各階級中那般有智識的領袖又互相討論，極力想調和他們各階級間的利害問題。但他們究竟能夠做到什麼地步，還得要看將來的結果。



工廠與教堂　蘇俄藝術之一



震駭日本全國之長野縣民大暴動

孟博

這一次日本長野縣所爆發起來的縣民大暴動及日政府對該縣民的處置，不但在日本國家是一件未曾有的空前事件——日本各報紙均稱爲「聖代」不祥的事件——即在全世界的民衆運動中——非革命的——也沒有見過這樣的快舉和毒辣！在這一次裏長野縣民固然是發揮盡了他們的威力毆知事，擊警察署長，搗毀知事公署警察署縣議事會堂；然而日政府對該縣民之處置也發揮盡了政府的威權；縣民不堪拷問而自殺，總逮捕至八百六十餘名之多。誰能說道不是在世界上空前的稀有事件呢！

這一次的暴動，不是革命運動，更不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祇是一種暴動，一種小資產階級民衆的暴動而已。在事實上雖然祇是一種小資產階級民衆的暴動，在意義上却含有極嚴重的性質，這一點我們却不能不下十二分的注意！玆於下段說明之。

日本在外形上雖然也堂堂皇皇像一個大國，但在他的內部裏無處不隱伏着致命的傷瘡，正在那裏預備着潰發——自然歐美各國也是同樣的——有時候時機熟了，一夥瘡傷便突然爆潰，經過了日政府的醫藥敷治，暫時雖然是隱伏下去了，而毒根仍然潛流在全身；於是其他的又接續而起，如此循環不已的潰發潛伏，總有到某時機的一日，全體一齊崩潰起來，把現社會葬埋。這並不是說空話，試翻開日本的大小報紙，到處爆發起來

的罷工運動，小作爭議，像烽火一般此伏彼起的排列在每日的報上，幾乎沒有一日停息；至於如以生活逼迫而全家跳海撲電車等小事件，簡直和每日新聞裏無時或缺的冠蓋往來一樣；還有因生活困迫而陷於盜賊，精神異狀者，雖在日本法律警察偵探那樣嚴密巧妙的網下，所謂殺七人犯，殺五人犯……都是在每月裏必然發現的事實。日本社會裏隱伏着的傷瘡，便由此可見一斑了。

這次的長野縣民大暴動事件呢，也便是那些傷瘡內新爆潰起來的一個。不過所有不同的是那些傷瘡都是所謂無產階級性的，而這次呢，却進步到小資產階級民衆上來了。小資產階級都成了潰發的傷瘡，日本社會內部危機到了什麼程度，也可想而知了！現在我們把這次事件的詳情敍述下去。

一　爆發的原因

這一次暴動的起因，是由於廢止長野縣的屋代，岩村田，中野三警察本署，及輕井澤，本鄉，丸子，富士見，赤穗，高遠，伊那富，和田，富草，鹽尻，池田，松代，穗高，水內等十四個警察分署。然而實際的眞因，却不在此，警察署廢止不過是一個直接導火線罷了。這裏邊確含着有更嚴重的原因，這個原因便是日本近年經濟界之衰敗，影響於政府之政治設施，及陷街市小資產階級民衆於生活不安的狀況。

日本近年以來經濟界的衰敗，一年較甚一年。據今年的貿易調查，由一月到七月，輸入貨品價值，超過輸出貨品價值四億二千五百餘萬圓這樣巨大的額數。同時因貨物之停滯——輸入重要品如棉花，羊毛，毛織物……等也大爲減落，據調查至今年八月上旬止，總計起來比去年八月上旬止，減少一億六百餘萬元的輸入貨品。日本經濟界受以上那樣巨額的虧損，結果弄得工場縮短，社會生活騰高，大小罷工紛起，因此政府也不能不從減政上下手了。所以今年日本內務省召集全國內務部長會議，籌商如何減政之法。當時濱口內相說道：

「今日的我國，從大正九年財界的大反動以來，經濟界的悲況，一直繼續到現在，更加之在十二年的大震災，使我們受着難以復起的瘡痛！外國貿易呢，仍然是這樣的頹廢不振，而物價反是一日騰貴一日！因爲產業極端的萎弱不振，

於是失業者漸漸增加，一般國民的生活，也失了安定的狀態。……」

我們看以上的話，便可知道日本經濟界是陷於如何窮困的地位，甚至於政府方面要從減政下手了。於是會議結果，便決定了在日本全國各縣廢止和合併警察署，以期減少地方的財政。從此便於七月一日正式發表了地方制度更正的警察署廢止和合併的命令。

警察署廢止是於街市小資產階級不利的，因為警察署是都市大資產階級及街市小資階級的護衛機關。並且因警察署的廢止，更可使街市陷於衰敗的狀態。本來經濟界的衰敗，使街市裏小資產階級的商民，即感到生活的不安定，若果警察署一廢止，街市更要陷於零落的景況，使他們不得安居了，街市小資產階級為本身利害計，便不得不反抗廢止警察署運動。所以各地方都爆發了這種請求警察署復活的請願運動，猛烈的在各地蔓延起來，長野縣民這一次的大暴動，便是這些原因下所起的較激烈的一個。

我們若果看看以上的事實，便可知道這次長野縣民的大暴動，其直接的原因，雖是由廢止警察署而起，而骨子裏，實因為日本經濟界的衰敗，以致各方面均受其影響，所以才爆發出這次空前的大暴動！

骨子裏的原因，固然是由於經濟界的衰敗，但是這次所以能趨於這樣狂烈悲壯的盛況，不能不說還有其他的原因。這個原因便是政黨的搗鬼！

梅谷長野縣知事和竹下警察部長——即這次被毆打的二位——為要賣好於憲政會，在這一次警察署廢止的事件上，單單把政友會所屬的三個街市的本署廢止，如岩村田是政友會議員佐滕寅太郎的地盤，屋代是政友會議員春日俊夫的地盤，中野是政友會議員小田切盤太郎的地盤。並且含着政治的用意，即為將來總選舉預備。因此更惹起政友會的憤怒，從中鼓動一般民衆，借民衆的威力以發洩其政治上的積恨，這也是這次長野縣民衆所以能如此狂烈大規模戰鬪的原因。

總之我們看以上各種事實，可知現在日本經濟界之衰敗，使社會上各處爆潰出潛伏着的傷瘡，工廠裏田地裏普通社會上的一般民衆均因生活的不安而趨於暴動，並且蔓延到比較富

裕一點的小資產階級上來。這次長野縣民大暴動，雖然後邊有政治的意味在鼓動，然而那都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在於日本政府現在無法救治的經濟界的衰敗，所以他要向無產階級進攻，向中等社會減削，向中國加緊搗亂……這才是所謂不可救濟的致命傷呢！

二　暴動的經過

自長野市三警察本署及十四分署廢止實行後，該地市民卽奔走呼號要求復活，一方面向梅谷知事請求，一方面向內務省請願，然而警察署的廢止是日本經濟界衰敗情況下不得不取的政策，並且是梅谷知事為憲政會壓迫政友會的手段，所以終歸失敗！於是屋代街，岩村田街，中野街三街街民便領導其他民衆於七月十八日在某地開警察署復活期成同盟大會，大武劇便開始了。

當時到會的民衆，共約五千餘人，在縣會議員，街長，青年團長指揮之下開會了。會場中高懸紅白大旗，上寫：「葬滅暴政之賊的梅谷知事！」並且有十數竿同樣辭句的大旗，高舉在浩浩蕩蕩的羣衆中。羣衆高唱起北美合衆國獨立之歌，擺開了大示威運動的陣勢，還分出許多的人在各地講演。在先長野市警察看當時的示威運動是在縣議員，街長……等指揮之下，所以便沒加怎樣的壓迫，只不過少數的警察警備罷了。

正當示威運動之中，在大隊裏衝出來數百個雄雄糾糾的街民，直奔到知事官邸裏要求會面，所謂梅谷知事還悠然自得的不以為意，於是隊裏卽飛躍出十數名壯士，將長野縣最高的長官梅谷知事拉出來，大打特打！打畢又轉奔到竹下警察部長的官舍裏去，羣衆當時狂熱已極，卽將該部長痛毆一場，並且將該官舍內一切家具器物毀壞一空。

毆擊了梅谷知事及竹下警察部長以後，羣衆氣勢更形狂激，於是又羣趨到贊成廢止警署的憲政會縣議員家中去，搗毀了該議員家中一切物件。並將長野縣憲政會的報館也施以同樣的搗毀。如烈火狂濤般的羣衆，在痛快狂烈的直接行動之後，便浩浩蕩蕩到長野劇場及城山公園兩個地方開反對廢署的大演說會。這個演說會裏，鼓動得羣衆的血如沸一般湧起來，於是又有一隊民衆像發狂一樣的衝出會場，奔向縣會議事堂去，狂

吼「把不從縣民的輿論的縣會議員葬埋!」衝破了警察的警戒線，殺入到議場裏把一切的器物搗毀得乾乾淨淨。羣衆這時狂憤極了，警察都嚇得四處躲藏，在長野市內這時參加的羣衆到一萬人以上，到處縱橫的示威遊行，高唱着凱旋之歌。及至下午六時後，縣警察飛電到來的五百餘警察及松本憲兵分隊到後，長野秩序才算平靜。

以上是綜合日本各報紙對於長野事件暴動經過的報告。該事件是七月十八日發生的，但是因政府方面大事逮捕拷問之故，禁止日本報紙一切的記載，直至八月六日方才解禁，該經過詳情，始得披露於各報紙。我們看看以上羣衆狂熱的情形，雖然裏面有不少的政友會在其中指揮利用，但是這種狂熱的民衆運動，竟出現於警察和法律緊縛得人民不敢妄動的日本國裏，也可以看出日本的社會裏隱伏着怎樣可怕的危機了!

三　酷烈慘毒的處置

羣衆退後，長野地方裁判所憲兵分隊長長野保安課長開祕密會議，召野全長野署警察五百餘名分三班於十九日未明時開始在暴動事件的策源地岩村，屋代，中野三街內大搜查參加的份子。並且東京方面接到急報後，即派警保川崎事務官，警察局石原保安課長赴長野，各方面聯絡一起企圖一網打盡!

政府既決定這樣的大搜查，於是謠言蜂起，長野市陷於極度不安和恐怖的狀況中。他們搜索的方針是極其細微，其條件爲:

一、調查縣民大會參加者的戶別;
二、住址職業;
三、參加者關係;
四、在長野市大會的行動。

此外更擬出數種尤細密的條規，到處搜索，其條件爲:

一、調查廢署復活期成同盟會的發起者;
二、調查鼓動參加大會者;
三、起草宣傳傳單者;
四、調查印刷的地方及張數;
五、調查編成自動車隊者及擔任會計者。

以上邊搜索的方針，大施其慘毒之手在各街裏一家跟一家的按名搜查，即在夜中亦同樣的執行，於是恐嚇得一般街民坐

臥不安，恐怕較之中國軍人在百姓家裏如虎狠似的搜槍，還要嚴刻呢。

這樣橫暴的結果，於是又逼得民衆狂憤起來！在二十日午後十時搜查時，將中野街有力的街民黑岩喜惣治共十八名一齊拘捕到中野警察派出所去，該街民大爲憤狂，卽刻亂打警鐘召集街民以備搶奪被拘捕者，一時聚集者約千餘名，將派出所團團包圍，一時陷於極危險的狀態。後經街會議員及其他有力者極力的鎭撫，羣衆始漸靜穩。於是對於犧牲者高呼萬歲以作悲壯的分別，那時大衆的熱淚，像泉一般的溢出來，狂呼『犧牲者萬歲！』被壓迫者的正義，就算在萬歲裏隱伏了！

在岩村田街方面，靑年會副會長柳澤和惠被警察拘捕後，於二十八日加以極酷烈之拷問，受刑不撼，卽以小刀圖謀自殺。此消息爲該街民衆所聞，警鐘亂打之下，無論男女老幼，數不淸的大隊將派出所包圍至十重至二十重之厚，街內陷入於殺氣橫溢的怒潮裏。民衆如發狂一般的要求人權，雖然派來了許多的憲兵，街民那時只有沸騰的熱血，鼓動得他們一刻也不能忍耐，他們這個時候只知道的是「正義」「人權」，生命早已送到強權者的口裏了！警察部長，雖然向民衆再三要求解圍，民衆反以石亂打，以至最後將被拘捕的人完全釋放。當時岩村田民衆爲反抗警察，一切旅館，飯館，全行休業，使這二百多政府的工具，困迫了幾天！

當局看見了這樣狂熱悲壯的民衆熱血，於是改變方針爲：

一、緩和巡查的示威的取締；

二、審問嫌疑者時，只限於晝間，晚間使回家；

三、被訊問的人，經過了自治團體的報名以後，再到警察署受訊。

緩和後經過了十九天搜查的結果，才告一段落，結果是：

一、受搜查者總共八百六十名；

二、被拘捕者六百三十八名；

三、被收押於刑事所者一百二十一名。

以上爲日政府對於長野市民處置的情形，所謂「暴政之賊」其手段一至於此！眞是駭人聽聞。結局梅谷知事及竹下警察部長均所謂依願免官了。

四　中國得到的教訓

陷入到國際局面下的中國，國際上所發生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的事件，都直接或間接會影響到中國。尤其是日本和中國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發生了那樣密切相依的關係，在這回事件上更不能不令我們極深的注意。

我們中國人向來是疏忽於這一點的，或者把這當作個世界上新聞的材料去看待，以爲有那一回驚奇的事罷了，其實何止於僅驚奇而已呢！反過來看，日本方面呢，對於中國一切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的事件，眞看做是他們自己國內的事一樣。中國一有事情發生，當日日本各報便可載出，稍微重大的在各雜誌上熱心的去討論，因之他們便可以想好的方法去對付中國。

中國是被壓伏在日本脚下的，中國是正在奮鬬要求自由和獨立的，在這種情形下，日本此次所爆發的長野事件，使是我們窺探日本國內一般狀況的好機會！「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眞是一切戰鬬惟一成功的要訣！我們今日要脫離列強一切的壓迫而獨立，不但要整頓我們自己的營壘，更要明瞭敵人的營壘內是這麼樣的情形。明瞭了敵人內部的情形，我們才能乘其弱點而進攻，費的力小而成功大。譬如去年各帝國主義者的反俄大聯盟在羅加拿會議，俄國便利用帝國主義者互相利害衝突的一點，去結合德法，使羅加拿會議只不過流下個空名。我們中國現在也得用這個要訣！

日本這次長野暴動所指示我們的是什麼呢？一方面使我們知道了日本現在經濟情形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一方面使我們看見了由這樣經濟的衰敗，而引出日本各階級民衆因生活不安而陷於暴動之一途。日本經濟的情況，要因美英之加倍向中國進展，愈使他不能回復，——因爲中國是世界帝國主義者最後的市場，——因此愈使其國內革命的形勢進發，或許在近幾年內，逼至不得已時，日美要相見於太平洋，——日本國內到處造此空氣，——我們想想，在這些將來必至的狀況下，中國民族獨立的機會，將要怎樣順利的來到呢？所以我們要注意日本——歐美各國也在內——國內的事件，尤其是要看破這次長野暴動是日本帝國主義身攖重症的表現！

一九二六，八月，於東京大岡山。

意大利的勤儉政策

從予

意大利近以貿易上入超很大，不能保持平衡；再加軍備擴張，費用浩繁；爰於六月二十九日，發布勤儉政策的命令，茲譯如下：

一、每日工作時間自八時增加至九時。

二、報紙每日以六頁爲限，除學術性質的附錄外，餘均不准刊行。

三、茶樓，酒館，咖啡店，旅館，麵食品製造舖以及跳舞廳遊戲場等等，此後俱不准再有新設。

四、私人住宅或別墅等，如超於實用徒供奢侈享樂之用者，禁止建築。但工人，農夫及薪金低少者，如建築家屋或共同的住房；或個人由小貯蓄所得而直接建造廉價的房子，均不在此例。又大公司大工廠，若其建築房屋目的在供其辦事人員之用者，政府並可與以特別的補助。

五、減低鐵，水門汀，磚瓦及漆器等之價格，但品質仍舊。

六、政府爲使傭工能以最低的價格購得食物，現在着手於使多數雇主開設食品舖的計畫。

七、限定工藝家此後當專着力於家用金屬器具之製造。

八、任命特別委員，專司家用的柴炭，鑛產物之利用及生產之獎勵。

九、汽油與酒精之混合，自十一月一日起有效。

十、地方自治團體，及都市的選舉，俱不定延期。



蘇丹問題

——國際問題研究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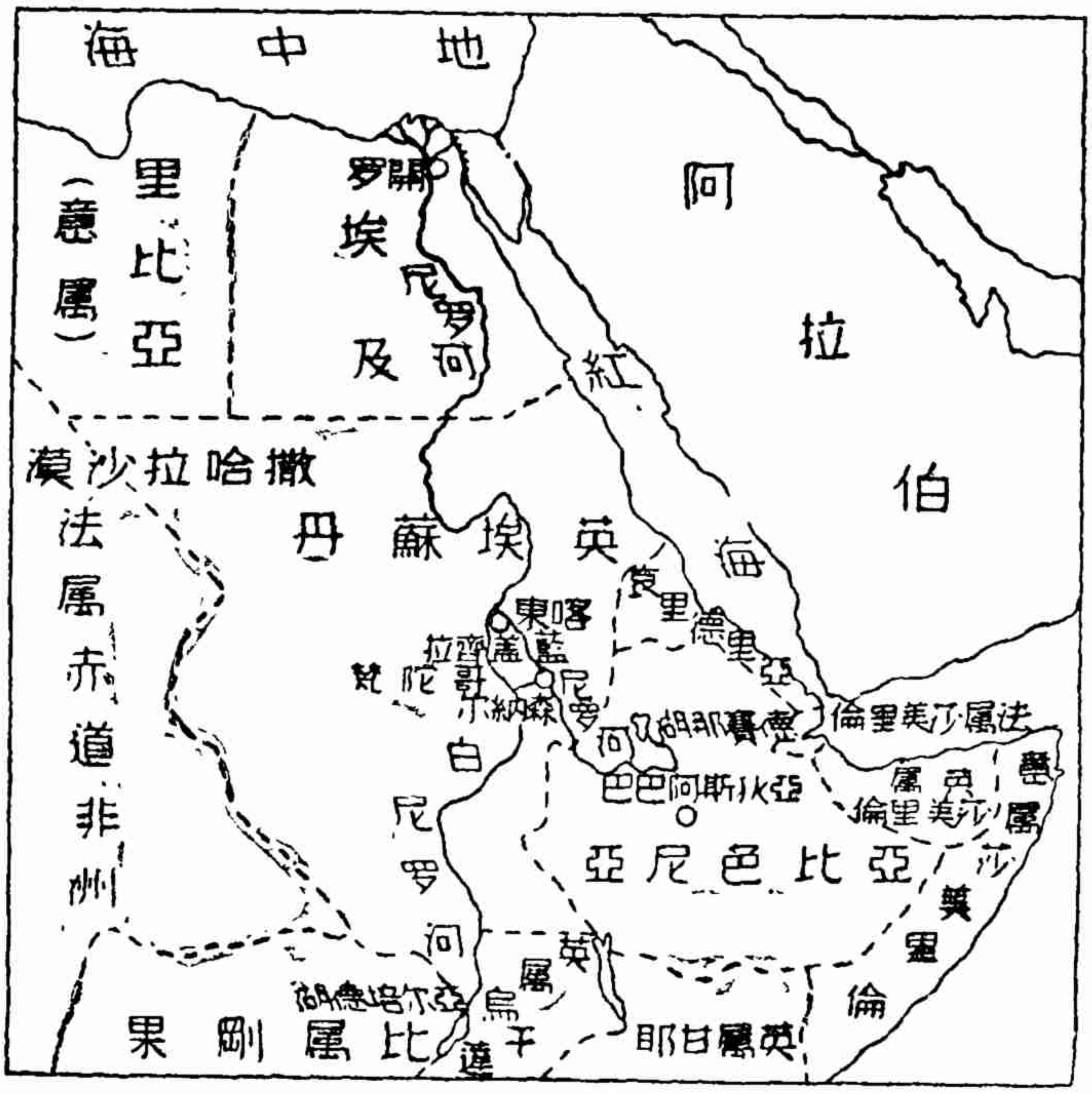
胡愈之

在研究本問題之先，我們必須先把蘇丹的地理位置及歷史概況說明一下。蘇丹(Sudan)這一個地名平常知道的很少。我們在平常只說起埃及，卻不大注意到橫在埃及南面的蘇丹。這是因為埃及文化最古，在世界歷史上早有了相當的位置，而蘇丹至今還是一片蠻荒的土地，不曾脫卻游牧部落的生活。可是從經濟的立點看來，蘇丹是一片廣大肥沃的土地，為重要的原料供給地，為世界大工業國所必爭。埃及雖亦為帝國主義者所垂涎的一塊肥肉，但就經濟的價值而論，蘇丹卻比埃及更重要的多。英國寧可放棄埃及，卻不願放棄蘇丹，就是由於這經濟的原因了。

平常所謂蘇丹乃指在埃及及撒哈拉大沙漠以南，西自大西洋，東至亞比色尼亞及紅海中間的一片廣大土地。除英埃蘇丹(Anglo-Egyptian Sudan)以外，又包含法屬西非洲的上部色納佳(Upper Senegal)尼加爾殖民地(Nigar Colony)，英屬的北尼加里亞(North Nigaria)以及法屬赤道非洲的一部分。但其中最關重要者則為英埃蘇丹，所以本篇所說及的蘇丹，概指英埃共管的蘇丹。英埃蘇丹北界埃及；南界英屬烏干達(Uganda)及比屬剛果東界紅海，意屬哀里德里亞(Eritrea)及亞比色尼亞帝國。位置在尼羅河上游。藍尼羅河(Blue Nile)自亞比色尼亞西北流入境，白尼羅河(White Nile)自烏干

達發源，北流入境，匯於喀東（Khatum），由是曲折北流以入埃及境，兩岸土壤極為肥沃，而尤以白尼羅河西岸的哥陀梵（Kordofan）及在白尼羅河藍尼羅河中間的蓋齊拉平原（Gezirah Plain）最爲富饒，產木材及棉花甚多。至東部濱紅海之地，及南部迫近赤道之地，則多爲大沙漠，不適於耕種。都市最大者爲喀東，爲蘇丹京城，有人口三萬餘。

這是蘇丹地形的大概。蘇丹人口約一百萬，其中大部分爲信奉回教的埃及人及阿拉伯人，一小部分則爲黑人及歐洲人。大部分的人民至今還未脫游牧時代。當一八二〇年時，埃及開始征服蘇丹，佔領其西北平原。英政府派軍隊協助。但蘇丹人饒勇好戰，迭次舉兵叛亂。一八八五年英國名將戈登（Gordon 卽太平天國亂時來華的戈登將軍）在喀東被蘇丹人圍困陣亡，英軍全部殲滅。但到了十九世紀末葉，英國吉靑納將軍（General Kitchener）率部遠征，才把蘇丹打破。一八九九年英國與埃及政府締約，將蘇丹置於英埃二國共管之下，與法比屬地劃定疆界，稱曰英埃蘇丹（Anglo-Egyptian Sudan）。駐喀東的蘇丹總督，則由英皇與埃及王會同簡任。蘇丹的治安則由英埃共同派軍隊維持。但名義上為英埃共管，實際上主權全操於英國人之手。歷任蘇丹總督均爲英人，蘇丹王及埃及政府的代表不過俯首聽命而已。



英國爲什麼願意蒙了重大的犧牲，以經營蘇丹呢？這大半是爲了經濟的原因。英國是個大工業國，大工業國的必要條件，是

市場與原料供給地。英國最主要的工業是棉織業，棉織業所需要的原料是棉花。英國藍開夏(Lancashire)的大棉織廠，要是沒有大宗廉價的棉花輸入，決難在國際市場佔有優越地位。而蘇丹就是廉價棉花的出產地。所以蘇丹是英國棉織工業的外府，是發展經濟帝國主義的英國所必爭的領土。

當十九世紀末年吉青納將軍遠征蘇丹時，英國工業家就發見蘇丹與英國棉織工業關係的重要。在藍白尼羅河及其支流兩岸土壤非常肥沃，最適宜於長纖維的美國棉的種植。利用未開化的黑人及土人，生產工價更是非常低廉。唯一的困難，只是尼羅河的水利問題。藍白尼羅河自亞比色尼亞及烏干達入境，北流以入於埃及。水勢湍急，上流汎濫，則橫溢兩岸，成爲洪水。而洪水退後，則水勢驟落，兩岸又都成爲砂礫。因此兩旁土地不良，於灌溉。農產收穫極爲希少。要使尼羅河上游盡成沃土，適宜於耕種，則必須在尼羅河上游建築水利工程，在平時築塘貯水，以防汎濫，遇上游水源斷絕時則開渠注水，以溉農田。此種水利工程，自英人佔領蘇丹以後卽積極進行；在藍尼羅河上游築塘建渠，開鑿運河。最著名的麥克華壩(Makwar Dam)建築於藍尼羅河岸森納爾地方於一九〇四年開工，到一九二五年一月工程告竣。建築費達一千三百萬鎊。閘長二哩。其旁的蓄水渠長五十哩，蓄水量一千四百萬萬加侖，四周築運河數條，受其灌溉的土地達五百三十萬英畝。實爲世界罕有的水利工程。因此在藍白尼羅河中間的蓋齊拉平原，盡成爲富饒的棉花出產地。在去年已經種植的達三十萬英畝，將來增設水渠，添鑿運河，可使尼羅河兩旁盡成爲植棉場。從此蘭開夏的廠主，便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必憂慮原料的缺乏了。

但是這樣的計畫，在英國自然是意滿志得，但對於埃及，卻發生重大的問題。我們知道埃及是農業國，埃及人口集中於尼羅河兩岸，尼羅河的水流，是埃及人養命之源。要是在尼羅河上流，藍尼羅河與白尼羅河，築堰蓄水，尼羅河下流便不免要受影響。要是水源盡被上流築住，埃及的農田就將失去灌溉，盡成荒漠。這是埃及人所最恐慌的。埃及人始終不肯放棄蘇丹，爲的是恐怕尼羅河的水流被上流堵截，使埃及全境瀕於飢餓。而英國則爲發展蘇丹的農業起見，又非在尼羅河建築壩閘不可。因此蘇丹問題乃成英埃兩國間的最困難的懸案。

在二十世紀初年吉青納將軍代表英政府和埃及政府交涉，當時埃及政府弱小無力，於是英國便取得了麥克華壩的建築權，於一九〇四年動工。但是大戰發生後，埃及民族運動突興，反對英國佔領蘇丹，非常熱烈。戰後柴魯爾 (Zaglul) 的埃及國民黨勢力大張，境內反英暴動紛起，英政府無法鎮服，乃於一九二〇年撤除在埃及的保護權，許埃及獨立。但同時保留二個條件：一，英國得在蘇彝士運河駐軍防守；二，蘇丹仍由英埃共管。而埃及國民黨則以爲英國控制埃及海口，所謂埃及獨立不免有名無實。且蘇丹與埃及同種族，同信仰，實有合併的必要。尼羅河上游如在英人手中，埃及人隨時有餓死的危險，故蘇丹如未收回，埃及仍無政治的經濟的獨立可言。於是英政府於一九二〇年對埃及政府擔保，以後在蘇丹貯蓄尼羅河上游的水量，以尼羅河汎濫時所溢出之水爲限，這樣對於下游農田不至發生妨害。但埃及國民黨則以爲水利權操之英人手中，隨時足以制埃及死命，仍竭力反對。因此所謂蘇丹問題成爲埃及國民黨反英的主要目的，始終不曾正式解決。

一九二四年，蘇丹總督英國斯塔克勳爵 (Sir Lee Stack) 赴開羅爲埃及黨人暗殺殞命。當時英國保守黨秉政，便趁此機會對埃及採用高壓政策，立即送致最後通牒於埃及政府，要求埃及軍隊立即退出蘇丹，并將以前英國允許在尼羅河上游築堤蓄水的種種制限全行廢除。此最後通牒送達後，柴魯爾的國民黨內閣辭職，齊伐爾 (Ziwar Pasha) 繼任，屈服於英國武力之下，無條件接受英國的要求條件。

從此以後，蘇丹名義上雖稱爲英埃共管，實際上完全成爲英國殖民地。蘇丹總督完全聽命於英政府，不再受埃及政府的節制。埃及駐蘇丹代表已不能干涉蘇丹行政。蘇丹境內已無埃及兵。蘇丹全部從此斷送給英國。埃及人雖非常憤恨，但因爲英國武力所壓迫，一時亦無可如何。至於蘇丹土人自然願意和埃及合併，因爲他們的種族及宗教信仰是相同的。但蘇丹人究竟太蠻野幼稚，他們無從發洩他們的意見。只是偶然有一二部落舉兵反抗英國，但往往立即被英國軍隊壓平。

今年埃及國民黨選舉得勝，有捲土重來之勢。英國因恐尼羅河水利問題過於操切，反足增長國民黨的反英勢力，所以近來態度已漸緩和。蘇丹政府特於數月前向埃及政府建議，在白尼

羅河另建一大壩，貯蓄水量，專供下游之用。此大壩將築在喀東附近，約有二十一萬萬立方米突的貯水量，專備下游缺水時開放以灌溉埃及農田。此外又提議將白尼羅河兩旁居民遷移至藍尼羅河麥克華壩旁，使白尼羅河的水量悉數供下游之用。但埃及國民黨對於此種計畫仍提出抗議。國民黨的意見以為尼羅河上下游的兩國——埃及與蘇丹——斷不能分裂為二。否則上游人民實操下游人民的生命。在上游築壩供給下游水量，更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因為英國人一旦與埃及開釁，把上游的壩堵塞，便足制埃及的死命，這樣，埃及的獨立仍是無望的。

同時英國對於蘇丹的主權卻非常堅持。埃及可任其獨立，而蘇丹不能放棄。這不僅因為蘇丹是英國棉織原料供給地的緣故。假如蘇丹在英國手中，英國可以控制尼羅河的水利，不必在埃及駐一兵一卒，而足制埃及死命。不然，英國就不能防制埃及的叛亂，而為英帝國東方門戶的蘇彝士運河就有被侵犯的危險。由此可知蘇丹問題實與埃及的民族獨立，有切身的關係，而不是一時所能解決的。

但所謂蘇丹問題，並不如是簡單，實在是和列強在非洲的領土競爭都有關係。最近英意關於亞比色尼亞的協定，也和這個尼羅河水利問題有關。因為我們從地圖上可以知道尼羅河分藍白二支流。藍尼羅河的水勢比白尼羅河更為浩大，實為尼羅河的主流。藍白尼羅河雖都在蘇丹境內，但發源地則都在蘇丹境外。白尼羅河發源於英屬烏干達的亞爾培德湖 (Lake Albert)，藍尼羅河發源於亞比色尼亞境內的德賽拿湖 (Tsana Lake)。德賽拿湖在亞比色尼亞西北高原，水勢最為旺盛。每年湖水高漲時，藍尼羅河水勢即汎濫兩岸。湖水低落時，藍尼羅河不免有枯竭之患。所以要控制尼羅河的水流，單在藍尼羅河築壩蓄水還是不濟，必須在發源的德賽拿湖築一開閉的壩閘，隨時開閉，方可控制下游的水勢，使蘇丹的耕地，不至有水旱之憂。但因亞比色尼亞為獨立帝國，關於德賽拿湖的水利工程，必許得亞國的許可，方可進行。英政府為了此問題，處心積慮，已非一日。從一九〇二年亞比色尼亞與蘇丹劃界時起，英政府就和亞國政府交涉，取得德賽拿湖的水利管理權，並詳細協定建築計畫，後以歐戰停頓。但中間經幾次英蘇亞三國會派委員查勘。查勘結果，承認德賽拿湖可蓄水至八十萬萬立方米突，蓄水

工程告成後，尼羅河沿岸雖在兩年中不降雨雪，亦不至亢旱成災。因德賽拿湖水勢漲落彌常，以前缺乏人工的調節，大部分的水都是旁溢的。

可是亞比色尼亞爲非洲獨立國，與意，法屬地接界，英國要取得亞國水利權，必須先與別國協商。一九〇六年，英，法，意三國條約承認英國在尼羅河上流，包含德賽拿湖在內，有特殊權利，同時法國得建造自法屬涉美里倫至亞國京城亞狄斯阿巴巴(Addis Abeba)的鐵路，意國得築鐵路貫通意屬意里得里亞經由亞國京城亞狄斯阿巴巴以達涉美里倫。條約上雖規定三國尊重亞國的主權與領土安全，但實則三國在亞國的勢力範圍已經劃定。英國已早有乘機攫取亞國西北高原的野心。因爲必須把亞國西北高原及德賽拿湖都劃入蘇丹領土，英國方可控制尼羅河水流，而使蘇丹成爲世界最大的產棉地。有了蘇丹的廉價棉花，英國的棉織工業，方足與美國競爭。不但如此，英國既已控制尼羅河上游及其源泉，便足制埃及人的死命，埃及國民黨卽使非常跋扈，亦不難使之就範。埃及無反英舉動，則英國往東方的要道，蘇彝士運河，方可高枕無憂。這是英國經營蘇丹與亞比色尼亞的終極目的。

在數月以前，英國與意大利訂結協定，英國承認意國在亞國境內有建築鐵路權，意國承認英國得在德賽拿河經營水利。這可以說是英意聯合處分非洲一小帝國的成功。英國人可謂躊躇滿志，但英意對於北非利益最相關切的法國，卻並未顧及，不免投鼠忌器。將來因北非問題而引起國際的紛糾，蘇丹問題必是一個重要的線索。

研究問題：

(一)蘇丹問題與英美在華的經濟競爭有何種關聯？

(二)英國幷吞蘇丹的目的何在，其方法若何？

(三)埃及國民黨對英最主要的目標是什麼？

(四)在民族自決的原則上，尼羅河水利問題應如何解決？

(五)關於亞比色尼亞的英意協定，意義何在？

(六)略述在東非洲的英法意三國關係。

(附)第二十號研究問題答案：

(一)國際共管乃列強在勢力均衡之下，協共處分殖民地的一種方法。所謂國際共管，實際上被管地的行政權往

往爲勢力最大的一二國所操。而且國際均勢一變更共管也立卽破壞。

(二)因坦及爾爲摩洛哥的重要門戶，爲自大西洋通地中海的重要海口。實際上坦及爾問題便是摩洛哥問題的縮影。

(三)英國對於摩洛哥問題，向來聯法以制德，近來一變而爲聯意以制法。自英意協定成立後，此種傾向已非常顯著。

(四)因意西二國在北非均感受法國的壓迫，爲共同對法起見，故有聯合的可能。意國目的在引起非洲的外交紛糾，打破目前的勢力均衡，使意國得從新要求獲得北非沿海的數處海口及領土。

(五)西班牙退出國際聯盟後，則聯盟一部分威權失墜，德國加入將發生困難。尤其因爲意國在暗中援助西班牙，蔑視國際聯盟，使英法在聯盟的地位，更見困難。英法將不復能挾聯盟以制意西諸國。

介紹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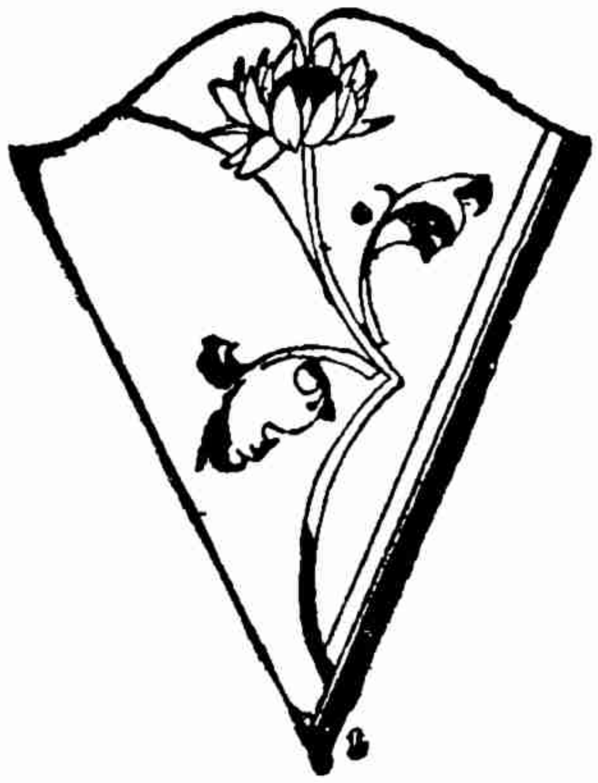
記者

報界前輩汪穰卿先生，生平好交遊，又勤於紀述，有所聞見，悉筆之於書。身後掇拾遺稿，尙得數巨册。玆由其弟仲閣君，將最後數年所記之二册，先爲印行，顏曰汪穰卿筆記。欲考至淸末之政治及其社會之情狀者，當以此爲淵藪矣。昨承以一帙見惠，特書鳴謝，並爲介紹於當世。欲閱者可向商務印書館購取也。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十月上半月份收到者爲限

刊物	地址
醒獅一〇三至一〇五號	上海哈同路民厚北里一七一九號
交通公報一三八一至一三八九號	北京交通部
孤軍週報九三期	北京法政大學
中國青年六卷十至十一號	廣州國光書店李義
獨立青年八期	上海寶山路寶光里十二號
河海週報一五卷一期	南京河海工科大學
金中週刊一三四至一三五期	潮安北門內第四中學校
青年友六卷十期	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六樓
現代評論四卷九五至九六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新女性一卷十號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第六十號
活八一三期	北京法政大學
語絲九九至一〇〇期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心燈一二、一四期	上海塘山路佛化教育社
北新七至八期	上海寶山路寶山里北新書局
一般一卷二號	江灣立達學園立達學會
瓦釜一卷二期	上海茄勒路光裕里三十四號
幻洲一卷一期	上海寶山路三德里B字二十二號幻社
國語報一八期	吉林國語研究會
晨曦二卷二號	紹興第五中校
狂飇一期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
梅縣一號	梅縣留京學會
文藝一卷二期	開封中州大學
中法教育界一期	北京中法大學
戰士二〇期	長沙第一師範程之度轉
法律評論一七一期	北京鑾輿衞夾道二十二號
驚雷一期	廣州中山大學
毓文週刊一九七至一八九期	吉林毓文中學校
工程二卷二號	上海中國工程學會
南洋旬刊三卷四期	上海南洋大學
眞光二五卷四至六號	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五樓
野火創刊號	寧波寧波書店



加拿大華僑概況

程天放

在加拿大的華僑共有五萬人，較美國華僑祇少一萬。然而國內人士知道美國華僑情形的比較尚多，知道加拿大華僑情形的就寥寥無幾了。著者旅加三年，徧游加屬各處，於華僑生活知道得很詳細，將來當著爲專書以告國人，現在先作此篇與讀者相見。

一 移民略史

加拿大之有華人蹤跡，起於一八五八年。第一個華人不是由中國直接去的，是由美國三藩市去的。那年英屬哥倫比亞（British Columbia 加拿大的一省）發現金礦，各國移民紛至沓來，幾個月間增加了幾萬人口。那時候在美國的華僑漸漸受美人冷酷的待遇，他們聽見金礦消息，遂由三藩市派了一個代表去作實地調查。那代表回來報告，說是工價很高，待遇又好。美國華僑受了這些話的鼓動，立卽有一批人移往卑西省（卽 British Columbia 之簡稱，加人因該名太長，省稱 B. C.，華僑遂譯作卑西）。遂成了加拿大華僑的鼻祖。

那時候卑西省初次開闢，土曠人稀，白人來的又盡是想藉開金礦做一個百萬富翁，對於一切瑣屑工作，如同煮飯，燒菜，洗衣，掃地等項，都不肯自己去做，却又僱人不到。正在左右爲難的時候，恰好有肯做這些工作的華人來到，他們眞是歡迎若狂。華僑除了做這些事之外，還在魚場，板廠，田間做工。有一部分并且自

己開礦。他們的開礦和白人不同。白人大都急於發財，往往一礦尚未開深，聽見別處有更好的礦床，就棄而他去。他們的野心不大，常常就白人廢礦中盡力淘索，雖則不發大財，却也不致疲於奔命而一無所獲。

華僑初到的十餘年，和白人很相安。後來白人人口增加得很快，加以開礦時代過去，就有一部分出來與華人爭業。但是華人生活程度低，所要求的工資也低，白人競爭華人不過，由羨生恨，乃倡爲排斥華人的議論。一八七二，一八七四，一八七六年，卑西省議會屢次有人提案，限制華工，但都沒有通過。一八七八年省議會通過一個議案，禁止華人爲公家事業作工，又規定每人每年納執照費四十元（金幣下同）此律雖則通過，由加拿大大理院宣布其違背憲法，因爲這種權利是屬於中央政府的，所以並沒有實行。

自此以後，直到一八八四年，加拿大國會和卑西省議會中，都常常有人提案。有的主張完全禁止華人入境，有的主張用人頭稅限制，有的主張限制華人工作花樣百出。但那時正值西丕亞公司 (C. P. R. Co. 卽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Co. 之縮寫）修築橫貫全加的鐵路，加西一段，工人不足，招了大批華工築路，沒有華工路就不能成，因此加拿大國會的議案屢次不能通過，省議會的議案就得通過，也被判爲違憲。

一八八四年橫貫全加鐵路已成，華工也就同「鳥盡弓藏」，無所用之，排華的聲浪更高。於是加拿大政府派專員到太平洋沿岸來調查眞相。專員回去的報告，很替華僑說了些好話。但是主張限制入口，以後入口的須繳人頭稅五十元，和每次輪船運華人入口，每載重量五十噸祗准運華人一名。一八九五年政府照此提案，經國會通過，成爲法律。

此律初頒時，華人入口數目大減，由每月數百人降至數十人。但是到一八九〇年以後，數目又驟增起來。卑西省人民又極力運動完全禁止移民，或加以更嚴苛的限制。一八九六年後，日本移民入加的也漸漸多起來，於是乎卑西排華黨人將範圍擴大，改爲排亞，進行更猛。省議會屢次通過法律，都被中央政府打消。卑西選出的議員在國會裏面吵鬧不休，加拿大政府不得已於一九〇〇年提出議案，將華人入口人頭稅由五十元增至百元。此律在國會通過，於一九〇二年起施行。

一百元的人頭稅在卑西人民看起來，還是很少，事實上也沒有減少華人入加的數目。於是加拿大政府再派委員到卑西省調查華人和日人移民的眞相，委員回來報告，主張對日用條約解決，對華將人頭稅加至五百元。但教士，游歷家，科學家，學生，等除外。此案由政府提出，在一九〇三年通過於國會，次年起實行。

五百元的人頭稅一實行，華人入口數立即由每年五千人減到不及百人。卑西人民額手相慶，以爲此事從此解決。那曉得到一九〇八年以後，入口數目又大增起來。起初加人莫明其妙，爲什麼一個工人能出這麼多錢？後來一調查，才曉得在加拿大的華僑，寄錢回去，借把他們的親戚朋友，使得他們能夠入境。卑西人民既知道五百元人頭稅不中用，他們就想用法律的力量完全禁絕。但加東加中人民還不贊成這種主張，所以未實現。歐戰期內，加政府頒布一個命令：沿太平洋一帶不准工人入境，華工自然也在其列。那時少壯男子大都從軍，頗有人主張大招華工以補其缺，因爲工黨反對甚烈，作罷。歐戰完後，華工又紛紛入口，加以退伍兵回國，發生失業問題，排亞的聲浪又大起。政府對日本不敢得罪，對華卻毫無顧忌，遂於一九二三年四月提出華人新移民律，於六月中通過國會。該律要點爲取消人頭稅，但以後只有外交官，領事官，和學生，商人，可以入口。學生要直接能夠進大學，並得移民部的特准；商人要有二千元以上的資本，並且不能開飯店及洗衣店。已經在加的華僑因事出境可以再入口，但不得過兩年的期間。此律在國會裏面討論時，華僑曾聯絡團體作大規模的反抗運動。一方向政府請願，一方對民間宣傳。但因爲國家貧弱，領事又庸儒無能，卒無效果。此律於一九二三年七月起實行，自此以後，華人入加的路就斷了！

二　地域分配

加拿大分爲加東，加中，加西三部。加東包含愛德華皇子島(Prince Edward Island)，新蘇格蘭(Nova Scotia)，紐布朗斯威(New Brunswick)，魁北克(Quebec)，和安大略(Ontario)五省；加中包含滿尼托巴(Manitoba)，沙士克秋萬(Saskachewan)，和亞爾八達三省；加西僅有卑西一省。華僑初去時，都在卑西省。以後因爲受卑西人民的排斥，逐漸向東方發展。現在九省都有華人，連一個未成省的猶岡區域(Yukon Territory)

也有一人，但是在卑西的還要佔總數一半以上。現在將加拿大一九二一年統計册所載各省華僑數列下：

愛德華皇子島	一四	安大略	五六二五	卑西	二三五三三
新蘇格蘭	三一五	滿尼托巴	一三三一	猶岡	一
紐布朗斯威	一八六五	沙士克秋萬	二六六七	總計	三九五八七
魁北克	二三三五	亞爾八達	三五八一		

一九二五年華僑駐册總數共有五萬人左右。各省分計的數目尚未發表，大約卑西省佔了二萬六千至二萬八千人。

加拿大幅員甚廣，但華僑因職業關係，多半聚在城市裏面。幾個重要的，如溫哥華 (Vancouver) 有華人一萬，都郎度(Toronto) 有四千，域多利亞 (Victoria) 和蒙突利阿 (Montreal) 各有三千，溫尼辟 (Winnipeg) 有一千二百，紐威士敏士得 (New Westminster) 有一千，卡加利 (Calgary) 有八百，愛得門頓 (Edmonton) 有七百，那乃磨 (Nanaimo) 有六百，奧他華 (Ottawa) 和哈迷爾頓 (Hamilton) 各有五百。單只這十一處，就佔了半數。其餘散在小城市和鄉間。

三　職業

一、農業　華僑業農的都在卑西省，加東和加中幾乎沒有。據卑西農務部長的調查，華僑所有的田地共五千六百六十四英畝，所租的田地共一萬一千零八十七英畝。其中大部分用來種蔬菜，小部分種番芋菓類。除田地外，華人還建有一百二十餘間暖房，也做培植蔬菜之用。加西的土地很腴美，天氣又溫暖，很少下雪的時候，因此有些蔬菜可以終年在田中生長。華人作工比白人勤懇得多。無論清晨，傍晚，起風，下雨，沿佛雷色河 (Fraser River) 經過，總可以看見許多面黃身矮的人在河邊田裏工作。他們工作既勤，生活又簡單，所以種出來的蔬菜，比白人的價廉得多，人人樂購。溫哥華域多利亞一帶蔬菜業，幾乎為華人所壟斷，每年產品在三萬噸左右。種番芋在錦碌 (Kamloops)，愛須克洛 (Ashcroft) 一帶，每年出產在六萬噸左右。兩項獲利却很豐。種菓的很少，出產亦微。經營農業的大約連地主和傭工一共有二千人左右。地主往往和傭工一起工作。傭工除住房伙食外，還可得工資每月三十元至四十元。

二、工業　(甲)礦工。華僑在卑西省煤礦內做工的，約有六百人，在金屬礦內做工的，約五十人。在此數中，眞正在地下開礦的

很少，十分之九是在地面做廚役和散工及在隧道內做轉運幫助等事。他們的工資普通比白人少：白人礦工每日平均賺六元半，華人只四元半；白人助手賺五元半，華人只三元半；白人散工賺四元八角，華人只二元八角。卑西工黨反對東亞人在礦內做工最烈。礦務部長數年前曾宣布，以後逐漸減少華人，直至完全不用。(乙)木工。木工也都在卑西，可分為四種：第一種是在山中伐木的，約有一千人左右。每日工資照各人經驗和巧拙而定，自三元至六元不等。每年祇做九個月的工，冬季因寒冷不能伐木，都回到城市另謀短期的工作。第二種是在板廠製造房屋等木板的，約有一千五百人。每日工資也自三元至六元。第三種是在瓦廠內製木瓦的，約有千五百人。工資照物件計算，每製瓦千片，生意暢盛時可得洋三角，生意不佳時可得二角半。做得快的每天可製瓦二萬五千片，那就可得工資六元至七元半。但是要做到這樣快，非有多年經驗不可。板廠和瓦廠都是常年開工，不過有些廠在冬天減少工人。除掉在西人廠中作工外，華人自己還開了四五家瓦廠，大都十數人合股開辦，規模很小，廠主自己作工。第四種是在木器廠和紙廠做工的，約有兩百人，工資自三元至四元一天。(丙)魚廠工。卑西省所產的撒門魚和沙丁魚滋味鮮美。每年七八月間魚由佛雷色河等結隊而下，一班實業家就在下流捕捉，設廠製成罐頭，銷行全世界。華人在此類魚廠內做工的約有二千餘人。工資每天有五六元，每年祇有四五個月的工作。每個魚廠的華工大都由廠主和一華人接洽，請他做工頭，代募工人，所得的錢，工頭可分得百分之四五不等，很多因此而發小財的。(丁)鐵路工。歐戰期內建築加拿大國家鐵路(Canadian National Railway)時，華人做工的很多。歐戰後，逐漸用白人代替華人，現在尚有華工一千名左右。每年三四月間，加東修理被雪壓壞的鐵路時，也添招幾百華人做工。他們工資大都四元一天。(戊)旅館家庭工。華人在全加各處旅館家庭裏做廚役，侍者，和僕役的很多，因為他們烹飪高強，并且各事服從，易於指揮。總數至少有四千人。做廚役的每星期可得十八元至三十五元的工資。侍者的工資不多，全靠賞金。家庭僕役大都是二十歲以下的少年，除住房伙食外，可得三四十元一月。除這幾項以外，還有在沿海輪船和他種工廠內做工的，但其數很少，總共不過數百人。

三、商業 （甲）餐館業。華人的烹飪向來馳名全球。美洲人尤其喜歡吃中國菜或者中國人弄的西菜。加拿大到處都有華人餐館。大城市如蒙特里阿，都朗度等，一處將及百家。中等城市一處數十家或十數家。就是幾千幾百人的村鎮，我們都可以找到一兩家華人餐館。這種餐館大都合夥經營，資本自二千元至兩萬元。館主常常自己操作，大點的另外請廚役，侍者，大概是館主的親友。工資加東加中較高自十五元至二十五元一星期，加西則自十二元至二十元。加東加中有些餐館用白女做侍者，工資較華人更低，普通十二元至十五元一星期，但他們作工時間較短。營業情形照地方和時期而定。如與美國鄰近各市因爲美人過來飲酒，生意很好。各處餐館，普通冬天生意比夏天好。他們取價大都較白人餐館略廉。營業最好的每年可做十萬元的生意。普通每月有二千元左右的生意，就可以維持下去。那頂小的，每月有五六百元生意也就不致虧本。（乙）洗衣業。洗衣業不必什麽大資本，衹須租一間小小的板屋，花幾百元買一架洗衣機器，和零碎物品，就可以開始營業了。因此故洗衣店比餐館還要多。在蒙特里阿及都朗度各有三四百家。其他城市也在百家左右。很小的村莊，沒有華人餐館的，也常有一兩家洗衣店。此類店多半由兩三人合開，自己做工。大點的另外請幾個幫手。工資每月加西五十元，加東六十元。他們所洗的衣，大都是家庭中的。店中派人去取，洗好又送去。他們的價值比白人洗衣公司要低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所以中等以下人家都喜歡把衣與華人洗。他們每天至少做十點鐘的工，忙的時候竟做到十四小時。洗衣店營業沒有十分好壞可言，不能獲厚利，但是祇要做工勤懇，也決不會蝕本。（丙）蔬果業。這一類的店鋪幾乎都在加西溫哥華市就有一百餘家，其餘小市十家八家不等。加中祇有數家。加東完全沒有。他們販賣蔬菜生果等與白人，蔬菜都是華人田地出的。有的兼賣糖食，茶，咖啡，麵包及罐頭食品。加中的蔬果店常常兼設冷飲櫃台賣各種冷飲品。這些店鋪都收拾得很乾淨，價錢又比白人店中便宜，因此生意很好。溫哥華及域多利亞又有蔬菜小販兩百多人，用車裝蔬菜到住戶門口叫賣，價值比店中更廉，又省主婦跋涉之勞，所以生意也很好。（丁）旅館業。經營此種事業的都在加中三省。那三省幾乎盡是平原，每年產麥數萬萬斛。土廣人稀，割麥的時候，許多人自外省來做工，因爲鄉間旅館稀少，

常感不便。華人遂乘機做這種生意，在小城市和村鎮開設旅館，及類似旅館的寄宿舍。房間陳設雖不講究，却大都乾淨。定價也低廉，每晚由五角至一元。生意在夏秋兩季很不壞。(戊)成衣業。加中加西各大城市都有華人開的成衣鋪，自十數家至兩三家不等。因爲他們工價比西人成衣鋪低，故在華人成衣鋪製衣的很多。這些店鋪規模都很小，多半是一兩個人經營。(己)進口業。這類店鋪全加只有數家，是由中國販來古玩，絲織品，漆器，銅器，籐器等，買與加人的。但是規模不大，資本不過一兩萬元。加以不善經營，不曉得利用廣告，所以生意都不發達。(庚)專做華人生意的店鋪。以上各業都是做西人生意的，除此外還有許多專做華僑生意的店鋪，有些是販賣祖國的東西的，有些是販西人出品轉賣與華僑的。因爲華僑多半英語不佳，到西人店裏買東西深感不便的緣故，在華人最多的溫哥華，酒樓，戲園，汽車店，貨車店，旅館，書肆，剪髮室，彈子房，雜貨店，肉店，鷄鴨店，魚蝦店，成衣店，首飾店，印刷店，蔬菜店，藥房，五金店，照相館，舊貨攤等，一切均有，日用必需品，一切可以買到。在華人較少的城市就沒有這許多種類。在華僑數百人的地方，那就只有一兩家酒樓和一兩家雜貨鋪了。經營以上七項商業的，大約連店主和夥伴總有二萬七八千人，佔華僑全體一半以上。

四、其他職業　除了農工商業以外，還有做報館記者，華僑學校教員，傳教師，醫生，牙醫，工廠銷貨人，法庭繙譯員等，總數不到三百。

四　生活情形

華僑因爲言語，風俗，習慣，和白人不同，易爲白人蔑視的緣故，總是聚居在一起，就成了所謂中華區(China Town)的東西(華僑稱爲唐人街)。只要有幾百華僑的城市，就一定有個中華區。中華區有的祇是一條街，有的可以包含好幾條街。溫哥華的中華區在加拿大算最大，我們所以用他來代表其他一切。溫市的中華區在東區，離最繁盛的喜士定及格蘭佛爾街很近。商店佔了三段街面(Block 即兩平行街中間的地位)住宅佔了七八段街面。商店中以酒樓飯店爲最多，大小總在二十家左右。其餘則上面(庚)項所載的店鋪都有。街上沒有西人商店所在的大街乾淨，但比起中國的街道來就好得多了。街道很寬廣，和各

大街相同。街上來往的行人，一百個當中倒有九十九個華人，因爲西人除了好奇心發，去參觀一下外，是不大會走過那裏的。鋪房自然是西式，但是陳設的東西，和玻璃上的店名，都使人覺得已經到了中國。晚上街燈很明亮，加上各酒樓上面的燈光，射出來，照得和白晝一般。西人大商店大都十點鐘就收市，小的也祇開到晚間十一點鐘，華僑商店一直到深晚一二點才收市。華僑又有個習慣，沒有事就站在街上閒望或談天。在晚上，街上站的人更多。冷天還好，熱天常常把街上兩旁人行路站滿了。星期六晚在市外做工的回來，街上更是擁擠，酒樓飯店的生意也更好。

住宅區毗連商業區。住宅大都是木板製的。華僑能帶家眷的比較地生計一定充裕，所以房子裏擺設也還整齊，不過沒有西人住宅潔淨。電燈，電話，水管，自然家家都有。鋼琴，留聲機，無線電機，汽車等有的也不少。實在比上海中等人家更講究。不過這種住宅很少，因爲華僑有家眷在加的，不到五十分之一，其餘的盡是單身中年男子，家眷留在國內。從前所以不帶來加，一半是出不起人頭稅，一半是來後養不起。現在就養得起也無法使他們入口了！溫哥華一萬華僑大約不過三百人有家眷，比例已經算好。都朗度四千華僑，大約祇有五十人有家眷。有些二三百華僑的地方，常常連一個帶家眷的人都沒有。這些沒有家眷的人，有些常年住在小旅館內，有些集合多人租屋居住。在加東加中一帶，多半就住在店鋪裏面。這些人大都除就寢外不在房間裏的，所以大多數房子異常的不清潔，又沒有陳設可言，成爲西人排斥華人的一種口實。

華僑的飲食很保存國內的風氣，三餐都吃飯，米並且是中國販來的。連開西餐館的人，都不吃麵包和西菜而吃米飯和中國菜，這自然是因爲中菜比西菜好吃的緣故。飲料也用茶，很少飲冷水或咖啡的，有客來還是以茶敬客。華僑又喜歡吃消夜，常常十二點鐘吃飯，吃了才睡，晚間一二點鐘在酒樓請客，更是常事。

華僑的服裝近年來除却婦女外完全西化，除了年紀很老的人外，很少有穿中裝在街上行走的。華僑衣服實在較他國僑民同等階級的更整潔，在人數少的地方更好，就是洗衣店的工人，餐館的侍者，星期日出來閒游，也穿二三十元一套的西裝，領帶，領結，鞋，帽等都收拾得很乾淨。

華僑社會經濟上差不多平等，沒有大富也沒有大貧。華僑中

頂富的，不過是五十萬元左右的家產，全加只有一家。十萬元至二十萬元家產的，不到十家。萬元以上家產的，也不到一百家。其餘大都是除了衣服日用品之外，祇有幾百元存在銀行裏的。窮得衣食不全的人，可以說是沒有。一班工人即使偶然失業，多半在存款未用罄以前，又找到了工作。即有存款用罄尚無工作的人，他的親戚朋友也會賙濟他。在加拿大五萬華僑中，從沒有向慈善機關或地方政府領養贍費的。這是可以自豪的事。

照前所述，華人所經營的商業，都是規模很小的，要發財很不容易，所以那些有五萬十萬家產的，多半發的不義之財。或是販賣鴉片，或是開賭場等等，所騙的都是華僑自己的錢。工廠工人平均可賺一千一百元一年，衣，食，住，應酬，娛樂，旅行等費，大約要用六百元左右，還可剩五百元。商店夥計，旅館和家庭僕役，平均可賺七百元一年，但是他們住房和火食不要錢，除去費用也還可剩四百元。他們都有家庭在中國，每年須寄錢養贍。有的寄四五十元，有的寄二三百元，大約除寄款外每人每年總還可剩下二百至三百元之譜。勤儉點的，就存在銀行不動。等到存有千元以上，就回國一行，將存款購買田產，享幾個月家庭幸福，再回加作工。但是此類人很少，大多數則除了留點錢做不時之需外，其餘的都拿去報效賭場。

華僑嗜賭幾乎成了天性。在加拿大，有華僑的地方，就有賭場。賭場的多少與人數成正比例，在溫哥華一市，不下二十家，其多可以想見。賭的種類，大多數為番攤，暗九，字花等。賭場十有九為某堂所包庇，每月抽若干成入款歸該堂。賭場天天都開，但賭的人以星期六晚及星期日為最盛，因為在市外工作的人，都回來加入。賭場與警察局有聯絡，每月報效警長警佐等若干元，他們就裝聾不問。但是有時為敷衍市民起見，也派人來搜捕，捕去後照例每人罰十元放出。單溫哥華一市，這項罰款，每年已在四萬元左右。還有暗中送與警官法官的，以及律師費，繙譯費，為數之巨，令人吃驚。大約全加華僑為此事每年送與西人的總在五十萬元，還有賭場所抽的頭，及其他銷耗等。專是溫哥華市，靠賭為生不做他事的，不下一千人，這筆損失有多少大！

華僑所以如此好賭的原因大約：(一)既沒有家庭生活，又不去尋正當娛樂。西人戲園因為不通英文不能去看，華人戲園祇是溫哥華有一家。公園雖有去游的卻很少。下茶，打彈子，踢毬等，

大都不喜歡，也不會來。所以除了上酒樓之外，就只有賭博一項消遣品。(二)環境不佳。大多數人都賭，就有少數不肯賭的人，也漸漸同化，不能自持。(三)華僑來加目的，都在發財，因為正常發財很不容易，於是誤認賭博為發財捷徑。華僑喜賭的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五。往往有工人在鄉僻做了十年二十年工，積了幾千元，預備回國，永不再來。走到溫哥華候船，到賭場消遣幾晚工夫完全輸去，祇好再回舊地。此等事實在可憫！不過現在二十以下的青年受過學校教育而加入賭場者，却很少。這實是一個比較使我們滿足的事。

賭博以外，華僑社會的惡俗，就是吸鴉片和嫖妓。吸鴉片的現在較少，不過全加總還有千人左右。嫖的人却很多，因為大多數是中年男子，性慾無處發洩的緣故。華妓很少，大都是酒樓女侍者，兼營賣淫業。華僑大率到下等白人妓女處嫖，很多因此受毒，得重病或身死的。除了賭煙嫖之外，其餘作奸犯科的行為，華人犯的却是很少。美國華僑有堂鬬，加拿大華僑是沒有的。

華僑的婚喪禮節，多半採用西式，時節也照陽曆。不過一班守舊的，如憲政黨人物，到陰曆元旦仍舊大放爆竹，舉行慶賀。舊有的迷信如同燒香，拜佛，看相，算命等，大都已經免去。從前人死了一定要運柩回國安葬，現在普通就葬在公共墳場了。男女交際的觀念却還沒有解放，很少在一起酬酢。土生青年男女，有時宴會跳舞，常受僑界的指摘。但是婚姻却多半由男女自己決定。游戲運動等事，除土生青年學生外，都不喜歡。

五　團體

華僑所組織的團體很多，照他們的性質，可分為下列幾類：

(一)政治團體。最著的為國民黨。在加拿大共有七十三個分部，每分部黨員多的千餘人，少的四五十人。總數將近八千人。總支部設在溫哥華。有自建的黨所，很為宏壯。黨員大約每月集會一次，討論祖國時局和黨務進行。各大分部附設有閱書報社，白話劇社，演說會及夜學等。并有日報三家，一在都朗度，一在溫哥華，一在域多利亞，都由全加黨員集股經營，每日各出兩大張。除國民黨外，政治團體尚有一個憲政黨，就是前清的保皇黨，現在已經名存實亡，雖掛一塊招牌，從沒有辦過事。(二)公益團體。屬於這一類的團體，為各市的中華會館或中華公所。名義上是全市

華僑組織的實際上只有一部分人參與選舉等事。這種團體是對外的機關，凡和西人中國政府領事，或他市華僑交涉事項，都由他辦理。但并不是市市皆有，如都朗度，至今未有。并且各市之上也沒有全加的總機關。(三)宗教及教育團體。如教會，青年會，華僑學校等，下節詳論。(四)實業團體。商人合組的，祇温哥華有一個商業聯合會，但沒有什麼活動。其餘多照業而分，如餐館業聯合會，洗衣業聯合會，成衣業聯合會，蔬菜種植人聯合會等，爲數並不多。(五)勞動團體。華僑工人雖多，並無工會之組織。西人工會則拒絕華人加入。現在祇有餐館工人聯合會，廚司聯合會，小販聯合會三種。勞動團體所以不發達，一方因爲工人智識不足，又沒有人提倡，一方又因爲勞動者大多數受僱於本國人，與僱主有親戚朋友關係，並不立於對抗地位。(六)智識團體。如學生會，演說會，劇社，閱書報社等。學生會祇有温哥華，域多利亞，都朗度，蒙特利阿共四處。其餘各會，有數百華僑的地方大概都有。(七)社交團體。如各種俱樂部是大都用來作賭博的地方。此外有致公堂，從前本是以排滿爲目的，可以算做政治團體。但是現在目的已失，祇是每年逢時節大宴會一次，平常從無討論，祇可以算社交團體，如外國的兄弟會(Fraternity)一樣。總堂在域多利亞，分堂散在各市，總共有幾千人。也辦有一家日報，常與國民黨的報紙筆戰。(八)運動團體。祇有温哥華的中國學生運動會，會員八十多人，內中設足球，網球，棒球，籃球等隊。足球隊很出色，加入卑西足球聯合會，屢次戰敗西人球隊。(九)地方團體。加拿大華僑都來自廣州附近之南海，番禺，順德，香山，台山，開平，恩平，新會等縣。每縣有一個團體，如台山人的叫寧陽餘慶堂，恩平人的叫同福堂之類。台山人最多，所以不但有總團體，並有分團體，如台山廣海人，就組織一個廣海聯合會。這些團體，總會都在温哥華，分會散在各市。他們的宗旨在互助，譬如有個廣海人病了，無錢請醫，或是訴訟無錢請律師，就由廣海聯合會出來援助。逢年節，這些團體都有宴會。(十)家族團體。每一大姓都有一個團體，如姓李的有李隴西堂，姓黄的有黄仁夏堂。這兩堂最大，其餘如林西河堂，陳款川堂等，大約總共有二十個左右。其中最奇怪的爲聯姓的團體，如劉，關，張，趙合組一個團體，因爲三國志上義結的故事；譚，談，許，謝合組一團體，則因爲都屬言字旁。這些團體總堂也都在温哥華，有四五十人的地方就設分堂。總堂堂

所大半自建，有費去四五萬元的。堂裏很多附設學校，教本族子弟。凡有同姓略爲著名的人物到市，都殷勤招待。重要作用，也同地方團體一樣，是保護和社交。但家族團體的分子，彼此更加親密。

照以上所講看起來，似乎華僑的合羣性很發達了。但是我們仔細一研究，華僑所組的團體實在表示兩個大缺點：第一，祇能組織一地方的團體，而不能組織全加統一的大團體。第二，各項團體中以地方團體，家族團體爲最多，也最發達。這兩種團體都含有部落色彩，彼此之間易於互相攻擊，適足以減少對外的力量。

六　教育宗教及國家觀念

華僑本身受過相當教育的很少，但是對於子女的教育却都能注重。卑西省公立小學內，有一千四百中國學生，大部分在溫哥華及域多利亞兩處。加東加西公立學校合共有一千左右的中國學生。在各中學讀書的中國學生，總共約有二百人。這些中小學生，在學校裏面成績很好；有在全班考第一的，有在全校考第一的。他們對於學堂一切活動，如跳舞會，音樂會，足球隊，網球隊等，無不參加，并有奪運動演說等比賽的錦標的。前年都朗度大學山迭福教授 (Prof. Sandiford) 到卑西省對各民族兒童作智慧測驗。結果，日本兒童第一，中國第二，白人反在第三。此消息發表，加人都很驚訝。不過中國學生中有一部分係由國內來的，內中有年齡在十歲以上，却沒有讀過英文，祇能進小學一年級，和四五歲小孩同班，學校當局無法，乃專設幾班，教這些兒童，特別注重英語。

大學內中國學生很少，全加不到二十人，其中有幾個還不是華僑子弟。這因爲華僑學生在中學卒業後，一部分就謀職業，一部分墮落不肯再求學，還有一部分則到美國升學，所以進加拿大大學的就少了。都朗度大學，有個中國學生會，會員只有五人。溫哥華學生有個體育會，女學生有個女界協進會，兩會共有百人左右。

華僑很知道注重祖國文字歷史等智識，故人數多的地方，都設有夜學。一班學生日裏到公立學校讀英文，晚上到華僑學校讀中文，功課比國內學生還要多。這種夜學，有的由中華會館辦

理，有的由國民黨或青年會辦理，有的由地方或家族團體辦理。溫哥華共有八校，學生二百五十八。其他各市一二校不等。學生每月繳學費二元或三元，教員多半由國內請來，薪水每月自七十元至百元。

華僑在國內本無宗教信仰，其有信耶教的，都是到加後加入教堂。耶教中的美以美會，長老會及聖公會三派，都設了東方部，對華僑很活動。他們的工作可分兩類，一是關於傳教的。在華人集中的地方設立傳教會（Mission），又常在中華區露天演說，勸人信教。但是現在全加信教曾受洗禮的，不滿一千人。二是關於教育的。如同青年會，星期學校，夜校，幼稚園等。青年會共有十餘處，會員很多，但多半並不信耶教。在星期學校及夜校讀書的更多，但都是中年的工人，借這個機會學習英文，與教義更不相干。幼稚園祇設在溫域兩市，收容中日兩國兒童，約三百人。

教會人物除了傳教及教育外，對華僑還有別的接近。一班女教士常常到華僑家庭裏去安慰這些婦女，並教他們一些常識。男教士當華僑有訴訟須請律師，有疾病須請醫生時，常常指導或援助他們，又出錢幫助華僑建築醫院，因此很得一部分華僑的信仰。

華僑雖則智識程度很低，國家觀念却非常強固，這自然因爲身受外人的侮辱，故愈盼祖國能够富強，有揚眉吐氣做大國民的一日。他們對於祖國，尤其是本省的教育，政治或慈善事業，莫不慷慨捐助。如台山中學在加拿大捐得了二十萬元。開平中學捐得了十三萬元。歷年國內的旱災水災華僑捐了十五萬元。去年五卅慘案發生，華僑捐了五萬元。每年國民黨黨員都要寄大宗款項回國做政治運動。即此幾項，可以表示他們對於祖國關心之切，萬不是國內一班人所及。

七 加人待遇及同化問題

華僑在加所受待遇，可分政治，法律，社會三方面而言。政治方面的待遇，較美國華僑所受爲良。在加華僑現在仍有入籍權；除了在卑西及沙士克秋萬兩省的外，已入籍華人和土生華人都有選舉權。不過在選舉日期真正去投票的却很少很少。在法律方面，華僑所受的待遇總算還平等。雖則也有法官或警官當華人及西人發生訴訟時，意存歧視，判斷不公的，但是這只可算例

外。普通華人犯罪後，刑罰不比西人加重西人有損害華人的，所受刑罰也沒有減輕。待遇最不堪的，就是社會方面普通都視華人爲劣等民族，常懷輕視的心理。工人或小孩在街中見了華人，常常叫 Chinaman，或是 Chink，或是 Charlie。這些名詞本身幷不壞，不過他們叫時，含着譏笑蔑視的態度，實在使人難受。還有一種人，特意叮囑他們子女，在學校裏面不可和華人同坐。卑西省有些戲園，拒絕華人入內，或是特設幾排座位，專容華人。有一種餐館叫做 White lunch，也不容納華人。除傳教師尙與華人接近外，華人與西人從沒有社交這回事。有時有個白人女子忽然願嫁華人，華人報紙上就要長篇大論的攻擊，膽小的牧師也就不敢出來證婚。華人娶西婦的全加不到五十人，大多數是下等未受教育的女子。她們所以肯嫁華人，是貪圖錢財，因爲華僑娶到一個西婦，眞是敬之若神明，工作所得一起交把她，而用途如何，却不敢過問。嫁一個加拿大工人，那有這樣舒服！因此故，就有一班人拋棄了驕傲而來求實利。這其中自然也有例外，不過很少。

加拿大人反對華人的理由之一，就是華人不能同化。但實際上華人並非不能同化。同化二字，如果指血統之混合，那就現在社會狀態中，華人和加人自然無同化之可能，因爲大規模的黃白通婚，是做不到的。但是普通所謂同化，是指一個民族採取另一個民族的言語，風俗，習慣，等等。如此，則不但華人所以同化，並且有一部分已經同化了。土生的子女，和從小就來加的華僑，十分之九能講非常自然的英語，在學校裏成績往往比西童更好。他們所穿的，所吃的，以及思想行動，却完全和西人一樣。有的連中國文字都認識無多。這不是同化是什麼？然而加人之排斥這些人，和排斥其他華僑一樣，所以他們並不是眞願見華僑同化，不過藉爲排華的口實罷了。至於二十歲後才去的華僑同化了的却很少。他們的思想行動，和在國內時沒有大分別。百分之九十九不能讀英文書報，所以對加拿大的政治，法律，風土人情，都是很隔膜。然而也因此他們的愛國心便比那班同化了的熱烈得多。

時事漫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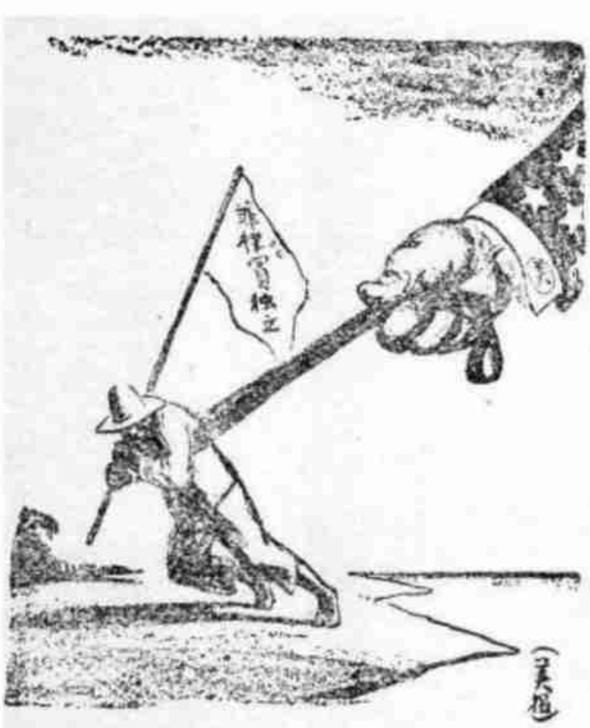
美人眼光中的菲律賓獨立運動。



亞比色尼亞爬上國際聯盟的樹上，以爲意大利鱷魚便捉不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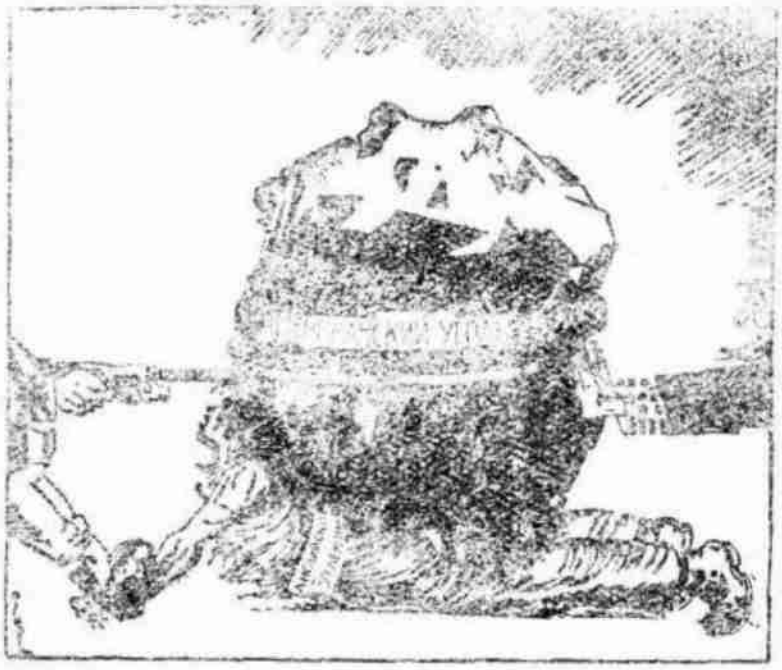


墨沙里尼把工作時間自八時增至九時，以維持意幣里拉的地位。（意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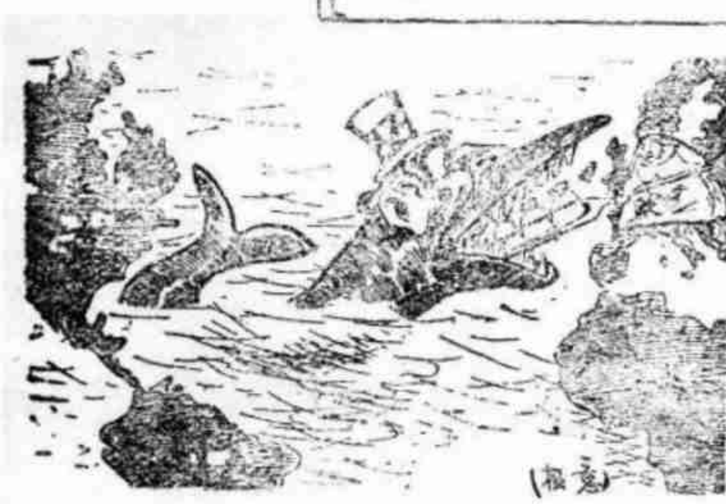
雖然想用力把他拉住，也至多不過竭橡皮帶的伸張力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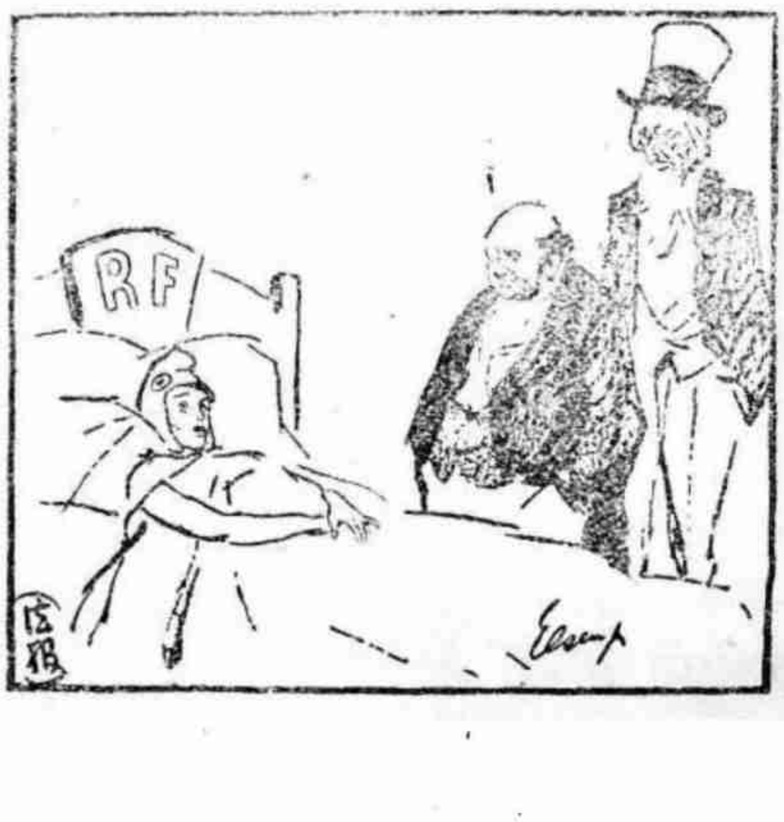
時事漫畫(二)



英國煤礦罷工了，各國礦工都表示同情，惟有美國將煤輸入英國，援助英國帝國主義壓迫工人。(倫報)

氣吞全球的鯨魚





法國女郎對英美兩債權人道：「不要着急，我此刻還不至就死哩！」



第七屆聯盟大會

幼雄

第七屆聯盟大會於九月六日在日內瓦開幕。會議議題，包含二個重要問題，即德國加盟與行政會改組。故頗爲一般人所注意。德國於本年二月正式請求加入聯盟，三月間聯盟即開臨時大會，以討論之。分派委員會審查德國的加盟資格。當時委員會雖承認德國有加入的資格，向大會提出報告，可是大會因爲行政會改組問題，引起意外的糾紛。不得已將德國加盟問題延至本屆會議再行決定。

行政會改組問題，即由德國的加盟問題而來。蓋德國要求加入聯盟，同時要求被選爲常任行政會員。德國既可要求常任行政會員席，則西班牙，巴西，波蘭以及中國，土耳其，當然可以援例要求。爲此生出一個行政會常任會員增加問題。這問題照會章第四條所規定，須得行政會一致的決定，始可提出大會。但是三月間的第三十九次行政會議，意見分歧，不能有所決定；僅由各國代表向大會陳述意見爲止。後來行政會通過一個決議，以行

政會全部，並我國，德國，波蘭，阿根庭，瑞士十五國組織行政會改造委員會；於五月十日開始研究，將其結果報告於六月間的理事會；該委員會如期開會，議定非常任行政會員額數之增加，與改選方法；想以此緩和各國的反對。可是巴西，西班牙態度堅定，必須給予常任會員之席位始能滿意，故委員會亦終於沒有結果。至六月，行政會第四十次會議，巴西竟正式宣告辭去行政會的席位。西班牙也屢次表示，有脫去聯盟的意思。

改造委員會，於五月間既未有適當的辦法，而第七屆大會定於九月六日開會，為日已迫，故委員會又於八月三十日集議，討論法代表所提出對於五月間所定辦法的修正案。五月間所定辦法，係英代表辭西爾所提出，規定非常任委員任期三年，被選後即就職，每年改選三分之一。任滿後二年內不得再選。而法代表的修正案則主張期滿退職當仍有重選資格。此實為緩和西班牙的反對起見。蓋西班牙雖不能得常任席位，而其得非常任席則甚有把握，如非常任會員期滿可以再選，則西班牙必能永遠得非常任會員席，與常任會員無所差異了。

這修正文與辭西爾案同時經起草委員會審查，九月一日提出於改造委員會，全部採用。惟西班牙代表未投票。此計畫本所以緩和要求常任席各國的反對，一經採用，則常任席僅增一席給予德國，此外不復加增，已屬一定。但改造委員會在形式上又討論常任會員席問題。討議時西班牙始終堅持其欲得常任席之要求。我國代表朱兆莘亦宣稱，希望委員會重行考慮常任席的問題，增加席數。但會內各國成見在胸，不再移易。僅希望西班牙考慮其態度，與聯盟合作。我國宣言除得日本代表同情的言論以外，更不能引起各國的注意。至三日改造委員會遂通過報告，提出於四日之行政會議。行政會議又立即通過，並核准於德國加入聯盟時，即以行政會常任席給予德國之提案，報告於聯盟大會。

以上為大會開會前德國加盟問題與行政會改造問題之經過情形。行政會既將二事完全議決，則聯盟大會中，當然不復發生問題。今且略述聯盟大會的決議與行政會員選舉的結果。

聯盟大會於九月六日開幕，舉定南斯拉夫外相寧吉許為議長。八日開議行政會改造委員會的報告，連德國加入聯盟在內。出席者四十八國。瑙威代表南森以為德國入會係一愉快事件，

但何以德國入會與增加行政會非常任席兩事併作一起，大爲費解。瑞典代表亦起而附和。於是會長乃將二事分作二起。先表決德國入會問題，繼乃票決德國爲常任行政會員，與加增非常任席二事，皆一致通過。

德國加入聯盟，既由大會通過，故德代表團於九日至日內瓦。這是大戰以後，德國與協約國第一次的平等集會，一般人都興高采烈，與以盛大的歡迎。德外長斯特萊斯曼表示謝忱，並稱德國願以全力與聯盟合作。英法代表也稱道羅加拿精神的制勝一切障礙。各國代表起立歡呼者三，可謂愉快已極了。

但是在這愉快之後，却就有不愉快事件發生，即西班牙於十一日正式宣布退出國際聯盟。西政府致聯盟的公文內說「西班牙俟大會核准改選行政會常任席之辦法後，即通告出會。西班牙希望德國之加入，蓋德國入會可有益於聯盟也。西班牙出會的決議，當不礙及聯盟會的利益，甚願聯盟會世界和平的旨趣克告成功」云。同時古巴總統也訓令駐日內瓦的古巴代表勿接受行政會類似常任席的辦法。除常任席外，不得遷就。這實是巴西通告美洲拉丁民族諸國必爭常任席的結果。照此看來，聯盟會費盡苦心，邀到了一個德國，而因此出會的，却已有巴西西班牙二國，其他美洲各國亦極不安定，眞可謂所得不償所失。但聯盟會宣言，西班牙出會通告，須照會章第一條辦理，即出會應在聯盟秘書長接到通告之日起，二年以後始發生效力。也堪足自慰了。

德國希望的常任會員席是到手了，爲緩和反對起見而增加的非常任席又怎樣呢？這在十三日的大會討論。決定選擧及復選連任辦法。至各非常任行政會員國的任期，則由大會另組委員會決定。十六日便開始選擧，當選者爲下列各國：

哥倫比亞（美洲） 任期二年
波蘭（歐洲） 任期三年
智利（美洲） 任期三年
薩爾伐杜（美洲） 任期一年
比利時（歐洲） 任期一年
羅馬尼亞（歐洲） 任期三年
荷蘭（歐洲） 任期二年
中國（亞洲） 任期二年

捷克斯洛伐克(歐洲)　任期一年

非常任行政會員本來只有六席，現在總算增至九席。我國總算承他們的情，以爲亞洲民庶的重要，不可忽略，勉強當選。其實以我國物質之廣，人口之衆，如果聯盟會公平處置，正該給我國以常任會員一席。但現在我國僅僅得了一個非常任席，而英國報紙的批評還很不滿呢。

此外聯盟大會的議題尚多，比較的不甚重要，且現在多未議及，不再述了。

歐洲反棒喝主義的大同盟

何作霖

近來歐洲方面的棒喝主義，雖然異常盛行，但反棒喝主義的團體也著實不少。因爲一般的社會黨員，和那些抱急進的思想，或贊成民主政治的人，對於棒喝主義者所提倡的獨裁政治，都深惡痛絕，因此常常有反棒喝主義的結合。最近歐洲的反棒喝主義團體，復有組織反棒喝主義的國際聯合之舉，可見這種反棒喝主義的運動，有逐漸擴大的趨勢了。

現時歐洲有許多反棒喝主義的軍事團體，差不多都是由奧國社會黨前國防總長和現任奧國社會黨自衛同盟領袖兌赤(Julius Deutsch) 所指導的，這些團體現時正組織一種國際的聯合，以防遏那些反對共和的團體模仿意大利首相慕沙里尼向羅馬前進，獲取政權的舉動。

這種反棒喝主義之國際的聯合，於本年七月間在奧京維也納成立，稱爲反棒喝主義國際委員會。該會僅有勸告的能力，會長爲兌赤氏，總部即設於奧大利。參與此會的，有奧大利，南斯拉夫，德意志，比利時，萊得維亞，波蘭，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九國反棒喝主義團體的代表，及社會主義勞工國際，社會主義青年國際，勞工游藝國際的代表等。據出席代表的報告，德，奧，比，萊，捷等國的反棒喝主義的團體，勢力雄厚，足以自衛，於必要的時候，將用武力維持共和政制和工人的利益。並設法使國內的常備軍加入防禦反動派的變亂。至於波蘭方面，據該國代表沙品斯基 (Czapinski) 說，反棒喝主義的勢力，從前是擁護皮爾蘇斯基將軍 (Mashall Pilsudski) 的，自從五月十二日發生政

變以後，形勢大變，波蘭的社會主義者，現正從事組織自衞的團體。南斯拉夫代表謂該國的棒喝主義團體，內部各自分裂，因此勞工的自衞團體，頗易組織。至於匈牙利的情形，該國代表披耶氏 (Karl Peyer) 也有簡單的報告。這個會英，法兩國都沒有代表參加，因為這兩國的工人所受棒喝主義者的威脅，沒有那樣利害，覺得無組織反抗的團體之必要。此外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沒有代表到會。

土波締結中立條約

何作霖

本年四月中旬意大利首相慕沙里尼赴非洲的黎波里的時候，一時謠言蠭起，說意大利和希臘締結協定，共同對土耳其開戰，意國獲取小亞細亞西南部，而希臘則奪取斯密那(Smyrna)和東部特賸斯 (Thrace)；同時英國也贊成這個計劃，但以意希兩國援助他對於莫索爾區域的要求為條件。後來意大利政府雖竭力否認這種謠言，但土耳其政府也不能不有所顧慮，於是大募新兵以備萬一之虞。至四月二十二日，復與波斯訂立一個中立條約，該條約的內容，至最近始行發表，茲將他的大要，撮錄如下：

本條約稱為友誼安全條約，規定締約國雙方不得互相攻擊，不得參加第三國所採的敵對行動；不得參與一切關於反抗對方之政治的，經濟的，財政的條約或會議。

締約國雙方同意：若第三國利用本國土地，作種種敵對締約國一方的行動時，用武力反抗之。

締約國雙方同意：不許本國領土內有任何圖謀擾亂對方和平，安全，及變更憲法的團體，並將從事這種活動的人物，驅逐出境。

締約國雙方同意：採取必要的手段，單獨的或共同的防止在本國領土居住之無固定疆界的人民，侵入對方的領土。

本條約於批准後六個月內，締約國雙方即派全權代表赴波京德黑蘭締結關於商務，領事代表，海關，郵電及解送逃犯等事的協定。此外並規定種種方法，以便解決雙方不能用外交手段

解決的爭端。

本條約用土耳其，波斯，及法蘭西文字繕寫，若於文字上發生疑義時，以法文為標準。條約有效期間為五年，若不聲明廢止，仍可繼續有效。

土耳其於去年十二月的時候，曾與俄國締結中立條約，目的是在對抗英國和意大利的，而這個土波中立條約，不先不後，却成立於意希協同攻擊土耳其的謠言正盛的時候，其用意之所在，也可想而知了。

西班牙國情一斑

幼雄

西班牙在最近征服摩洛哥，退出國際聯盟，提出坦及爾合併問題，在外交方面頗為世人所注意。但對於她的國情，知者較少，現在請在這里略略介紹。

西班牙是一個王國，人口約二千二百萬，面積約等於戰前的法國。她表面上雖以立憲政治相標榜，但因多數人民缺乏憲政的興味，所以依然是一個皇室中心主義的國家。

西班牙也有許多政黨，比較大些的只有保守，自由兩黨。這二黨交迭掌握政權。但因人民對於政府，觀念極薄，無論何黨組織內閣，他們都漠不關心。故政黨腐敗，達於極點，民心墮落，不堪收拾。結果遂有一九二三年九月里維拉將軍的政變。里維拉見政黨政治，如此頹廢，憤慨萬分，因奏請西王，請其罷免當時的自由黨內閣，改革政治。西王召見首相，問以如何處置。首相則亦請求能免里維拉一派的軍職。但西王以為罷免軍官，恐於軍隊發生不良影響，頗費躊躇。內閣默察西王意旨，遂提出辭職。於是里維拉將軍即奉命組織新政府，發表宣言，為謀政治革新，建設獨裁的執政政府。里氏自為執政，推舉軍官十人，組織執政府，執行一切政權，以代內閣議會，同時解散兩院，嚴厲檢查新聞。其手段與意相慕沙里尼完全一樣。

里維拉政府成立以後，竭力整頓行政，肅正綱紀，官吏辦公時間，必須恪守，否則罷免；所有冗員，一概淘汰。廢止終身俸給制度，（在西班牙只要一次做過國務大臣便可以終身享受俸給。）免去議員歲費，節省行政費，亦頗不少。加以對外問題如與里夫

民族的戰爭，起先雖然失敗，後來與德國合作，畢竟獲得勝利。所以國民對他也還有相當的信仰。

西班牙的憲法是規定義務教育的，但是實際上教育全不普及。小學校之數，不足以容納多量的學齡兒童，教員亦很感缺乏。小學如此，中學以上的教育設施，可以想見。大學則全國共計八處。

教育的不普及，實在就是使國民不干涉政治的一種原因。但同時也可以防止共和革命的發動，以及過激思想的侵入。蓋勞農俄國的宣傳手段，縱極巧妙，但對於目不識丁的農民，欲用印刷物以宣傳，何能見效？況加以交通機關的不便，官吏取締的嚴厲，外來的危險思想，自難侵入。西班牙著名文學家伊本尼茲曾因憤恨里維拉將軍的實行政變，用飛機分播反抗傳單。但是農民拾得，絲毫不懂。伊氏的運動，卒歸失敗。

其他使西班牙無暇注意於國政及外來思想的，尚有二事：一為鬪牛，一為「富籤」。在西班牙，有人口七八千人以上的都會中必有一鬪牛場。西班牙人愛看鬪牛，比看什麽事都要熱心。若逢鬪牛日，無論如何貧窮的人，也會把家私典當押賣，購劵往觀，以博一時的快樂。「富籤」則為政府重要收入之一，於現在國家收入占第三位。他的性質，實與彩票差不了多少，每隔十日發行一次，全國到處均有代售。僥幸獲得「大籤」，則貧者可以立刻變成富翁。青年男女，多溺惑於此種投機性質的事件，以期邀「不勞而獲」的幸運，遂致意志薄弱，少進取之精神，無堅固的信仰，沒有能力再從事干涉國政了。

現在西班牙最感困難的，為財政問題。大戰時西班牙因為是中立國之故，售賣貨品於同盟協約二方面，工業非常繁盛。但戰爭終了，工商業又漸漸不振，至今政府財政每年不足之數，常在五萬萬批沙以上。尚幸西班牙人多富於保守性，對於政府的公債，十分信任，政府每年得藉發行內國公債以資彌補呢。

日本的怪照相事件

幼雄

最近日本國內發生了一件很有興味的事情，就是「怪照相」問題。這件事情，說起來，不過是兩名罪犯的相片；誰知正因為這

張照片，已引起在野黨與政府黨的激烈戰爭，再鬧下去，或者現政府竟被推翻，亦未可知。這兩名罪犯是誰？說出來，讀者大概都耳熟的，就是朝鮮的志士朴烈，和他的愛妻文子。他倆在一九二二年因爲從我國上海私運大批炸彈回國，陰謀起事，建設朝鮮獨立政府，事機不密，被當道拘獲，監禁獄中。被控大逆不道，謀爲不軌。於本年三月由日本高等法庭判決死刑。後來幸得攝政太子特別開恩，免去死刑，減爲終身監禁。現在朴烈尙在獄中，但他的愛妻文子却十分憤激，自縊而死了。

那麼怪照相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攝取？怪照相有什麼可怪？關於這些問題，現在在日本國內，還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起初政府方面還說這怪照相是僞造的，後來經反對黨提出種種證據，已無可抵賴，只好盡力搜查這件事情的眞相了。我們從日本報紙上細細探求起來，怪照相攝取的情形，大概是這樣。

朴烈，文子因私運炸彈被補，在大正十三年震災後的一二日。受東京地方審判廳的審判，爲時約一年半。後來「大逆事件」發作，才於大正十四年七月移歸大理院審判。那時東京地方審判廳的預審官係立松懷清。立松懷清費盡許多心血，把朴烈，文子的犯罪情形審判終結，在第五號預審廷交由二人簽捺拇印。二人很樂意的簽捺拇印後，便向立松請求，說他曾經答應他們攝影，便請在這時舉行。立松因爲案情審結，本該留個照相，以爲紀念，既然朴烈，文子提出要求，也就答應。乃取攝影機，教他們二人分別坐地。正待對準鏡頭，預備攝取，文子突然奔至朴烈處，騰坐在朴烈膝上。本來男女被告在法庭中，是連交談都不許的，而朴烈，文子竟這樣放肆起來。立松懷清自然大聲勸阻。可是文子絕不聽從，說『就請這樣攝罷』。說着，更把身體緊貼朴烈。朴烈也順手把左手搭在文子肩上。這樣的態度，立松懷清看了自然很不願意。但他深知他倆的性情古怪，又以爲『這照相，本爲紀念而攝，不是供衆人閱看的』也就苦笑着爲他們攝取了。這就是怪照相的由來。而其可怪的地方，就在於以一個國家的法律雇員，在國家預審法庭中，替男女二個罪犯攝取猥褻的照相。

事情過去了，朴烈，文子依舊收在監獄，怪照相在朴烈的手中，却何以本年突然發露呢？有一個石黑銳三郎與朴烈，文子同獄，十分厮熟，堪稱同志。石黑罪輕，經人保釋，朴烈乃將該照相，託其帶至朝鮮贈給舊同志，勉勵他們的進行。石黑出獄以後，無意中

將照相出示其友人岩田富美夫，岩田又以示北一輝。北一輝氏本來也是個社會主義者，但後來却改變思想，對於當局寬待大逆罪犯，很爲不滿。據他所知，朴烈在獄中，衣襟上不編號碼。並且允許朴烈，文子每週間在囚獄應接室會晤二次。罪犯自牢獄至預審法庭時，不上鐐銬。文子出廷，常乘坐官吏用之汽車。在朝官吏還替朴烈，文子奏請減刑。他氣極了，正想設法，吐洩這口憤氣。而怪照相偏偏落到他的手中。他不敢怠慢，便將照相收起，用複寫機，翻印了許多，交郵局分送全國要人，及各新聞社。於是怪照相的事情，便喧騰全國了。

怪照相披露以後，在素以「綱紀肅正」相標榜的反對政府黨，當然是一種極好的口實。所以政友會和政友本黨都先後開會決議發表聲明書，並且各自組織委員會分頭調查事情的眞相，切實彈劾政府。他們的聲明書大要如下：

一，像朴烈，文子般的大逆罪犯，正該處以極刑，而政府反替他們奏請減刑，且在詔書未下之先，披露於新聞紙，這是官紀紊亂。

二，獄中未決罪犯，與以行動自由，破格優待，以致鬧出怪照相的事情，司法權的威嚴何在？

三，司法大臣江木氏最初辨護怪照相不是立松預審官所攝，而藉口立松有病，諭令退職，實欲糊塗塞責。

四，優待獄囚，甚至男女共棲內外備通，這種越軌的舉動，決不是一個審判官或監獄署長所敢斷行，必與司法界頭腦有一種諒解。即或不然，司法界上峯，也難免監督失責。

五，攝影時期，雖未能斷言，但即使在前任司法大臣時，現任司法大臣也未能完全免除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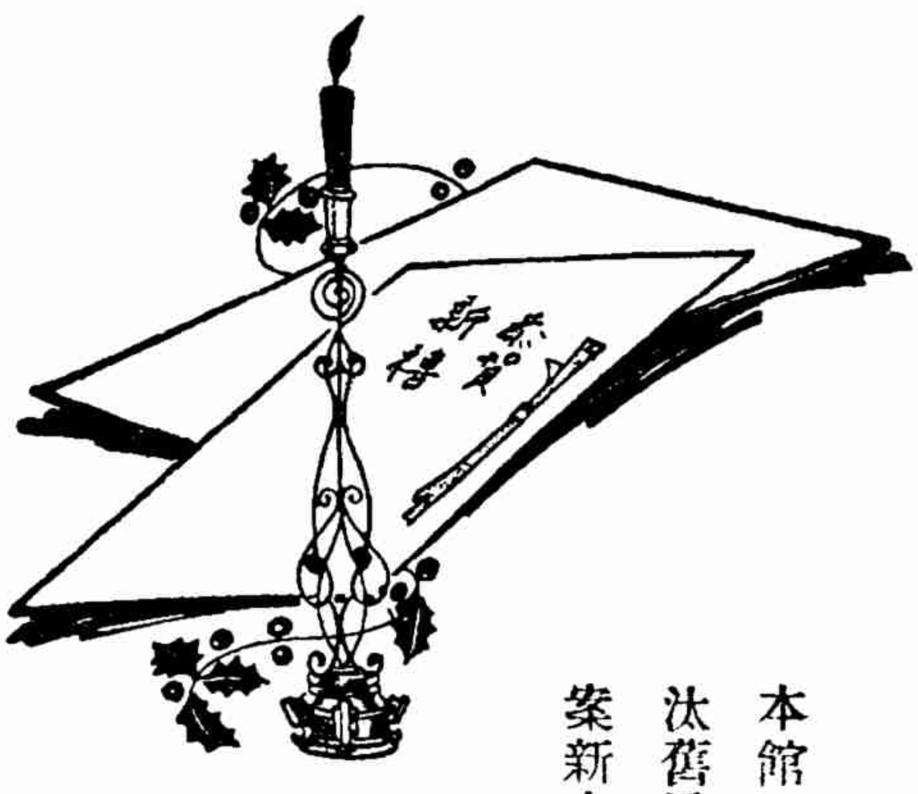
這一類聲明書，都說得冠冕堂皇，頗得一般人的重視。一方政府與黨，也力促政府早日公表事件的眞相，以袪一般人的疑慮。故政府除陸續發表文件，辨明自己的地位外，又極力檢查事情的眞相，如岩田，北一輝等人都先後傳問，石黑鋭三郎，已經逃匿，正在搜索中。據政府檢查所知，謂反對黨實想用種種詭計，與政府爲難，定有整批的計畫。如前次發見的宮內怪文書，與這次發露的怪照相事件，都是他們計畫之一種。他們想推翻現政府，解散現議會。其中隱情，頗爲複雜云云。究竟如何，我們現在尚難明白。總之，怪照相的攝取，司法長官容有不是，但反政府黨故意誇張，想利用爲政爭之工具，却也是實情了。

商務印書館

精製

新年及冬至節應用

各式賀年卡片



■本年新出十餘種

本館歷年所製中西賀年卡片，已出三百餘種，式樣玲瓏，印刷雅麗。本年汰舊增新，續出多種；合計印字者二百五十餘種，不印字者三十餘種。圖案新奇，雅俗共賞，用以投贈親友，備增美感。各界士女，幸注意焉。

書畫　名人手筆精貴無比
圖案　別出心裁發人美感
祝語　吉祥典麗妙造自然
紙張　潔淨光澤彌足愛玩
印刷　嬌潔美雅活色生香

定價

每張自二分半至一角六分整組購買尤為便宜

■另印價單贈閱■



電傳像的成功與電傳影的將來

孔祥鵝

電傳照像術，最近在美國完全成功了。美國現在有三個處所，經營電傳照像的事業，即紐約，芝加哥及舊金山。是電傳像的價目，現時仍是很高；一張六寸像片從芝加哥傳到紐約去要花五十元美金手續費。他們現在正想法改良，務使手術簡單，費用減輕，便商利民。

電傳照像術，有兩種不同的方法，一個是有線電傳像法，一個是無線傳像法，也稱銳電像術（Radiophotography）。「銳電」二字是英文 Radio 一字的譯音兼譯意，表示電波銳於傳遞，只是無線電的別稱。作者譯現時一般人家所用的 Radio Set 作「銳電物」，亦正圖其簡便，和普通用無線電（Wireless）一辭，有區別的。

有線電傳像術，是最近由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在紐約柏爾試驗所，接續做了好幾年的實驗，纔算成功了。因為這種學術，包含有幾種不同的成分，如輸電問題，感光電池，營流電，及攝影術等，凡研究的人，至少對於上述各項，都有相當的了解，然後纔有資格去做研究工夫。Dr. H. E. Ives 是從事於研究傳像術的。他是一個物理學者；曾經發明一種感光電池（Photo-electric Cell），對於光學，電學，及化學間的相互作用，有若干短篇著作，在各專門雜誌發表。

銳電傳像術（即無線電傳像術）也曾經柏爾試驗所的人研究過，不過最後的成功，要算是美國銳電物公司（The Radio Corp. of America）和發明家斬肯思（C. F. Jenkins）了。

美國銳電物公司曾經舉行過幾次大試演，在紐約和倫敦間，結果很是圓滿。不過美國銳電物公司所採用的方法，除根本上有線與無線的不同外，還有相異的地方。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是採用光源作傳送的媒介物，而銳電物公司，則採用電磁筆重繪原圖的。電磁筆並不是神祕不可言的物品，是和謄寫版所用的鋼筆相彷彿，不過是夾在電磁鐵中間，由電力發生顫動的。牠的作用，和木匠所用的旋牀相彷。如同木棒在旋牀上迴轉，旋刀從一旁插入木棒經旋刀割旋而成各種形狀。這是一個淺近的比喻，事實上比木匠的旋牀，自然複雜的多。

靳肯思是美國華盛頓的一個發明家，他從美國專利局，曾得過不下三百多次專利執照。現年五十八歲，在華盛頓有他的實驗所，是爲他個人試驗用的。他是美國生人，也曾進過一個不著名的專門學校，但是沒有上過多久，就到美國西北部自食其力了。在他二十二歲的時候，到華盛頓去當一個書記。他對於電影事業發生極濃厚的興趣。在那時候，電影事業，並不像現在這樣普遍，映射機亦是極不完善的。

當初靳肯思剛到華盛頓的時候，便想發明一種映影機，替代那種舊式的——就是把畫片插在一個圓盤的周圍，使牠旋轉，映出忽斷忽續的形影。起初他發明了一種映影機，叫做 Plantoscope。這個模型，現存在美國費城佛蘭克林學會的博物館內。爲他有若干有價值的發明，該學會曾於一八九八年及一九一三年前後兩次送給他獎牌。他曾發明一種高速攝影器，能於每秒時攝取一千至三千張照片。他在華盛頓，建設私有的實驗所，取名叫做靳肯思實驗所。

靳肯思最大的發明，要算是棱角環和棱角盤 (Prismatic Ring and Disk)——在光學裏，是一種空前的新器械。美國電器發明家愛迪生在給靳氏一封信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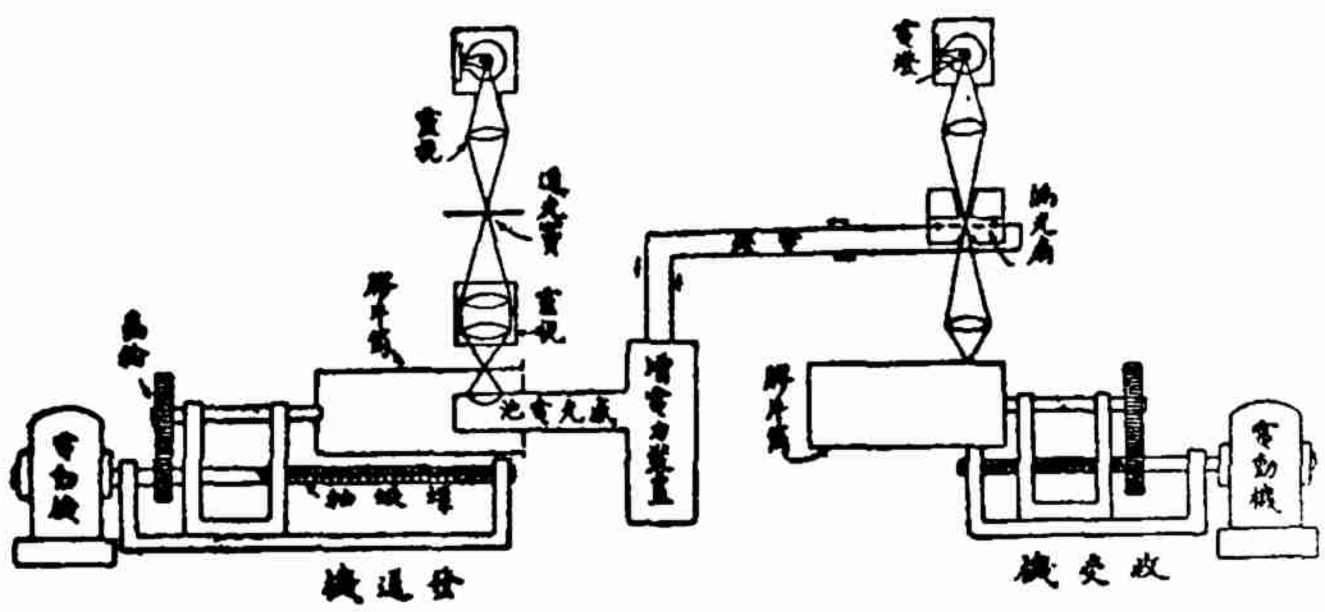
「我當從科學的美國(雜誌名稱)看到你發明的棱角環時，我便想到那是一種解決我時常認爲可能的問題。我相信這種環在將來定有若干應用之處，是我們現所沒有想得到的。」

他發明棱角盤的目的，是在解決電傳影的問題。現在他已經解決了一部分。電傳影和電傳像有根本上不相同之處，正如同照像館和電影公司，有相仿的區別，一個是靜的，一個是動的。電傳像德人叫做 Photo telegraphie，在二十年前，德國大學教

授康恩博士(Dr. A. Korn)，曾舉行過極著名的試驗電傳影在德文是Telesehen，在英文是Television，也就是發明家斬肯思正在研究的問題。凡是把一張照像或圖畫，或廣告等從甲地用電力傳至乙地的，通都叫做「電傳像」或「電像術」或簡稱「電像」或改稱「傳像術」，均無不可。凡把甲處的事物傳送至乙處去，使甲乙兩處的人同時異地的看到甲處事物的變化，這便叫做「電傳影」或「傳影術」，或簡稱「電景」，及有區別於普通稱的電影。斬肯思不但是銳電傳像的成功者，並且也是銳電傳影的發明家了。

康恩教授的電像機，和現時美國三大埠所用的，原理上幾乎完全相同；所差別的，即康恩教授用硒質作感光電池，而現時所用的，則係將金屬加里密封於眞空管內，應用電子燈原理，以誘起強弱不同的電流。

康恩教授第一次大試演，是在法國巴黎圖畫週報館。設傳送



機及接收機於大廳中，以便觀衆，用電話線連至里昂，又自里昂回至巴黎，第一張所傳送的照像，是當時法國總統弗賴爾。那次試演，惹起全世界的注意，巴黎和倫敦間，從那時起，便有所謂用圖畫傳遞新聞的事務了。不過硒質有一種惰性，受光之後，不易恢復原狀。因此電傳照像事業，沒有繼續到現在。

美國柏爾實驗所的電像術，所以能成功的，第一，是因爲他們有充足的資本，供給研究員的費用；第二有世界第一最大的電話器具製造公司——西方電器公司——的能工巧匠，替他們製造機器；第三，是有新發明的感光電池，可以代替硒池。感光電池，是在一個眞空管內，設置陰陽兩極，管壁塗以亞爾克里族金屬，留一孔隙，以使光線射入。牠的作用，是光線射注管內，誘起電子流動，設管外連通電路，則有電流流通其間。電流的大小，是和受光的強弱爲正比例。感光電池是最初由美國奇異電器公司柯理治博士(Dr. Cooledge)發明的，後經Dr. Ives

屢加改良，以求適用於傳像術上。

如說明圖中所示：在左邊者爲發送機。光線自電光射出，經過集中靈視，穿入透光竇，而至複靈視，射注於膠片筒。筒上可繞以負照像片或正片，均無不可。光線透過膠片射注感光電池，誘起電流。照像片的各部，有濃淡的不同，所以誘起的電流，也因之而有强弱的差別。不過這種誘起的電流，比較上是非常微弱，不足傳送遠距離。以故，應用電的接力裝置，增大電流，傳送至接收機方。

圖中在右邊者爲收受機。亦置有光源，經過集中靈視，而至隔光扇。隔光扇者，猶照像器的曝光扇，由電力作用，可開可合，其開合的寬狹及快慢，完全受由發送機方來的電流節制。以故，光線可經過隔光扇而曝射於照像用的膠片上。

其他運轉膠片筒裝置，雙方完全相同，即由一電動機（俗稱馬達）運轉齒輪及螺旋推送軸，而使膠片筒迴轉運動，且同時徐徐向右方移動，而使照像片全體，依次經過光線所射注，誘起電流。

雙方電動機運轉的速度，須完全相等，其間不容有絲毫一快一慢的毛病。自來電像家都用調速叉裝置，現在仍用**此法。**

傳送照像是用兩種電流；一種傳達照片的濃淡，一種節制雙方二電動機，使以同速迴轉。換句話說，就是須用兩副電路。最近美國所用的疊流電（Carrier Current 譯意）能在同一電路上，傳送幾種不同週期的電流。所以電傳照像，也採用這種新發明；即使甲種電流代表照像片各部，乙種電流節制電動機的迴轉。兩電流同時沿同一電路前進，而於收受方用濾電器分析之。

靳肯思的電像機，根本上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所用的，大不相同。靳氏採用棱角盤，以代替各種靈視。又靳氏廢除圓筒式照片，而採用平面的。棱角盤和棱角環，都是靳氏發明的，牠的作用，完全相同；不過在構造上，一個是環形，一個是盤狀。現在所用的，是棱角盤，因爲後者較前者便利的多。

棱角盤的形狀，和我國筵宴所用的尺盤相彷彿，邊緣磨成三棱柱狀，不過牠的角度，不是相等。比如外緣自左向右，角度漸增加，則內緣自右至左，角度漸減少。假如把牠伸直，便整個和三棱柱相同，不過角度不相等耳。老實說，牠的構造和作用，是非有模型，不容易明瞭的。這裏祇可以講個概要。靳氏採用兩個或四個

稜角盤；其中一對是傳送光線，另一對是矯正反射的錯誤。比如二盤邊緣相交錯甲盤迴轉六十週，乙盤只轉一週。甲盤可使光線在上下之方向移動乙盤可使之在左右方向移動。其作用與織布機相彷彿。甲盤如同線梭，在橫的方向運動。乙盤如同捲軸，可使已織成的布向織布人方面進行。線梭穿行一次，即織一線於布上，捲軸向後退行些許，以適於線梭的穿行。這兩個稜角盤的作用，正如同光線織成照像片一樣。

將來傳影法的成功，亦須採用稜角盤的。因為牠的運轉，非常之快，和電影機一樣，能於短時間內，織成若干照片。斬肯思的希望，是在造出一種銳電物(即無線電接收器)，一方傳送語言，一方傳送動影，使談話的人，雖然不同在一地，能夠交談，能够相見於小銀幕上，好像是對面談天似的。

(註)限於篇幅，未能詳細陳述。作者編有電傳像與電傳影一書，現已草就，不久即可托國內書店印行。

十五，九，十二，於美國新城。

美統總忙着握手

獨乙

美總統科立芝自就任以來，至今年七月末，在三十四月間，與人握手的次數，計共十五萬，即平均每日乃至百數十次，較之我們那些高居深拱，日以酒色聲歌自娛的，美總統這樣繁忙的職事，真有些不容易做呢。

據白宮門前的警吏估計總統每日所接見的賓客職官以及新年宴會等等，自就任以來，不下十二萬八九千次。如在華盛頓郊外，與廢兵們野宴三次，每次就有千五百多次的握手。再總統每日見客，至少當有十人以上。以此統計也就不下萬次。此外在演說場中，總統與人的握手，最少亦當在五千以上。又如一九二四年在普利毛次某次大會，與科立芝夫婦握手的人數，就多到二千以上。加以平居閒暇，親朋會見的握手，十五萬次實在並不是誇大的話。但是科立芝總統夫人的握手次數可也不少，據說一雙雪白的手套，常戴上手不幾日，就變成汚黑了。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教育雜誌

十八卷九號要目

- 高等教育與國家前途　杜佐周
- 圖書館學的內容和方法　杜定友
- 縣教育行政機關之組織(續)　胡家健
- 良好測驗的標準　趙廷爲
- 小學校行政一得　沈百英
- 小學課外作文指導法　石民鏞
- 問答教學法　趙演
- 美國南部教育之發展　皮公字
- 美國女子大學生之婚姻問題　蔣石洲
- 美國公立學校參觀略記　常道直
- 致全國小學教師　孫福熙
- 禁止男女同學　劉薰宇
- 最有價值的英文教育參考書　趙廷爲
- 兒童文學一臠　張石樵
- 教育界消息(四則)

定價　月出一冊一角　半年六冊六角　全年一元二角

郵費　每冊二分

教(九)

學生雜誌

十三卷十號要目

- 怎樣可以增進學業成績(社評)　賢江
- 青年對於時勢態度之一參考　文子慧
- 對初中同學們談談(二)　楊賢江
- 中國學校體育制度的弱點及其補救方法　謝松元
- 現代青年與道德　錢亞雨
- 敬告初入中學的青年　廖明翩
- 敬告中學畢業諸君　陳覺民
- 學生生活改造論　楊賢江
- 對於人類本身的認識　華因
- 什麼是原質　張輔良
- 科學的心性　朱皆平
- 大學研究(讀書錄)　白壽彝
- 南京學生必要之生活費　Y
- 青年男女的「惡作劇」　健夫
- 沼澤王的女兒　顧均正
- 青年文藝(十三篇)　惠何等

此外目繁不克備載

定價　每月一冊一角　半年六冊六角　全年一元二角

郵費　每冊二分

學(十)

婦女雜誌

十二卷九號要目

- 女性中心的主義　胡海洲
- 對於家庭教育的述評　李孝穎
- 隨意談論(七則)　李九思等
- 中秋賞月(徵文當選九篇)　石子等
- 家庭演講　階平
- 愛倫凱的思想及其晚年　琴如女士
- 愛睡的日本婦人　沈延三
- 合浦婦女的現狀　逸鄉女士
- 最近美國婦女的美容術　歐則鳴
- 月經的障礙及其處理法　敬仁
- 慈母手中的綫(徵文當選八篇)　素芳等
- 無線電話收音機(二則)　幼麟等
- 少女的寵蟲(徵文當選七篇)　竹友等
- 一個月餅　徐永齡
- 淚流的中秋　起翔
- 茉莉殘痕　杜峽冰

定價　月出一冊二角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四角

郵費　每冊二分

婦(九)

英文雜誌

十二卷十號要目

- 德國著名史詩「尼培龍根歌」之研究
- 塞凡提司名著「Don Duixote」本事
- 宋濂秦士錄英譯
- 二十四孝故事英譯
- 無國之人(續)
- 元曲故事—陳州糶米
- 克賚基制讀音概說：第二課
- 一九二五年中國進口貨述略
- 解決國際爭端之和平方法
- 林業在中國之重要
- 動詞加"Out"之用法
- 析句與圖解

定價　每月一冊二角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四角

郵費　每冊一分

英(十)



經濟學用書概要

唐慶增

弁言

(一)不佞編製此表，志在使國中研究經濟學之靑年學子，選擇書籍，有所憑依，所舉悉係英文本，關於經濟學之著作，德法儘多宏著，惟不佞學識有限，所知尙少，故不列入，以免掛一漏萬之譏。

(二)此表僅列重要書名，略加按語，其各家學術之源流派別之異同等等，以不涉本題，概不列入。

(三)所舉各書籍代表該項學識最精審最重要之著述，並非爲習經濟學者最低限度之書目。讀者宜就己性所近合於本身程度者，選擇研究，固毋庸將表中各書一一過目也。

(四)書籍選擇，根據於書籍之本身價値而定，不限於年代時期及程度之深淺。

(五)此書目係介紹性質，並非書評；又經濟學書籍，浩如淵海，(尤以經濟學原理與租稅論爲甚)不能一一盡讀，篇幅有限，亦不能一一枚舉，故祗能就比較上擇其最佳之本，介紹於讀者諸君，凡學者公認爲次一級之書籍，概不列入。

(六)不佞編此書目，乃根據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 (Harry Elkins Widener Memorial Library) 之書目及歷年所受師長之指導，友朋之切磋，及個人所得之經驗而成；見聞有限，遺憾必多，尙乞邦人君子，有以教之。

一 經濟理論

甲 經濟學原理 (General Economics)

Charles J. Bullock: Elements of Economics, Third Edition, Ginn and Co., Boston, 1923.

此書爲經濟學原理中最淺顯之書，有中學三四年級程度，便可讀習；設例解釋，都爲社會上極有趣味之事物，所可惜者嫌其偏重於美國情形過甚耳；吾國中學初畢業者，讀之最宜。

Thomas N. Carve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Ginn and Co., Boston, 1919.

卡浮氏兼以社會學家名於世，向主張謂社會學係經濟學之一部份者。是書論經濟原理頗爲詳細，其文筆之流暢，議論之透澈，爲各書冠。

Richard T. Ely: Outlines of Economics, Fourth Edition, MacMillan Co., N. Y., 1923.

此書供初學者研讀，純粹爲大學課本體裁，美邦學校多採用之。出版已久，國中早有譯本，惟原文文義有時甚晦，語氣或欠明瞭，此其小疵耳。

E. R. A. Seligman: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Tenth Edition, Ginn and Co., Boston, 1924.

據著者自述，謂此書並不專供學生之用，故其章序之先後分類，與他書稍有出入；優點在其表格統計調查之豐富，今已達十版，偶有謬誤之點，早經改正。

Frank W. Taussig: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Third Edition, MacMillan Co., N. Y., 1921.

此書於經濟原理，並無何等特別之新學說加入；僅由著者以個人眼光，判定是非，將各家重要學說，融於一爐，成爲此書。其於實用方面，致力亦深，稍有經濟學根柢者，讀之尤宜，初學者讀之，恒苦深奧焉。

Alfr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Eighth Edition, MacMillan and Co., London, 1920.

此書爲經濟理論中之模範本 (Classics)，其價值絕非以上五書所能望其肩背；馬氏爲經典派中一代宗匠，穆勒 (John S. Mill) 而後，一人而已。渠之理論極爲深奧，縱於經濟學研究有素者，亦須細讀五六遍方能了解書中眞義也。

乙 經濟學之方法 (Scope and Method of Economics)

J. N. Keynes: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Political Economy, Fourth Edition, MacMillan and Co., London, 1916.

講求經濟學方法之書籍，原不多觀，有數册雖甚有價值，然嫌陳腐；比較的以上書最爲合用，著者不獨於經濟學中各種方法，（如歸納法演繹法等）詳加討論，且詳述經濟學與他種科學之關係；此類書籍，必須於名學有研究者，方能執筆，凱氏博學多能，宜其能勝任愉快也。

丙　經濟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Gide and Rist: History of Economic Doctrine, D. H. Heath Co., Boston, 1915.

著者均係法人，此係英譯本，爲今日研究經濟思想史最完善之作。書中於經濟學中之算術學派，社會主義各項論之特詳。（是書曾由王建祖君譯爲中文本，商務印書館出版。）

Luigi Cossa: Introduction to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 MacMillan and Co., London, 1893.

著者爲意大利之大經濟家，是書價值，在學術界久有定評，殆爲習經濟學者所決不可不備之書。計分兩部：上卷爲理論部，專討論斯學原理；下卷爲歷史部，專述經濟思想之發達史。以希臘經濟理論始，至近代經濟學說止；敍述極有統系，而於上下古今所出版之重要經濟書籍，臚列無遺，尤爲特色。然玆書亦有缺點二：（一）有數重要經濟家，柯氏敍述太嫌簡單；（二）譯本出現於一八九三年，故近三十年來之經濟思想，書中並未涉及。然瑕不掩瑜，是書價值，固不因之而稍減也。

John K. Ingram: A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Edition, by Prof. R. T. Ely., MacMillan Co., N. Y., 1915.

著者英人，係歷史學派中人物，其著此書，亦由該派眼光立論，自不免近於偏祖；然其論亞丹斯密以前之經濟思想，則能免此弊，甚有一讀之價值。近經伊利教授修正多處，復由斯谷得（Prof. W. A. Scott）教授增加材料不少，遂益有價值。

James Bonar: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 Third Editi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ondon, 1922.

此書專論哲學與經濟思想之關係，與上述數書，性質迴乎不

同；所着重之著作家爲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僕丹，霍布士，洛克，康德，馬克思，達爾文諸人，俱爲他書所不詳者，故不可不讀也。

Lewis H. Haney: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Second Edition, MacMillan Co., N. Y., 1919.

經濟思想史有統系之著作甚少，此書近來美國各學校多用爲課本。平心而論，此書尙不失爲有價値之作；惟疵病比比皆是。書中講歷史學派一章，能擷其精華，舉其要義，學者讀之，獲益當非淺鮮；後半部實較上半部爲佳。（是書曾由臧啓芳君譯爲中文本，商務印書館出版。）

Arthur E. Monroe: Early Economic Though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24.

此書專供參考之用，並非一部首尾完全之經濟思想史也。編者孟祿氏，擷取亞丹斯密以前之重要經濟著作，酌量選擇若干篇，彙集成書，以便研究古代經濟學者之參考。蓋吾人研究經濟思想史，決不止讀卻一二本現成經濟學歷史，便可畢事；必須將諸名家著作原文，細加揣摩，然後方能得其精華。亦猶習吾國哲學，對於孔孟著作，不可束之高閣也。自一七七六年以降，經濟書籍，大都曾經翻印，今日不難於坊間購得之；至亞丹斯密以前之經濟著作，則今多絕版，無從購求，學者甚感不便，孟氏斯舉，於吾人裨益殊多；不佞甚冀國中習經濟學者，能將是書購置作參考也。

二　財政學

甲　財政學原理（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

C. F. Bastable: Public Finance, Third Edition, MacMillan and Co., London, 1903.

著者爲英人，是書出版已逾三十年，材料最豐富；凡關於公共財政學各問題，如租稅學，國債，預算表等等，皆詳細敍述，列舉無遺；書分六卷，凡四十章，英文本中，此推巨擘焉。該書頗爲深奧，爲英文本財政學中最難讀之書，又此書因久未修正，各種材料，有嫌陳舊處，故宜擇其研究理論之一部份讀之。

Findlay Shirras: The Science of Public Finance, Second Edition, MacMillan and Co., London, 1925.

著者希拉氏乃 University of Calcutta 教授，曾在印度

政府,服務多年,故於東方各國財政情形,瞭如指掌。此書爲其精心結撰之作,不特於世界各國之財政制度,敍述靡遺,且於財政學家之理論,一一論其得失;其論種種之租稅原理,必附以記載及敍事若干段,讀之於理論及事實方面,俱可得不少智識。其論關稅及土地稅,且及吾國制度焉;卷末有表格凡三十餘,備有統計供比較之用,爲此書生色不少;每章舉參考書極詳,對於專攻此學者,尤爲有用。此書佳處,在著者眼光之深遠,材料之完善,近代出版物中罕見之巨著也。

E. R. A. Seligman: Studies in Public Finance, MacMillan, N. Y., 1925.

此書係仿照德國財政學家著書方法,將財政學分爲國家支出,收入,預算,公債等數部,編成數大卷;不但供初學者之參考,且爲學有根柢者作一絕好之研究資料;此在德國財政學界爲數見不鮮之事,而在英美學術界中,則實爲破天荒之事。此書首卷,業已出版,將來尚須續出;以塞氏之學識聲望,以斯書貢獻於世,不特係吾儕研究經濟者之大幸,亦且爲財政學史上放一異彩也。

Henry C. Adams: The Science of Finance, Henry Holt Co., N. Y., 1898.

著者美人亞丹斯,曾一度來華,吾國現時鐵路所採用之會計制度,即爲氏手創之計劃也。是書偏重學理之研究,涉及事實處甚少,文字學說,俱極深奧;初學者未必能一一領悟,然實爲研究財政學者所萬萬不可不讀之書。(是書曾由劉秉麟君節譯爲中文本,商務印書館出版。)

Charles J. Bullock: Selected Readings in Public Finance, Third Edition, Ginn and Co., Boston, 1924.

是書性質亦與孟祿所編之上古經濟思想一書相同,蓋純粹爲一種讀本,彙集今昔各名家之財政理論,歐美各國之財政報告與統計而成。其佳處在材料分配之均勻,文字選擇之得當;專習財政學者,固不可不讀是書,即習他項文科科目者,亦大可披讀此書也。

Carl C. Plehn: Introduction to Study of Public Finance, Fourth Edition, MacMillan Co., N. Y., 1920.

此書爲財政學中最淺近之書,對於吾國大學一二年級學生,

最爲相宜。此書有佳點二：（一）簡潔明瞭，讀之易解；（二）書中所述，不限定於美國情形，卽歐洲各國之財政狀況，亦討論及之，故於國人尤宜。

乙 租稅論(Taxation)

E. R. A. Seligman: Essays in Taxation, Tenth Edition, MacMillan Co., N. Y., 1925.

此爲關於租稅學唯一之佳本，因塞氏讀書之多，經驗之富，以及文筆之優良，材料之豐富，爲此書增加不少之價值。歐美習財政學者無有不讀此書者；今已達第十版，九十兩版，相差甚少，以前各版，則不甚合用，不可不注意也。

E. R. A. Seligman: The Income Tax, Second Edition, MacMillan Co., N. Y., 1914.

但述所得稅理論及各國之所得稅制度，不及其他問題；惜氏於歐戰以後此稅之進行，未曾加入討論，爲遺憾耳。

E. R. A. Seligman: The Incidence of Taxation, Fourth E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 Y., 1921.

討論租稅之終點問題，上卷批評前人之理論，上溯希臘哲人，下訖二十世紀之經濟家止，至爲詳盡；下卷有塞氏本人之貢獻在。按租稅學中之終點理論，本甚深奧，故此書亦非細心誦讀，不能了解也。

E. R. A. Seligman: Progressive Tax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econd Edition, Published by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U. S. A., 1908.

此書體裁性質，與上書無異，不過易終點論，而爲累進稅問題而已。此數書頗足以代表歐美學者之心血結晶品，撰此數書，卽其應讀之參考書，已不下二三百本矣；彼等之毅力與精神乃如此，此吾人所當引以爲自勵者也。此書今已絕版，不佞在美時，曾以鉅金在波士頓某書坊購得一册，吾國規模較大之圖書館，當有此書。

Robert Jones: Nature and First Principles of Taxation, P. S. Kings and Sons, London, 1914.

此爲一部租稅學說史，其佳處在分類之整齊，搜集之完全，源源本本，古今重要之租稅作者，胥在於是，祗須於索引中求之，一翻卽得。其劣處在太簡略，蓋書中所列，只各家對於租稅一

事之定義，不涉其他；故此書用爲參考則可，不能用爲單獨的自修本也。

Max West: The Inheritance Tax, Second Ed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 Y., 1893.

英文本中討論遺產稅制度之書籍，當推此爲唯一之良本。

Francis Walker: Double Tax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 Y., 1895.

以上二書，俱爲美邦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而經學者公認爲有價值者；此書固以美國情形爲重，然研究理論處亦不少。

Josiah Stamp: Fo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axation, MacMillan and Co., London, 1921.

著者爲英倫著名之財政家及統計家，此書乃彙集其三五年來之演講而成，實足以代表近世之租稅學說。

C. B. Fillebrown: A B C of Taxation, Doubleday, Page and Company, N. Y., 1909.

單一稅之主張者，於財政學中亦頗占一部份之勢力；此書卽爲宣傳是種主義而作，文筆極曉暢，議論甚透澈，讀之可知單一稅性質之大概。

丙 各國之財政史及現時狀況(American and European Fiscal Systems)

Stephen Dowell: A History of Taxation and Taxes in England, Fourth Edition, Second Edition, Longmans, Greens and Company, London, 1888.

此書爲空前絕後之鉅著，不特爲財政學中之名著，抑亦爲十九世紀中一極重要之出版物。凡關於英國之大小各種租稅，其歷史皆能於此書中求之，今日敍述英國租稅史者，殆無不引證此書也。

Edwin Cannan: The History of Local Rates in England, Second Edition, P. S. King and Sons, London, 1912.

此書專論英國地方稅之歷史及現時狀況，爲研究英國租稅者所不可不讀之書。

Henry Higgs: The Financial System of United Kingdom, London, 1914.

詳論英國財政之組織方法及一切進行手續。

Harvey, E. Fisk: English Public Finance, Bankers Trust Co., N. Y., 1920.

該書爲非賣品，可以函索；書中詳敍英國之財政情形，自一六八八年起，至今日爲止，可補以上二書之不足。除國家財政外，兼及英國之銀行問題。

Harvey E. Fisk: French Public Finance, Bankers Trust Co., N. Y., 1922.

與上書同一性質，書中附有統計表圖式甚多，今日敍述法國財政之書籍雖多，然英文本中，此爲絕無僅有之佳本。

Carl C. Plehn: Government Fin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 McClury and Co., Chicago, 1915.

此乃一部美國財政學大綱，於初學甚便，且著者之言論甚公允，非一般帶有政黨臭味之著作可比。

三　貨幣與銀行學(Money and Banking)

甲　普通用書

W. Stanley Jevons: 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 D. Appleton and Co., N. Y., 1875.

是書出版雖久，願不因其年代上之關係，失去絲毫之價值，近五十年來關於貨幣學之書籍，此當首屈一指。

R. G. Hawtrey: Currency and Credit, Second Editi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N. Y., 1923.

爲貨幣學中極難讀之書，理論至爲精到，足以代表近代之貨幣學說；書中材料，頗爲豐富，著者能不忽略事實，尤爲他書所不及。此書須於經濟學理研究有素者讀之，方有興味。

Charles F. Dunbar: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Banking, Fourth Edition, Revised by Willis, G. P. Putnam's Sons, N. Y., 1922.

騰勃氏爲美國三十年前之經濟家，於貨幣及銀行學，有三折肱。此書雖祇寥寥十三章，已將銀行學重要之原理及歷史，詳述無遺，且涉及德法英諸國之銀行制度，爲他書所無；氏歿後，其弟子斯潑雷格氏(Prof. O. M. W. Sprague)曾略加修改，重行出版，銷行甚廣；近由威列斯教授(Prof. H. P. Willis)增加一章，作爲第四版，殊使全書減色不少，蓋加入之一章，合

有威氏個人學說，與全書理論相矛盾也。故吾國學子習銀行者，應取第三版 (Third Edition, by O. M. W. Sprague, Putnam) 讀之，此在美邦各舊書坊，均有出售，價只美金四五角耳。

Henry D. MacLeo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nking, Two volumes, Fifth Editi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London, 1392.

此爲關於銀行學書籍最完善之佳本，書中理論學說，爲近代銀行之基礎。近年來歐美學術界所出版之銀行學書籍，雖若汗牛充棟，顧其價值，皆在此書之下。此書雖名爲銀行學專書，實則於幣制問題，信用問題，多有討論；百餘年前英倫金融界曾發生重大變化，有銀行派 (Banking School) 貨幣派 (Currency School) 之爭執，爲經濟史中一極大關鍵，書中於此事敍述特詳，尤爲難能可貴；習銀行學者，苟能於茲書揣摩有得，則他種膚淺浮薄之著作，俱可不讀矣。

Harold G. Moulton: Principles of Money and Bank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21

摩氏此書，乃編纂而成，材料頗爲豐富，上溯各家之學說，下及近年來金融在經濟組織中之地位，搜羅靡遺。此書不宜單獨學習，應與騰勃等書合讀。

Horace White: Money and Banking, Fifth Edition, Ginn and Co., Boston, 1914.

此書簡明而有條理，係一種學校課本，爲大學中「貨幣與銀行學」一科而設者；吾國青年學子專攻政治歷史文學等科，而欲一關於貨幣及銀行學書籍，稍加涉獵者，此書其首選也。

乙　複本位制論 (Bimetallism)

Leonard Darwin: Bimetallism, D. Appleton and Co., N. Y., 1898.

凡反對或贊同複本位幣制之理由，均詳述無遺，洵爲善本。

丙　國外兌滙學 (Foreign Exchange)

Edgar S. Furniss: Foreign Exchang, Houghton, Mifflin Co., Boston, 1922.

關於國外兌滙之書籍頗多，近四五年中所出版者尤夥，然皆不能免以下二弊端：(一)專門敍述太多，例如幣制問題，商法，

兌滙率之算術解釋，等等；此等書籍，僅足供社會上少數商人之參考材料，於普通讀者，不甚合宜。(二)含哲理太多，完全爲抽象的理論，甚至與國際貿易之各種理論相混合，讀之令人墮五里霧中。惟此書於此二種弊病俱能免去，著者亦論及各種專門問題，然俱切合於實用者，絕不似他書之一味以敍記爲事，漫無限制，使讀者生厭。研究理論處甚多，能舉實際上發生之事實以爲例，讀之並不費解，此外如表格之完全，材料之新穎，皆爲是書增不少之價值，關於此學之書籍，殆無有能出其右者矣。

George J. Goschen: The Theory of Foreign Exchange, Third Edition, Effingham Wilson, London, 1898.

此書性質，與上書不同，蓋一偏重理論的著作也。出版已久，早經世界學者奉爲渠矱；全書僅五六章，寥寥一百餘頁，而已將國外兌滙原理，闡發無遺；此書銷數極廣，版本頗多，讀者祇須購第三版，即無誤也。（是書曾由劉濬川君譯爲中文本，商務印書館出版。）

丁　金融市場(Financial Market)

Sereno S. Pratt: The Work of Wall Street, Third Edition D. Appleton and Co., N. Y., 1921.

玆書爲討論美國全國金融狀況最善之書，非獨敍述 Wall Street 之情狀而已。

Walter Bagehot: Lombard Street, Editions by E. Johnstone or Harterly Withers, London.

此書出版，在五十年前，久爲學者奉爲圭臬，版本種類極多，要以上舉二種爲最佳；此五十年中，關於英國金融市場之書出版極夥，然欲求一能與上書比肩者，實尚未見。以 Lombard Street 爲書名者，蓋該處爲商人活動之中心點也。

四　經濟循環(Business Cycles)

Wesley C. Mitchell: Business Cyc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ley, 1913.

此本爲關於經濟循環唯一無二之佳作，所謂模範本是也；書中詳載歐美各經濟家對於經濟循環之各種理論，近年來經

濟恐慌之歷史，恐慌之預防法等等；實不可不讀。書價極昂，今且絕版，聞著者已將原書重加訂正，不日有新版出現，顧遲遲尚未出書，殊令人焦灼萬狀耳。

Edward D. Jones: Economic Crisis, The MacMillan Co., N. Y., 1900.

較密氏一書爲簡，然應有盡有，亦爲學術界中第一流之著作；每章末有綱要，使讀者得依此溫習，法至善也。此書經學者公認爲良本，奈亦絕版，美國舊書坊中，藏此書者，居爲奇貨，每冊索價四元，較原價大四倍矣。

T. E. Burton: Cris's and Depres ion, D. Appleton and Co., N. Y., 1902.

此書抄襲陳說，無甚精彩，然因首二書不易購得之故，此書尚值一讀，故附誌於此。

五 國際貿易(International Trade)

C. F. Bastabl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Fourth Edition, MacMillan Co., London, 1923.

此小本中之議論，頗足以代表近代之國際貿易理論，顧文字至爲艱深，決非膚淺涉獵所能獲益者。

Frank W. Taussig: Some Aspects of the Tariff Question, Second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15

著者於國際貿易學，寢饋有年，研究極深；此書於事實原理，彙爲顧到，詳論保護政策與自由貿易之異同，雖非課本體裁，然亦極爲易讀也。

F. W. Taussig: Free Trade, the Tariff, and Reciprocity, The MacMillan Co., N. Y., 1920.

此一小冊中，載鞜氏之論文及演說稿凡十一篇，乃彙集歷年來各處之演講詞及各雜誌登載之文稿而成。書中文字，於吾人最有關係者，爲「自由貿易主義之現在地位」「稅率表與工資之關係」「生產費與稅率表」各文，皆不可不讀。

F. W. Taussig: The Tariff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Seventh Edition, G. P. Putnam's Sons, N. Y., 1923.

此書專述美國關稅百餘年來之歷史，加以著者之按語與評

論，申論美國政府採用保護政策之非計，議論極爲透澈。

Persy Ashly: Modern Tariff History, Third Edition, E. P. Dutton Co., N. Y. 1920.

此書專述德意志，美利堅，法蘭西三國之關稅歷史，雖未稱完全，然於十九世紀以後三國之稅率變更，敍述殊詳；十九世紀中德國之稅率更動，饒有趣味，不諳德語者，恆於此書中獲得不少知識焉。

G. Armitage-Smith: Free Trade Movement and its Results, Herbert S. Stone Co., Chicago, 1898.

觀此書名目，似爲一種理論的著作，實則爲一部英國關稅史，蓋亦爲鼓吹自由貿易主義而作也。上列三書，尤宜同讀，在英文本中關於各國關稅之歷史，素鮮佳著，上舉數書，堪稱爲第一流之著作也。

六　勞動問題(Labor Problems)

T. S. Adams and H. L. Sumner: Labor Problems, Eighth Edition, The MacMillan Co., N. Y., 1911.

此書以勞動問題爲名，而內中材料，極爲切題；用爲學校課本，固稱合宜，用以自修，亦甚有用。書中討論各問題，如婦孺工作，罷工工人組織作工時間勞資諸事，俱爲刻下經濟社會中亟待解決之問題。持此書讀之，至少可於有關勞動問題之各項常識，了然於胸也。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Industrial Democracy, New Editi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London, 1920.

專述英國勞動界之歷史，自上古時期起，以迄於今，敍述至爲詳盡，爲近年來英國學術界之鉅著。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The 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 Revised Editi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London, 1920.

此書偏重於英國勞動界之組織，與上一書同稱爲 Classics 之作。

J. R. Commons: 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MacMillan and Co., N. Y., 1918.

衛氏二書，專述英國工界情形，而此書則着力於美國事實，可

與懷氏著作相媲美。

W. H. Beveridge: Unemployment, Third Editi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London, 1912.

失業問題之重要，殆爲社會人士所公認，討論此事之書籍，尙不在少數，以此册最爲精審；書中於原理及事實並重，對於失業之解決方法，討論尤爲詳盡。

C. R. Fay: Coöper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Second Edition, P. S. Kings, London, 1920.

此書爲論協作問題最佳之書。

John Rae: Eight Hours for Work, London, 1894.

關於工作時間問題之研究，以此書最爲完善，雖出版已久，曾不因是而稍減其價值。

七 壟斷與托辣斯問題 (Monopoly and Trust.)

Richard T. Ely: Monopolies and Trusts, The MacMillan Co., N. Y., 1900.

此書向推爲巨著，出版已久，自此書出，而伊利遂成爲壟斷問題之 Authority。書共六章，純粹爲批評的性質，其第二章研究壟斷之種類及原因，爲全書精華之所在。

J. W. Jenks: The Trust Problem, New York, 1900.

著者精琦斯，於數年前對於吾國幣制問題，曾有熱誠之討論；此公於壟斷問題，頗有研究，用敍述的體裁，撰此富有興味之作。

Alfred Marshall: Industry and Trade, Fourth Edition, MacMillan and Co., London, 1924.

馬氏爲近五十年來英國之大經濟家，此書只第三卷，討論托辣斯問題。凡英德美諸國情形，記之綦詳，其批評之精到，文筆之謹嚴，皆堪爲後世模範；渠之著述，無論何本，俱有購讀之價值，此特其一種而已。

John A. Hobson: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New and Revised Edition,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 Y., 1916.

此書原非專門討論壟斷及托辣斯之書，不過書中述托辣斯

在近代經濟社會之地位，至爲精審，故爲習經濟者所不可不讀。霍勃生氏平生著作，不下二三十種，半染趨時髦之色彩，第此書確爲氏精心結撰之作，不朽之名著也。

八　經濟史(Economic History)

William Cunningham: 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 Early and Middle Ages, Fifth Edition, 1910, Modern Times, Sixth Edition, 2 volumes, 19.7 and 1919, MacMillan Co., London.

克氏爲英國最博學之經濟史家，彼之畢生心血，盡萃於此數大卷中；價目極昂，非吾輩措大所能購置，而卷帙浩繁，讀之非旦夕間便可畢事。此書爲一代名著，自無間言，然苟非專習經濟史，讀此亦不甚合宜也。

William J. Ashley: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ngland, Longmans, Green and Co., London, 1914.

以論學術上之貢獻，自以克氏爲領袖，次即愛休雷氏，吾人若欲求一較爲簡單輕而易舉之書，則此書尙已。

J. H. Clapha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ngland, 1923.

德法之經濟發展史，在先於英文本中竟付闕如，及此書出，學者咸拜其賜。著者學識極爲精博，此書爲學術界上極重要之貢獻，惟甚難讀，如用爲國中大學課本，不甚相宜，爲個人自修學校參考計，實萬不可不購讀

Isaac Lippincot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D. Appleton and Co., N. Y. 1921.

關於美國經濟史佳本甚多，此書而外，如 Dewey, Bogart 諸人之作均極有用，不能分軒輊，姑舉其一，以便參考。

Clive Day: A History of Commerce, New Editi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N. Y., 1922.

普通商業史書籍，以茲書爲首屈一指，不限定於某國某時，蓋一部極完善之通商史也。

九　農業經濟學(Agricultural Economics)

Thomas N. Carver: Principles of Rural Economics, Ginn and Co., Boston, 1911.

農業經濟爲吾國人民應有之學識，惜佳本太少，不能饜吾人之慾望；卡浮一書，用極明顯之筆，述此學之重要，純粹從經濟原理方面，解釋農業上一切事物；書係課本體裁，與國中普通讀者，程度恰爲相合。

T. N. Carver: Selected Readings in Rural Economics, Ginn and Co., Boston, 1916.

爲一種讀本，不及上書之重要，祇足供參考之用耳。惟國人有專習農科者，則此書萬萬不可不讀，近年來此書已絕版，在美國之舊書坊或能覓得耳。

Henry C. Taylor: Agricultural Economics, MacMillan Co., N. Y., 1919.

此書之遜於首書者，在其材料分配之不均，及文筆之拙劣，且過於偏重美國情形，此從吾人眼光觀之，價值遂覺銳減；然著者討論農業信用(Rural Credit)地租及贏利等問題，則至爲精審，宜擇其一部份讀之，可補卡浮一書之不足也。

十 運輸學(Transportation)

W. M. Acworth: The Elements of Railway Economics, New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ngland, 1925.

此書卷帙雖小，材料選擇甚精，爲一完全研究學理之書。

E. R. Johnson and T. W. Van Metre: Principles of Railroad Transportation, New Edition, D. Appleton and Co., N. Y., 1910.

W. Z. Ripley: Railroads, Rates and Regulations, Longmans, Green and Co., N. Y., 1923.

研究鐵道費率問題，極爲詳盡。

W. Z. Ripley: Railroad, Finance and Regulati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N. Y., 1915.

研究鐵道財務問題，自應與上書合讀，但皆艱澀不易領會。

十一 會計學(Accounting)

W. M. Cole: Accounts, Their Construction and Inter-

pre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會計學書籍，非失之簡，卽又苦太繁；惟茲書能得其中。

H. C. Adams: American Railway Accounting, D. Appleton Co., N. Y.

此爲討論鐵道會計學最佳之書，美國各大學多用爲課本焉。

H. G. Montgomery: Audi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Ronald Press Co., N. Y., 1920.

爲英文本中査帳學之巨著。

十二　統計學(Statistics)

統計學書籍，大約可分爲二種：(一)不含算理者；(二)含有算學性質者。今試將統計學書籍之偏重經濟原理，不合算法者，介紹數册如下：

W Palin Elderton and E. M. Elderton: Primer of Statistics, A and C Black, London, 1923.

此書極爲淺顯，凡從未習過統計學者，應先讀此書，俟有根柢，再讀他書。此不滿百頁之書，其價値固遠勝於他種連篇累牘洋洋數千萬言之覆瓿材料也。

W. L. Crum and Patto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Statistics, New York, 1925.

此爲極佳之學校課本。

其含有算學性質者，以下列數書爲上選：

David Yule: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tatistics, Fourth Edition, MacMillan and Co., London, 1924.

極爲艱深，於算術並無研究者，讀之必感困難，用微積分方法處最多。

A. L. Bowley: Elements of Statistics, Fourth Edition, P. S. Kings and Sons, London, 1920.

此書版子，計有二種：甲種二本，乙種合訂一册，價値甚昂，然比較的尙以乙種爲稍廉。論此書科學上之價値，在無數統計書中，自爲冠軍，顧普通讀者，於第一章或尙能領悟，能了解全書三分之二者，吾人當以天才目之矣。

十三　社會主義(Socialism)

Thomas Kirkup: A History of Socialism, Fifth Edition, by Edward R. Peace, Adam and Charles Black, London, 1913.

關於社會主義之書籍，直如恒河沙數，不勝枚舉；然總不外為信仰或反對該項主義者所作，以文字為宣傳之具，所論未免偏激，讀之獲益甚少。且晚近所出各書，每每只論社會主義中之一部份或一人學說，討論並不完全，學者病焉。此書著者Kirkup 氏能力矯此弊，持論甚公正，卷末附有各社會主義黨之宣言書大事表等等，尤為可貴。此書着重在社會主義之歷史，間亦附有著者之批評，為一極有價值之貢獻。

O. D. Skelton: Socialism, a Critical Analysis, Houghton, Mifflin and Co., Boston, 1911.

此書與上書之不同處，在其着重於批評方面，其佳處在於敍述之有統系，討論之完全；文字則較前書為淺顯，欲知社會主義之利弊，當讀此書。

十四 雜類(Miscellenous)

左列各書，因範圍過小，每項只須舉書一二種，故列舉如下，不再另立標題，以清眉目。

A. S. Dewing: The Financial Policy of Corporations, Five Volumes in one, Ronald Press Co., N. Y., 1919.

・公司理財問題，習經濟及商業者，咸視為畏途，因其過於複雜也；此亦半由於課本不佳之故，茲書材料雖多，讀之不覺其繁，為公司理財學中最詳盡最有價值之英文本。

J. E. Meeker: The Work of Stock Exchange, Ronald Press Co., N. Y., 1922.

歐美股票交易所之詳情，亦為國人所亟欲知悉者，大可將此書披覽一過也。

Fred E. Clark: Principles of Marketing, MacMillan Co., N. Y., 1922.

・為一極佳之學校課本，與吾國大學二三年級學生程度相合。

Dexter S. Kimball: Principle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cGraw-Hill Book Co., N. Y., 1919.

此書先述工業革命事實，與近代工業制度之特點，及其趨勢；

次再詳論工業管理之原理，詳加解釋。附以插圖，讀之尤覺親切有味，此書對於習經濟者，固屬有用，即研究工程科者，亦不可不讀也。

H. C. Emery: Speculation on the Stock and Produce Exchang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 Y., 1896.

專論美邦之投機事業，爲一極有趣味之書。

John Morley: The Life of Richard Cobden, Roberts Brothers, Boston, 1881.

英國十九世紀之關稅史，至有趣味，所謂穀物律(Corn Law)者，尤引起後人研究關稅制度者所注意；此書雖標題爲柯勃登個人傳略，然可作一部英國經濟史讀，因內中所載，兼及英法政治理財情形。柯氏爲英倫政海名儁，其言論舉止，多可作吾人模範，而著者穆雷氏，又爲近世著名學者，以善作傳略，見稱於人，此書名貴，自不待言。

W. F. Gephart: Principles of Insurance, The MacMillan Co., N. Y., 1913.

專論保險之書籍，以此書爲最佳。

B. I. Rowntree: Poverty, A Study in Town life, MacMillan and Co., London, 1901.

貧困問題，不論在社會學中或經濟學中，均爲一亟重要之問題，關於此項書籍甚富，然尙未見有超出此書以上者。

Geo. G. Chisholm: Handbook of Commercial Geography, Ninth Editi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London, 1922.

此爲商業地理最完善之著作，用以參考及自修均宜。

十五 經濟學字典及百科全書

(Dictionaries and Cyclopedias)

R. H. Inglis. Palgrave: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Edition by Henry Higgs, MacMillan and Co., London, 1623-1926.

經濟學專門字典，以德文爲最多，亦以德國經濟家所編纂者爲最有價值；英文本中，只此一部而已。此書出版，約在三十年

前，幾經翻印，近且由英人休格氏徵集歐美各名家最近文字多篇另訂一過；書凡三巨册，執筆者多英美之經濟學家，標題若干，由多人分任之，依標題首字字母之先後而排列，極便檢查；苟能於自修室案上備此一部，遇疑難時一為檢查，殊覺便利異常也。

John J. Lalor: Cyclop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ree Volumes, A. H. Andrews and Co., Chicago, 1881.

此百科全書，亦依標題字母之先後排列，計共三厚册，而關於經濟學者，只三分之一，蓋此書性質原係如此也。此書出版已久，（其時美國經濟學方在萌芽時代）迄今垂五十餘年，世頗有以陳腐為該書病者；實則該書秉筆者盡係世界第一流學者，以原理為歸，談事實處不多，故至今日，絲毫未失其價值焉。此書撰述者不限美人，世界學者，網羅幾盡，內中一部份，乃由他國經濟字典中譯出，選擇至精，其文字殊非近人所能及也。

十六 雜誌類(Magazines)

關於英文本之經濟雜誌，自可分為二種：（一）英國出版者；（二）在美出版者。請先論英國現時所出版之經濟雜誌，依其價值而分先後。

The Economic Journal (Quarterly, London, 1890–) Published by Royal Economic Society, England.

英國皇家經濟學會，為一程度極高之學術研究會，會員多係世界研究有素之學者；所出雜誌，冠絕一時，每年出版四册。其論文書評等等，皆膾炙人口，另有一欄，專記世界經濟家逝世之消息，此則又為其他雜誌所無。此會成立，迄今已三十餘年，該項季刊，向由英國之算術經濟家愛巨華士(F. Y. Edgeworth)主幹，入後愈見精彩，愛氏病歿後，以繼任得人，仍能維持其舊有之現狀云。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Quarterly, London, 1837–) Published by Royal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England.

此項雜誌，出版至今，幾達百年之久，爲世界上最有價值之統計定期出版物。歷年來經濟思想史上著名之統計家，每借此雜誌以發表其心得，故凡現時訂閱此項雜誌者多願補購舊日所出者；該會年輒開大會一次，每屆年會終了後，吾人恆能於其季刊中讀各會員之論文或演講詞，即台下之討論質問意見等等，亦皆登載於篇末，以供讀者參考；上述二種雜誌，原非爲普通讀者而作，然鄙意國中各大學，似皆應訂購全份也。

The Economica (Published three times a year, London, 1928-) By London Schools of Economics, England.

此種雜誌，出版尚未久，資料甚幼稚，遠不能與上列數種相抗衡；然每期之中，總有一二篇極有價值之文字焉。

美國現時所有之經濟雜誌，足述者凡三種：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Quarterly, 1886-)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U.S.A.

英文經濟雜誌中，能與英國之 Economic Journal 抗手者，只此雜誌，二者稱一時瑜亮焉。此雜誌出版亦已甚久，先由哈佛大學教授鄧勃(Prof. C. F. Dunbar)爲總編輯，繼之者爲該校教授蹈雪格 (Prof. F. W. Taussig)，內部計分二部：

（一）純粹學理之研究。

（二）記載重要之經濟法令及實際問題。

此雜誌無門戶之見，故各派著作，兼收並蓄；主幹取捨稿件，秉抱寧缺毋濫之宗旨，故該雜誌之質量極佳，從無有退步之徵象，此亦吾人所應取法之處也。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to 1906, monthly thereafter, Chicago, 1892)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U. S. A.

此種雜誌，平正無疵，間登極有價值之作；其在美國學術界之地位，僅次於哈佛大學所出版之季刊；不過近亦時有缺稿之虞，精彩稍遜於前，倘沿舊規，改爲季刊，必無此層困難，可斷言也。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Quarterly, 1911-) Published by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U. S. A.

該雜誌爲美國經濟學會所出版，該會成立於一八八六年，最

初有報告及叢書之發行。直至一九一一年，該會出版物，與耶魯大學出版之 Yale Review 合併，始有定期季刊發行，至今未嘗少輟。該會在十九世紀末所發行之叢書，內有數種為極有價值之作，且定價奇廉，尤為特色；(書目詳季刊廣告中)至雜誌則有二大疵點，為世所詬病：(一)收稿較濫，所登文字，未必盡為有價值之著作；(二)於材料排列上欠完善。故在英美經濟雜誌中，僅能列入第三流。然有一佳點，為其他雜誌所不具者，即其書評之佳，及新書出版欄之完全也；凡英法德美意諸國，一有新書出版，或雜誌中偶有經濟文字披露，必列入表中，無有遺漏，此於讀者殊形便利。又該雜誌每年有博士論文表揭載，事前調查全美各大學候補博士所撰論文之標題，分門別類，將校名作者姓名接受學位事實等等預示於衆；俾讀者得按圖索驥，覓己喜讀之論文，他日出版後，逕往該校購買，或借讀，用意至善，可知該雜誌對於學術界亦盡不少之責任也。



遙憶　　Nicholas Roerich 作

民國十六年

日記日曆

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印行

大號日曆　印書紙彩色印每組定價六角

小號日曆　新聞紙紅黑二色印每組定價一角四分

案頭日曆　印書紙紅黑二色印每組五角木座五角

袖珍日記甲種　上等印書紙印布面每册定價三角

袖珍日記乙種　印書紙印假布面每册定價一角二分

袖珍英文日記　上等印書紙印布面金字每册定價四角

國民日記　上等印書紙印硬紙面大本每册定價六角

學校日記　上等印書紙印硬紙面大本每册定價六角



古書疑義舉例續補

姚維銳

向在本誌二十二卷八號曾補古書疑義舉例得十二條，嗣因同學瑞安李笠先生商予復撰續補，乃賡輯數事略加校勘再付剞劂，續貂之譏，知不免矣。

一 補倒文成句例

昭十三年左傳：「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杜註云：「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愚按：「魯故之以，」猶言因魯之故，倒文成句也。

漢書鄭吉傳「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註云「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愚按：「最處諸國之中」者，言處諸國之最中也；「中西域而立莫府」者，言處西域之最中而立莫府也。傳與註俱倒文。

漢書周亞夫傳：「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師古註云：「帝言賜君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愚按：此非字，猶云豈也。不足，不副其意也。君謂亞夫。不足君所倒文成句也，言此地豈君不足之所乎？（本劉洪說）

水經云「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愚按：行年猶云年將，倒文也。乃或訓為年歲流行，此惟後世推祿命者有是言，古無之也。

閔元年左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愚按：與其反設之辭。傳先云有令名，後云與其，及者，倒文也。

書盤庚：「各設中於乃心。」王引之云：「各設中於乃心者，各

於汝心求合中正之道也。』（經義述聞）此亦倒文成句也。

二　補語詞複用例

古人用助語，有兩字同義而複用者，俞書既發其端緒矣，今更詳爲證之。史記平準書：『故吏皆通令伐棘上林。』愚按：貨殖傳『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通，猶皆也，皆通連文，語詞之複用也。

水經註：『雖千古茫昧，理世元遠，遺文逸句，容或可尋。』愚按：容或也，容或複用。

漢書項籍傳：『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既數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愚按此茲字與滋通，益也，茲益複用。

史記燕世家：『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卽墨。』越世家：『吳國精兵從王，唯獨老弱與太子留守。』愚按：獨唯，唯獨，並複用。

宋文帝與江夏王義恭書：『宜應慨然立志，念自裁抑。』愚按：宜，應也。

吳志大帝傳：『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聖教序：『彌益厚顏。』顏師古漢書敍例：『傳寫既多，彌更淺俗。』愚按：彌滋，彌益，彌更，並複用。又家語：『三命滋益恭。』滋，益也，亦同。

荀子王霸：『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楊倞註云，『還，復也。』而世說新語：『時人卽以王理難裴，理還復申。』是以還復連文矣。

史記平準書：『作初先是往十餘歲。』劉淇云：『初先是者，重言也，往，亦先是之辭。』（助字辨略）據此，則『初先是往』竟複用四字矣。

詩國風：『方將萬舞。』水經註：『穆王觀圖，方乃導以西邁矣。』孟子許行：『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此方將，方乃，方且，皆複用也。又楊惲報孫會宗書：『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後漢書劉盆子傳：『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此方當，當應亦同。

後漢書南蠻西夷傳：『若乃文若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出入處也。』幾，猶將也。

漢書宣帝紀：『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此言杜鄠帝所最樂，而大率又常在下杜也。愚按：率，猶云往往，則率亦常也。又于

定國傳：『率常丞相議可。』韓退之柳子厚墓誌：『率常屈其座人。』並同一用法。又水經註『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十里，……風氣蕭瑟，習常不止。』習常卽率常，亦複用。

漢書平帝紀：『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爲難保。』師古註：『難保者，言已嘗有罪過，不可保也。』賈誼傳：『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按已旣也；旣曾也；嘗，廣韻云「曾也。」已嘗，嘗已，並複用。

後漢書郭林宗傳：『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愚按：實，猶誠也，複用。今人引此多省實字，不知古人爲文無意琢鏤，間有繁重，益形古茂，不足爲病也。

昭二十六年左傳：『周其有髭王，亦克能修其職。』後漢書竇融傳：『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愚按：顧氏日知錄云：『克，卽能也。』克能，能克，並複用之詞。

漢書賈誼傳：『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愚按：顧氏日知錄云『尚，卽猶也。』旣言猶，又言尚。又詩魏風陟岵：『上愼旃哉！猶來無止。』愚按：上與尚同，庶幾也。猶來，亦庶幾也。

詩國風：『無已太康。』愚按：毛傳云：『已，甚也。』正義云：『已，訓止也。物甚則止，故已爲甚也。』顧氏日知錄云：『已卽太也。』旣言已，又言太。又史記倉公傳：『卽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愚按：嘗，曾也；已，嘗也。

史記秦本紀：『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愈亦益也。

魏志夏侯元傳註：『豐爲中書二歲，帝比每獨召與語，不知所說。』愚按：比，頻也，猶每也。比每複用。

莊子逍遙游：『而後乃今培風。』又『而後乃今將圖南。』韓非說難：『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乃後申其辨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漢書敍傳：『囂向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乃定。」』吳志張紘傳：『自古帝王受命之君，……亦賴武功以昭其勳；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爲威耳。』凡此「而後乃」，「然後乃」，「乃後」，並是複用。

漢書王莽傳：『今阸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愚按：略，卽頗也；頗，卽稍也。此以三字爲複用矣。又燕王劉澤傳：『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愚按：劉淇云：『雅是推原平素之辭，故服訓故也。』（助字辨略）劉說是也。旣云雅，又云故，亦複用。

又原涉傳：『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通，猶共也。

史記魯仲連傳：『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愚按：亡，亦疑辭，既言亡，又言意。

世說新語：『……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既與終俱訓已。

荀子正論：『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鬬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史記張儀傳『蘇君在，儀寧渠能乎？』下註云：『渠音詎。』索隱云：『古字少，假借耳。』漢書高帝紀：『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師古註云：『巨讀曰詎，詎，猶豈也。』然則，豈鉅，甯渠，亦複用矣。

史記陳涉世家：『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蘇秦傳：『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此固字猶既也，已也。固以卽固已。

荀子議兵：『慮率用賞慶刑罰勢詐。』慮，猶率也。

書召誥：『曷其奈何弗敬！』曷其，奈何亦複用。

顏氏家訓勉學：『人生在世，會當有業。』會，猶當也。

史記衞霍傳：『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索隱云：『最，凡計也。』愚按：上云最，下復云凡者，複用也。

世說新語：『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吳志華覈傳：『軍興已來，已向百載。』史記老莊傳：『大抵率寓言也。』詩大雅：『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漢書高帝紀：『後九月。』師古註云：『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愚按：要，當，已，向，大抵，率，亦，聿，迄，至，並複用之詞。

書召誥：『越若來三月。』漢書律歷志引此作『粵若來三月。』書洪範則作『曰若稽古帝堯。』愚按：越若，粵若，曰若，古通，並爲語詞之複用者。

漢書張釋之傳：『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有如，假令，並若或之詞，複用也。又史記馬服君傳：『卽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卽亦假令之詞，猶有如也。

王延壽靈光殿賦：『非夫通神之俊才，誰能剋成乎此勳？』愚按：剋與克同，能也，亦複用。

史記孔子世家：『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譬，猶使也。

詩國風：『薄言采之。』毛傳云：『薄，辭也。』正義云：『時邁云，「薄言震之，」箋云「薄，猶甫也，甫，始也。」有客曰「薄言追之」箋云「王始言餞送之。」』愚按毛說是也。薄，辭也；言，亦辭也。

史記外戚世家『大后業已許其行酒，無以罪也。』劉敬傳『是時漢兵已踰』句註，『二十萬兵已業行。』已業，業已，復用。

孟子將朝『管仲且猶不可召。』論語先進『比及三年，可使足民。』愚按且亦猶也，比亦及也。且猶，比及並複用。

三 補美惡同辭例

葉大慶考古質疑云：『寧馨兒……平聲去聲皆通，而美惡亦皆可用。』葉說是也。唐劉夢得贈日本僧知藏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此以寧馨爲美男子也。晉書王衍傳：『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吳虎臣漫錄引) 此並以寧馨兒爲不佳，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詆叱之也。

四 補句中用虛字例

說文犬部猴下曰，『夒也；』夊部夒下曰，『獸也，一名母猴；』爪部爲下曰，『母猴也；』犬部玃下曰，『大母猴也。』是猴，夒，玃，爲，而皆可目爲母猴。母猴一曰沐猴，項羽傳：『楚人沐猴而冠。』一曰獮猴，樂記註：『獶，獮猴也。』獶卽夒之別體也。陳立云『沐獮皆母之轉音，母非猴名，母其呼猴者之語詞也。長言之曰母猴，短言之則曰猴，猶越之名「於越」，吳之名「句吳」也。故夒下曰母猴，猴下則曰夒，轉註爲訓，物名已晰。……蓋夒下曰一名母猴，猶曰一名猴也；穀下曰食母猴，猶曰食猴也。』(句溪雜箸卷一) 愚按：陳氏此說，得其微恉矣。邵氏爾雅疏謂沐猴老者爲玃，故許氏以玃爲母猴，是直以母解作父母之母，失其本義矣。抑考爾雅鳥獸多以父母字爲語詞，如麕父麢足，卽麕麢足也；玃父善顧，卽玃善顧也。鴽鴾母，卽鴽鴾也。不獨此也，隹其鳺鴀，卽隹鳺鴀也；(舍人云隹一名夫不見左疏) 鸒斯鵯鶋，卽鸒鵯鶋也；威夷長脊，卽夷長脊也。(夷說文作虒廣韻虒似虎有角) 蓋方音緩急，故呼謂殊異，必求其義以釋之則鑿矣。

五 續耦語中異字同義例

書臯陶謨：『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愚按此耦語也。王引之云：『家大人曰「魯頌駉篇毛傳曰作始也。(廣雅同)作之言乍也，乍亦始也。」』(經義述聞)禹貢『萊夷作牧，』『雲夢土作乂。』王氏喬梓均訓作爲始。(見同上)是作卽始無疑。又論語八佾：『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此始字，劉淇曰：『猶云乃也。』(助字辨略)據此，則書言作與乃，實相對成文，異字同義，猶曰烝民乃粒，萬邦乃乂也。

禮禮器：『合於天時，設於地財。』愚按此耦語也。國策秦策：『張樂設飲。』註：『設，合也。』廣雅亦曰：『設，合也。』漢石經設作翕，(見隸釋)翕亦合也。故知設於地財，猶言合於地財也。

淮南覽冥訓：『雷霆不作，風雨不興。』愚按：作亦興也。易乾卦『聖人作而萬物覩。』繫辭傳：『神農氏作。』馬註及虞註，俱訓作爲興起之誼。覽冥訓又云『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考唐韻集韻韻會正韻澹並徒濫切，音啖，水搖動貌。據此，則川谷不澹，猶云川谷不搖也。

附古書詞例參考書舉要

王念孫讀書雜志　原刻本　掃葉山房石印本有譌字
王引之經義述聞通說　原刻本　淸經解本無通說
王引之經傳釋詞　守山閣叢書本　淸經解本　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本
孫經世經傳釋詞續編　蘇廷玉刊本
吳昌瑩經傳衍釋　原刻本　上海古書流通處本
劉淇助字辨略　聊城楊氏刊本　守源閣本
劉師培助字辨略正誤　國粹學報四十四期
俞樾古書疑義舉例　春在堂叢書本　續經解本　上海古書流通處本
劉師培古書疑義舉例補　國粹學報三十五期以下
馬敍倫古書疑義舉例札迻　北京大學出版部刊本
劉師培荀子詞例舉要　國粹學報
楊樹達古書疑義舉例補　北京高師國文叢刊一期
楊樹達古書疑義舉例續補　北京晨報附刊
姚維銳古書疑義舉例補　東方雜誌二十二卷八號

十四，十一，十五，自記於平遠中學。



初秋之夜

蹇先艾

這時正是一個初秋之夜，天氣的熱度幷不比夏天減低。雖然街頭有時也飄盪着微風，但總吹不散人們心裏的狂熱。

一羣華服的客人都麕集在一間軒敞的客廳之中。今夜是勸學所所長王辛齋招飲新縣長和本地的紳士，客人裏面除三年前歸來的北京留學生年事稍幼外，都是些鬚鬢斑白的老者。綠蓋子白磁罩的洋燈光照耀得室內非常輝煌。舊式的桌椅與古雅的陳設——如香爐帽筒花瓶之類——閃映在暈黃的燈影之下，更襯出綺麗的顏色。當中白市布蒙着的圓桌，講究的盃盤已紛然雜陳，銀燦的湯匙配着銀燦的碟子。大家都熙攘入座，雜沓的步履聲沉寂之後，長袍短褂飄動起一片，涼颸摻和着汗味，幷不像青年士女們的衣服帶有清郁的香氣。座次的遜讓完全免去了，在平常一定要費上幾十分鐘的時間，這正足以表示宿儒名士們的豪邁，飄灑出羣，一般人望塵莫及的地方。菜大盤大盌的從年青侍者的手中端上來，盤子剛一落桌，烏木筷子紛亂的竄下去，鏗然有聲，頃刻之間，盤內已經「空空如也」。豁拳，行令，痛飲，風捲殘雲似的等等的表演，消耗了一個很長的時辰。

主人翁是個矮胖的身材，穿件大花綢的夾衫，臉上點綴着稀疏的斑麻，一部鼠鬚掛在上唇。他招待賓客的情意殷摯，是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差不多每個客人他都要陪他們喝上幾盃，把那烈性的茅台酒當成白糖水一樣的解渴。現在主人正和一位中學堂的國文教習豁了幾拳，結果是辛齋老先生輸了，擱在附近的錫壺裏的酒被他喝去三分之二。這位文豪的拳很可以，

大概是有家數的罷，（自然不是什麼太極，少林或者其他）輸在他老人家手裏的也不只一二位。考大家所以失敗的原因，許是目睹文豪的亂草似的頭髮和尖長的指甲先就膽怯，而叫數目不由得不失其標準，也未可知。

終席之後，浪漫的空氣充滿了四圍；花了好幾百銀子買來的象牙煙具陳列在炕牀上，主人慢步低聲的走過去把燈點着，表示恭敬的意思，然後提高嗓子連聲說，『請！請！』兩個有癮癖的人們早已預備出發了，看見主人的嘴皮一顫，慌忙像撲燈蛾似的擁上前去，各據一方的開始工作，眞快！他們不久都掩埋在黯淡的煙靄之中。縣長大人有點打呵欠；這個誰也知道并不是睡魔的來臨；不過他自己明明出着冠冕堂皇的告示禁煙，三令五申的讓軍民人等一體嚴拿，終於不好意思去加入場夥。雖然來客中有兩三位知道他也有這類的嗜好，（主人翁就是其一）然而畢竟是少數，這個議案是無法通過的。所以縣長只有忍耐着了，好在出門之前已經滿足過癮，此時尚不至於十分難熬，滿口堆起假笑——忽然想起自己煙包內還有煙膏水煮過的葉子煙一枚，忙取出來拿在手裏，向四面桌几上張望了一會，發出一聲喊來：

『張升！』

『有！』一個響底皮鞋穿官紗衫子的聽差飛也似的跑進來，一枝約摸一尺長短的煙桿塞進縣長的口中，又退了出去。縣長氣昂昂的挺着胸脯，把那袋煙裝進翠玉的煙斗，大紳士王天祿彎着腰擦起一枝火柴走過來忸怩的叫道：『大人！』縣長貶了他一眼，煙燒燃了，慢慢的吸着，精神漸次的煥發起來；龐大的體軀擺在八仙椅上，帶着一副惟我獨尊的神氣。久之，煙已吸完，那枝煙桿并不馬上就離開大人的嘴邊，他仍是啣着，一面眼睛的光穿過藍色的小眼鏡，投落在粉壁的字畫上，搖頭幌腦有幾分鐘，口張大了，煙桿緊緊握在手中，露出一派黃而不金的牙齒掉頭問主人道：

『這個橫披可是鄭柴翁寫的嗎？』

辛齋主人駝着背，（矮胖而駝背自然別有風趣）剛剛落座，蹺起「二郎腿」來，黑亮蘇緞的雙樑鞋在地板上敲得拓拓的響，一隻手撐着頭部，一隻手理着鼠鬚，正想對縣長大人有所攀談，苦於不得其機。因爲今天的來客太多，主人又抱的是「一視同

仁」的主義，對於上賓未免有忽略簡慢之處；而且忙亂了這半日——自竹戰始至晚餐終——和縣長談的話，統計起來，實在不上十句，這尤其是我們的東道認爲遺憾的事情。聽見這一問，好像皇上頒賜下來的恩寵一樣，手忙脚亂的站起身來，笑光布滿了主人的斑麻的面龐。

「大人！」這一聲比較小百姓跪在公堂前喊父母官還來得哀懇，縣長入耳自然是分外感動的，「這是鄭子尹先生寫的，一點兒都沒有假。鄭珍字子尹又號柴翁，是吾鄉的碩學之士。」

「唔唔，辛齋，眞不愧是歷史家書香的後代！這大概是給令尊大人寫的？」縣長朗聲的說。

主人臉紅了一紅，聽了大人讚美之後，囁嚅着回答：

「是的，大人，他跟先，先大人極其相好；他們同鄉又是同年，唱和的詩頂多；這是他特意寫來送先大人的。」

大人不經意的樣子彷彿沒有聽見似的，正在吟哦橫幅上寫的詩，咿唔了半天，然後點頭歎道：

「這幾首七律眞，眞做得不壞呢。」

衆客人聽見縣長在誇奬這幅行書，都爭先恐後的奔過來賞鑑，屋子裏頓時喧囂的空氣緊張起來，有如煙雲迷漫的幽谷，忽地變成鬧市的光景。有兩位便在那里悄聲告訴「無緣識荆」的客人們說這就是烏元富；我們的新任縣長就是他。縣長的評判力自然沒有錯；不然座中碩儒名家不乏慧眼，豈能「趨之若鶩？」

煙榻上一隻大腿伸過來把坐在床沿上帶玳瑁眼鏡的北京留學生很很的擂了一下；這位青年正在敬聆縣長的高論，雖然背部受了一點震痛，也不遑去顧及。接着一個花白鬍子翻身坐起，颼的一聲一滴灰白的鼻涕飛到地毯上去；他順手將指頭在綾子的炕墊上用勁一揩，兩條瘦腿支着弓形的身體，也走近縣長的身後來。

「縣長知道嗎？鄭老先生的少君知同也是個寫字的好手呢。一筆篆字，同莫郘亭比起來，幷不在他之後。可惜知同太嬾了，又死吸洋煙，所以名色還是趕不上他們老人家……」

這位花白鬍子的老人的聲音有點顫抖，而且面色灰白，彷彿垂死人的光景，望着可怕。但他却現出自己的體魄頗爲健康的神氣來，用煙黃的手指捋了兩下鬍鬚，說出上面那一段話，表示

他的淵博並不弱於所長，吐了一口團痰，慢慢的又繼續下去：

「……我家裏有他寫的一副對聯，筆下眞有精神！「鐵畫銀鈎！」大人如果要看，我改天可以送到衙門去。」

在客人們的小語低聲之中，這位老人的語調要算特別響亮的了，在尊貴的縣長之前，如此的高聲，大家都不約而同的有點詫愕，回頭來死死的叮了他一眼。主人翁也有幾分慍然，覺得這似乎近於非禮。尤其是我們的中學堂的教習，所謂文豪，已在一旁不勝其慨然的默默自語道：『何苦跑在這里來嗚嘘吶喊唉？！「尊卑之分蕩然矣！」』

『這位老先生是誰？』縣長從藍眼鏡中望了一望，微笑着發問。一絲也不帶厭惡的表徵，這種慷慨大度，眞是從古少有。

『女子中學的校長！』繁雜的人客中間有幾位忙把老先生的官銜嚷出來。

『唔唔！』

『這位老先生嗎，』辛齋心平氣和的一鞠躬說『是我們縣中有名的紳士吳惟善，前淸的翰林，現任縣立女子中學的校長。』

『唔唔，原來，原來是吳老先生，久仰，久仰，失敬得很！』

縣長笑吟吟的擺着寬大的八字步，高聲的說。手裏的煙桿也扔開了，兩手扶着顫巍巍的吳校長，校長好像受寵若驚似的，口裏不斷說，『豈敢！豈敢！』兩個互相扶持着走到炕床前面。

炕床已然恢復了原來的狀態，藍綾子的枕墊分列在兩邊，中間酥黃木的炕桌上供着一對康熙磁的古瓶。縣長和校長分手坐下。主人忙泡了兩個蓋碗的普洱茶端上來。客人們看見縣長如此其尊重吳翰林，眞不知從何說起？十有九成是敬重他老人家的功名；大家不由得都露着無限羨慕的臉色。北京留學生也默坐一旁發癡，或者是在埋怨自己何以不早生幾十年罷？客人們很一致都搬起椅子，圍繞着炕床坐定，結果成功了一個半圓。縣長的話匣子慢慢的打開了，高興得忘乎其形，有時喝上幾口蓋碗茶。

縣長嘴上的仁丹鬍翹了兩翹，滿面春風的說道：

『吳老先生！眞是景仰得很呀今天倒無意中的會見，眞巧！眞巧！兄弟到縣的頭一天就想拜會老人家去的，無奈事情太多了；案件這幾日以來尤其是不少唉……加之……小妾又傷了一點風，於是乎簡直把兄弟弄得來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

所以一直弄到此刻都沒有得造府……」

縣長是一句話一個哈哈，就得來婉轉其辭，把我們的校長聽得倜促不安；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瘦臀時刻在炕墊上移動，彷彿有幾顆針在下面作祟。心裏更是狐疑不決：烏大人這種舉動，倒底有什麼神祕的涵義嗎？

「……兄弟在省城的時節，就常聽見敝業師省長李大人時常提起老先生辦女學的成績，敝業師都是五體投地的。像老先生這樣淡泊明志，熱心辦學的人，我們全中華民國能有幾個？唉……而今世風不古，師道日下，那個不是爲名爲利呢！老先生，你想想，是不是？」

烏大人的手從胸前往外一放，這是表示「慨乎其言之」的意思。惟善先生的鬍子略略飄拂，喝了一口普洱，神情比較鎮定。衆賓客都注目着他的舉動，他蒼白富於縐襞的臉上泛起一抹顏色，腰稍微彎着回答：

「大人！未免言之過甚了，你叫我這老朽的身軀放那兒去？紳士不過是「純盜虛聲」究竟有什麼值得人家恭維的地方？說到辦女子中學，那是前任王文光先生的功勞，我不過「蕭規曹隨」而已，卑卑不足掛齒！想不到省長也如此的謬獎……」

吳校長說到這裏，忽然喉間痰湧上來，他一吐，恰好落在他自己的袴腿上，慌忙用手去擦，口裏還是喃喃着。

「上年開刺繡展覽會，聽說是這邊第一嗎？」縣長乘機打斷他的話發問。

「這不算什麼，」吳校長抬起頭來說，「一半也可以說是學生多數是名門閨秀，家學淵源的關係。自然，賤內也不無微勞。」

「不意尊夫人也是如此的博學多能。」

「吳老先生的夫人還畫得一筆好花卉呢，縣長。」座中兩三個聲音同時捧場，分不清是誰說的。

「唔唔，小妾也會畫幾筆山水，改天要叫她到府上去請教呢。」縣長更進一步的說。

「縣長的如夫人也能畫畫啊！」衆人的聲音。

「縣長的如夫人自然是無所不能的。」這是一個坐在縣長後面的一個紅鼻子的話，語調分外嘹亮。縣長嘴上一邊一個笑渦，回過頭看了紅鼻子好幾眼，紅鼻子得意揚揚的也不住向縣長望去，有如嬰兒得到慈母的愛憐一樣。

『改天我們請吳老太太同縣長的如夫人合開一次國畫展覽會！』回鄉來快三年的北京留學生大聲疾呼的提議，幷不減於從前在天安門開國民大會時的威風。

『贊成！』好像在會場的情形老人們都學會很時髦的舉起手來。

不敢參加話談，只一味袖手旁觀的客人也跟着胡嚷胡鬧起來，滿屋充溢着嘈雜的空氣。牕外打大紅燈籠的縣長的護兵，都很驚奇的向裏面窺望，幾個聽差和廚子都津津有味的聽着，塞滿在客廳門口，完全忘掉了他們的職務。裏牕的紙好兩處也被口水濕破，隱約有三四個所長的內眷的影子，嫋娜的在移動。

『不要吵，不要吵！』縣長微露厭煩之意，『我說，請諸位稍安勿躁怎樣？』

『有事我們慢慢的講，請大家不要高聲武氣的，有失體統。』長髮尖指甲的中學堂教習附和着說。

『有理，有理，說得對。』這是衆客心平氣和的答語。

漸漸的安靜起來，喧叫的聲音是全然聽不見了，偶然有幾聲小語，如蒼蠅之嗡嗡。烏大人繼續和吳翰林談論女校的事情。

『這個，唉，這邊學校的事情，我兄弟是很隔膜的。昨天聽見辛齋講了一點，說是學風很敗壞，學生都醉心什麼「自由戀愛」一老先生，這個新名詞，我也鬧不大清，大概就是男女的那麼一回事罷！不肯用功，這個怎麼得了？非嚴重取締不可！省長這次命我到貴縣來，對於這件事萬分的囑託，叫我襄同辛齋們商量個善後的辦法。老先生，在這裏辦教育多年，自然是兄弟要請教的。女中那邊聽說很好，不過中間良莠不齊，難免沒有一二敗類，害羣之馬……』

『女中這邊風氣總還過得去罷，』吳老先生鄭重的說：『大人，我雖不敢吹牛，總算沒有白拿薪水。自從我接辦以後，曾經大大的嚴厲整頓了一下：從前有幾個不良的分子，我都先後把她們隔除去，現在可以說是「清一色」了。賤內擔任學校的舍監，管束學生非常之嚴，一律住堂，非星期日不許回家，來往信件都先經她親手拆閱，中間鋤除了不少的弊端。我向來抱定「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宗旨，辦學自然也不外這層意思。學生中學問我認為還在其次，品行關係一生，萬萬壞不得！敝校的修身鐘點比較別的功課多，也就是這個原因。我們採用曹大家的女四書

做課本，有些新派的人罵我們是「老古董」但是反眼一看他們，教些「嘻呢嗎呀」的白話文學生的品行壞了就不用提；二十幾歲的大姑娘弄得來寫封漢文的短信都寫不起，這不是誤盡天下的蒼生嗎？！咳咳！』

吳校長長吁了兩三聲，這裏面寓着無限悲悼的意味，在座的客人聽後都大爲動容。北京留學生也默默頷首，以示贊許。在三年前他聽了這番話，非起來痛加駁斥不可的；但這幾年中舊的潛勢力已將他完全征服，使他沒有一點伸展的餘地；他不得不隨波逐浪的來解決自己的麵包問題了。

縣長一路聽着，一路點頭；吳翰林滔滔的議論突然截止，他就接着說道：

『痛快已極！眞是至理名言！老先生辦女學是省內外都馳名的，那裏會有錯！』

吳校長聽見縣大人的喝采，更加眉飛色舞，談鋒像波濤一般的洶湧着：

『例如上年鬧五卅慘案的時節，舉國如狂，全城學生都出去舉行演講，嗚嘘吶喊的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敝校還是安心上課，始終沒有參加這種風潮；五分鐘的熱度過去，就煙消火滅，試問洋人怕了沒有？明知其無濟於事而爲之，是爲不智！而且女學生愛國，我總認爲不是分內的事，雖說古來有花木蘭的從軍，秦良玉的破敵，這也不過是一兩個例外而已，幷非什麼「金科玉律」哈哈！』

『哈哈！』縣長聽他說着與天主堂的司鐸講道頗相類似，也發出笑聲。

聽差走來，把蓋碗茶添了開水。縣長伸嘴就喝，舌頭被燙了一下，趕忙又把嘴縮回去。坐在炕前的縣中首富張志鴻有點噗哧，但是立刻又裝出正經的樣子，恐怕被縣長所查覺。

『這個，這個學風的事件，大人商同辛翁辦理是再好沒有的。總之，要嚴辦，嚴辦！』吳校長的結尾是如此，『女中這邊我總想法子，叫他在全省成爲一個模範中學。』

縣長站起身來了，校長也跟着離開炕床。縣長走近幾步，兩手在吳翰林的肩上拍拍說：

『老先生眞可謂教育家矣！』

這一拍好像北京的拍花子似的，把校長拍得如醉如癡，心舒

體泰的低着頭道種「知遇」是校長點翰林以後的第一次昔年的電影在現在是二度開演。甜醉中透露着不可言喻的「春風得意馬蹄急」的神情。衆賓客都含着微笑，慕羨的電力掣動着全身衣衫窸窣的亂響，恭恭敬敬的兩手下垂，略微彎着腰站立。

「我要去了！」大人的口齒，如一聲仙鶴的長唳。

「再坐坐，大人！」主人的挽留。

「大人再坐坐！」衆賓客的附和。

「不早了罷，我想。」大人從衣袋內摸出一個打簧錶來，叮叮噹噹響了一陣「唉我說呢九點過了，不能不回去，小妾還有病。」

「大人，今天實在簡慢得很！」主人致道歉詞。

「那里那里！辛齋何必客氣，都是自家人。」

縣長從榻前走到中央，首富張志鴻從衣架上把縣長的紗馬褂取下來，縣長堆着笑臉接過來披上。燒煙的王天祿已經趕近忙替縣長扯馬褂的領子。吳翰林顛播着來送巴拿馬的草帽，大人直說「不敢當，不敢當，那有這個道理？」

「來人！」主人向門外喊。

響底皮鞋的聽差雄糾糾氣昂昂的大步跨進，替縣長收拾煙口袋之類，匆匆又走出去叫道：

「看轎子，大人走啦！」

外面一陣混亂，燈籠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晝，步履聲吆喝聲交互雜響起來。大庭中圓月正掛在樹梢，斑駁的樹痕映在地上，一刹時更充滿了幢幢的人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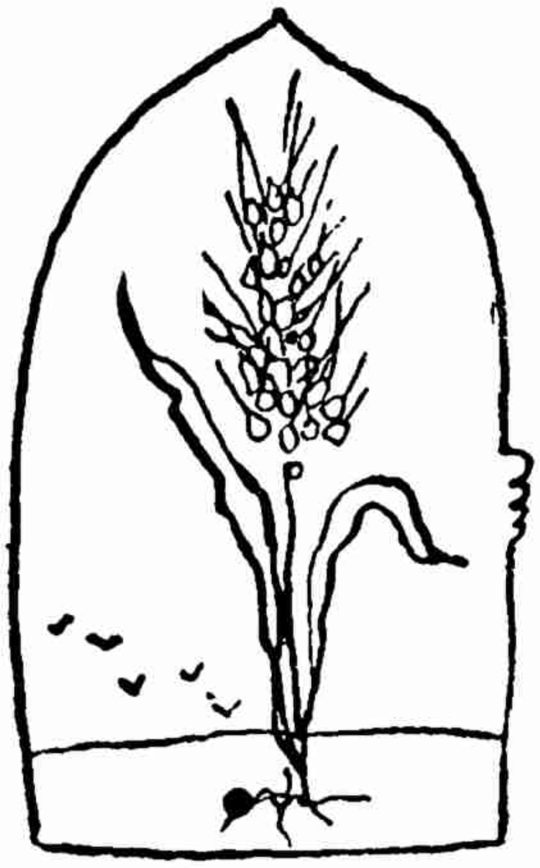
縣長閃動着那副藍色的金絲鏡，高視闊步的走出客廳，聲勢何等的威赫！一羣黑魆魆的人衆擁擠在後面；前方兩個護兵打着風雨燈開路。大人飄拂着衣衫，一步踏入了綠鸚哥的轎中，轎簾裏面透出一句謙卑的話來。

「改天見——」

衆人參差的一律彎下腰去，深深的一鞠躬。大人的四轎被護兵擁護着出了大門，來客們才興致稍盡，漸次披掛起來，分道揚鑣。

吳校長受了縣長的隆恩厚典，感激涕零之餘，一夜都沒有合眼。第二日聽說他親自送了幾餅上好的陳土進縣署去，是聊表報答的意思。

十，三，一九二六，於北京。



老人

日本志賀直哉著
湯鶴逸譯

他在五十四歲喪了妻，那年的秋天他的長子進了工科大學，長女生了第三個女孩他的容貌，突然像增老了四五歲的樣子；他雖是個勇敢的事業家，衰弱的影子，漸漸照臨他的身上來了，——從旁都可以看出他的老態。

四個月後，他娶了在皇家服務十餘年的女僕，做他的後妻，後妻小他的長女一歲，是一個每早不忘擦頸粉的女子。

得了少婦的他，好像取回失了前妻以致老去的年齡，更重返少年；他十餘年從未做過的事，現在也同着他的妻去聽戲，去看相撲，(註一)并同着避暑，就浴山間的溫泉。但這樣，未到半年，不知甚麼時候，他仍恢復到原來勇敢的事業家。

他的事業，是包工掘井，雖在缺乏水利的地方，用他的銳利的觀察，深久的經驗，掘穿了的井，不知有多少，並且因他發見的礦泉，致荒村成爲有名的地方，也不止兩三處。

他自從恢復到原來的勇敢事業家，再沒有閑暇的時間了，遂變成到各處去作工的身子，他的第一房的妻子，最討厭他這點。此時他的長子，在大學近旁，已做了旅館的營業，只有在高等商業的次子，頗感着不便似的，同着自己年齡不相上下的新母，住在一塊。

二年後，他做了某石油公司的顧問，月得不少的報酬，因此只時時到北方去，別處很不多出。

但是第五年，他把公司的職務辭了，因爲公司中某少年技師，不尊重他的意見，他疑猜經理不信任他，信用這有新學問的技

師，故決意不幹那個少年技師，乃是在他長子後一年畢業工科大學的卒業生，叫他信用這個技師的意見，於他是不能的。

當時他已經六十五歲了，他的後妻，尙無生育，於是他把他的長子的女兒叫到身邊來撫養，他抱着祖父的心情慈撫着他的孫女。

他自從隱居以後，仍是熱心建築，以自娛樂，是後七年間，在不够二百坪（註二）的屋基，建築了一所第宅，翩拆毀了賣去，賣去了又來建築，又拆毀又賣去，這樣的竟至返復了三回，每回的損失，少不顧惜，後來他又想用一年的工夫，另造一個新建築，他自己也以爲這是最後的了，不料尙未完功，他的後妻又死了。後妻的病，是因爲虧血，生了肺結核，自醫生判定病狀的時候，他把他的孫女仍送回到他的長子的家裏，由此他又成了一個獨身人了，這時他已經六十九歲。

是後他像常常出進妓館。

老鴇和妓女，因爲多得金錢，待他也很周到，他有時卻感着不快，晚間從妓館歸來的時候，年靑的妓女伴着他，一直把他送上電車，有時並步前行，和行路的少年，摩肩而過，少年 而走着，一面用着怪眼瞥着他倆的行動，老人看見那少年凝視的樣子，登時把那個影子，深深的映到胸中，並覺得和他同行的妓女，也與他同樣的感觸，他這種感動，雖不像年靑人那樣的熱烈，但只淡漠的籠罩在他的心上，已經叫他够受了。於是末到停車場前，便強使妓女轉去，妓女雖頻頻說着「再送一程」，但他深知道年輕的女子同自己行道，來到多人待車的紅電燈底下，不知是怎樣的痛苦！

沒有好久，他在下街的某巷，又建築一座很整齊的名古屋式的小家；造成了以後，他把對他最和婉而且纔入煙花的一個少年妓女，脫籍爲妻；但過了三年，又和她脫離了，脫離，他便把這座房屋聲明賞給了她。

他在二十歲的時候，曾狎熱過一個妓女，這個妓女，曾有兩個有錢的遊客，一個是四十五六歲的金礦主人，一個是隱居家倖老鋪的七十二歲的老人，二人都想爲這個妓女脫籍，但是這妓女，前此曾被脫籍一次，引爲懲戒，把這兩人，都謝絕了，無何那妓女突然又討厭現在的生活，自己情愿脫籍，就兩人中，選了那七十二歲的老人。

斷然選擇前途很短的老人，原屬社會上普通的事，那女子實別沒有甚麼惡意但他從旁看來，很覺得悽慘，從心坎上憐憫這個叫人暗算幾年的老人但只過了四十餘年的今日，不覺自己也到了那個老人的境地，回頭看去，四十餘年的光陰，於他實沒有好久，當那時，他爲這件事，很激烈的責備那個女子，到了現在，已不能責備了，但他一想到自己死期，爲人所待，自然是很難堪；於是他和他的妾約定以三年爲期，因爲第三年他正到七十二歲，恰是前次老人給妓女脫籍之年，妾和他的第一孫女同歲，是一個下頜豐富，眼光淡冶，肌膚很亭勻的女子。

他住在明暢而帶着新木味的新屋，房中四面擺着新鮮的家具，他不覺回復到二三十歲時代的心情但這只是初來如此，既而過了三年，他已經七十二歲了，他想到將要和她分離，心中突感着難堪的寂寞。

她另有情人，自不待言，但是現在和老人分手，終覺得有些悽慘，並覺得和這甚麼都了然的老人言別，於自身是有點危險，於是也沒人勉強她，她便對老人聲明，情愿再同住一年，老人自然是很歡喜。

老人和她團爐共坐的時候，在她豐潤而柔輭的手前，簡直不敢伸出自己皮包骨枯瘦的手來。

他很悲傷自己的腕，沒一點緊抱她的力量，并痛恨自己的心情，爲甚麼不像別的老人，隨着年齡變老。

又過一年，她生了一個男孩，他深知這個不是自己的兒子，但是他已沒有發怒的勇氣，也並沒有致怨的心情，及至她聲明再愿同住一年，老人聽了以後，兩眼不覺淌下淚來。

次年老人心中很想早死，當時她腹中又懷着她情夫的第二個兒子，他也曾見過做她情夫的那個少年，乃是一個活潑而爽快的男子，他對這像他孫子的這個少年，已不發生嫉妒，只求在此子未生以前，自己便早些死去。

不久，又過了一年，嬰兒又降生了，老人仍是不死，這次卻從他自己聲明，願再同住一年，她也很愉快的承諾了。

又一年將盡的秋天他染了風邪，就牀以後，變成了流行性的感冒 (Enfluenze)，一天沉重一天，於是她也來到本宅，(註三)同他的子孫們，一塊兒盡心的看護他的病，一星期後，他遂了他的願望，在他的子孫們環侍之中，以七十五歲的天年，靜寂的永

眠了。

照他的遺囑，她於住宅以外，受了不少的遺產，用以養育所生的兩個幼子。

四個月後，老人常坐的布蒲團的上面，已公然坐着爲兩個兒子的父親的少年。

他背後半間大畫龕中，掛着身穿羽織裙，兀然端坐着的老人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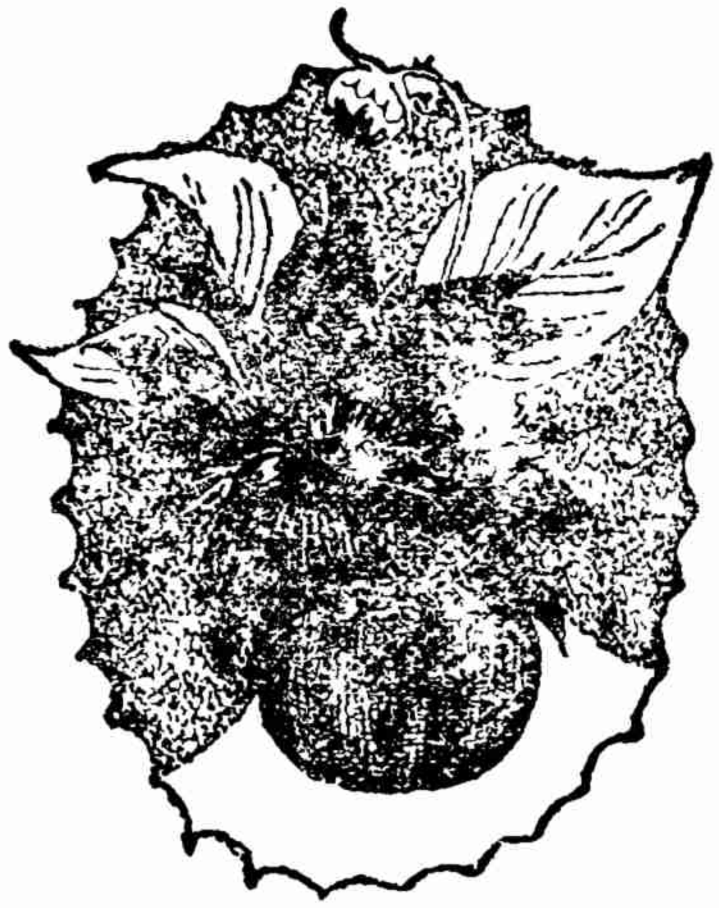
(註一)相撲，係角力之戲，吾國唐宋時曾有之，見武林遺事。

(註二)坪，爲日本丈畝名，一坪約吾國六方尺，二百坪，即一千二百方尺。

(註三)日本法律，不許納妾，如有納之者，必別築金屋藏嬌，以避官憲耳目，官憲雖知之，亦默認不過問，故當老人將死時，她纔來到本宅。



志賀直哉 (Shiga Naoya) 是日本現存小說家的老宿，也是白樺派中的健將。和他同時或後起的若干小說家，不知經過多少的升沉；但他仍是「靈光巍然」維持他特有的聲譽；因他用純摯的感情，作深刻的描寫，無一不從實感中得來，故雖歷時愈久，而感人愈深。廣津和郎曾批評他說：『在他的心底，雖燃燒着熱烈的情感，他透見事物的眼光，却是冷靜而敏銳，……在他的作品中，別含有一種濃厚的憂鬱與哀憐，這就是他的心，眞率清淨，而且心的指針，常是正確的證據』。他的作品，曾經周作人君譯了二篇到網走去暨清兵衛與壺盧，這篇老人，載在夜光小說集中第一篇，係先生最得意之作，我讀了以後，突覺得人生寂寞，「爲之不怡者屢日」，不知讀者對此何如。先生在一八八三年生於宮城縣石巷町，現住在京都宇治郡山科村；其他歷史，詳見商務印書館周作人君所譯現代日本小說集。



梅蘿香（四幕劇）（續）

顧仲彝

第三幕

與前幕相隔兩月。佈景為在靜安寺路的白森卿的新公館——西式洋房，考究絕倫。台上所佈的是坐起間——是全屋中最講究的一間。這屋子富麗是富麗到極點了，但是佈置方法缺欠雅淡的美。台前中央略向右偏，有小圓桌一；這桌不獨為聚談的地方，也是吃早飯的地方。此時桌上放着西式早餐。桌兩旁有椅各一。台前右壁有精緻的門一，通臥室。台後有一大西式窗，可以望見對街同樣考究的西式洋房；窗上蒙着紗幕，極美麗。台後左首有一門通外室，外室又有一門通走道——這佈置是很重要的，因劇中用到外門關上的聲音處極多，又內門上須裝雅爾門鎖。左首有沙發一和椅几數具，可隨意安置。右首有大着衣鏡一，鏡旁有一精美的西式櫥和梳裝檯。通內門邊有寫字桌一；右手抽斗內放一三十二響的新式手鎗。幕啓時，寫字桌開着，桌前擱板上放檯燈一，和精美糖菓一匣；中間抽斗內放些信紙等物。台後大窗前放着一只小桌，桌上放盞大燈和報紙等等（內有新申報）地下鋪着極厚的絨氈。

窗與門間有留聲機一，鋼琴一；鋼琴上放着一疊唱片，和一架極富麗的檯燈，一籃花和兩架照片。從天花板上掛下幾盞銅梗的美麗電燈。沙發上有幾個繡花的鵝絨墊子。沙發背上擱着一件時髦女子的春季西式大衣。

衣櫥頂上放着一付銀製的梳裝品，內有粉匣，香水瓶等；此外有水晶的人像貓像等玩物數具。

幕啓時，室中的景象顯然那主人昨晚回來得很遲。窗邊的椅上，胡亂擱着銀鼠緞袍馬褂和緞帽。窗上的紗幕半啓着，百葉窗也半開着；所以開幕時，室中不甚光明。蘿香坐在桌之右首，頭髮鬆亂未整，身穿一件緞襖。森卿嗶嘰袍子，黑緞背心，專心在那裏看報。此時兩人已把早飯吃過，正在喝咖啡看報消遣。蘿香看的是婦女畫報。森卿却一心一意的看商報上的市情報告。

森卿不耐煩的丟下報。

森卿　蘿香，新申報你看見麼？

蘿香　沒有。

森卿　在那裏？

蘿香　不曉得。

森卿　高聲的叫 桂媽，桂媽！ 半晌 桂媽！ 低聲的半向蘿香 瘟老太婆到那裏去了？

蘿香　爲什麼，她在吃早飯罷。

森卿　她應當在這裏候着。

蘿香　她難道不和我們一樣要吃的麼？

森卿　她是你的傭人，是不是？

蘿香　是我老媽子。

森卿　那末你要她來做什麼——吃呢還是服侍你？桂媽！

蘿香　不必這樣氣急，你要什麼？

森卿　我要新申報。 從壺裏倒出一杯茶來。

蘿香　我去拿來就是。 很厭煩似的站了起來，走至窗邊桌前，從一堆報紙中檢出新申報遞給他，回到座上，重又翻開婦女畫報在那裏看。半晌，桂媽從右首臥室門中開門出來。

桂媽　老爺叫我麼？

森卿　叫你的，現在不用你了。我在家裏的時候，聽差一喊就來，要什麼就什麼。

蘿香　多謝你，算了罷。你既然歡喜你的當差，回家就得了，何苦在這裏早吵夜吵的鬧不清楚。

森卿　不要以爲我在這裏有什麼福享。

桂媽，房裏悶得緊。

桂媽　是。

森卿　把窗簾拉開了。 桂媽拉開窗簾 這纔亮些。把那些衣服都拿去藏起來。你要曉得男人最不喜歡看見這一類的東

西，使他記起昨晚的事情。房間裏也得收拾得像個樣子。

桂媽此時東奔西跑把大衣袍子項巾女衣手套等等很快的很不知整潔的亂擱在櫈上。這表明她是很怕森卿發怒的。

森卿 看看她 當心點。不要把緞子擦毛了。

桂媽 是。很紊亂的由右門下。

蘿香 放下畫報，看森卿。 森卿，今天早上爲何這樣不高興？

森卿 心裏悶得利害。

蘿香 市價跌麼？

森卿 不是，頭痛。他點着一枝煙，吸了一口，面作厭容。 倒霉的煙。放煙在碟內

蘿香 你昨晚酒吃多了。

森卿 這種整夜的跳舞，我們以後只好謝絕了；不像從前年輕，現在一到早上就像生病一樣。你覺得怎樣？

蘿香 些少有點疲倦。起立走至梳裝檯前。

森卿 你一點沒有吃？

蘿香 沒有。

森卿 我想不要緊吧。昨晚熱鬧倒熱鬧極了。是不是？

蘿香 你這樣想麼？

森卿 喔，這種臭罵好有趣。不能說十分粗，不過也太過分些。晚上我倒喜歡，早上我就恨牠。他重又取報在手，找尋什麼似的瀏覽着。 你討厭麼？

蘿香 這種事情我總討厭的。

森卿 那末你可以不去。

蘿香 你叫我去。

森卿 你可以說不去的。蘿香拿起新聞紙，放在窗前桌上，走至後台梳裝檯前。

蘿香 但是你叫我去。

森卿 你既不願意去，去做什麼呢？

蘿香 你要我去。

森卿 我真不懂你。

蘿香 唔，森卿，在戲院外面的時間都是你的。你喜歡要我怎樣就怎樣。你出錢，我替你做工就是。

森卿 難道我所得的，只是你的時間麼？

蘿香 很厭煩的 那不止。走至桌邊取電影月刊在手，轉至沙發，一手翻動册頁。 我想你明白的。坐下。

森卿 很驚異的看着她 又要吞吞吐吐了，呀？

蘿香 不，我此刻身體乏得很，不便和你直說。你也許不相信，可是我在戲院裏很出力——這潘老板也會告訴你的。我自己曉得很難，睡倒在沙發中 可是我盼望有一天成功。他們很耐心的教我。

他們也不得不如此——這又是你出錢買到的。

森卿 喔，不要這麼多心。這些東西乘我高興的時候再談罷；也不要忘記多講是沒用的。

蘿香穿至右首鏡前，對鏡整理頭髮；轉過身來，釘着他看了一陣。在這一幕裏從開幕到末了，她始終表示着將要過到緊張和厭惡森卿的神情——這點森卿雖不察及，但觀衆在台下却異常明瞭。蘿香已嘗過爲金錢犧牲的苦味，現在屈服在裏面，出不得門；但是這短時間的覺悟，足使她見到彼方生活的齷齪可恨。她是富有情感的，不像春蘭能容忍這種生活。她不是胡塗人，肯媚媚虎虎的，而是多幻想理想的女子，只因爲虛榮心的驅迫，把希望阻礙破壞了。森卿重又細心的看報，她還是目不轉睛的釘住他，聳聳肩搖搖頭，表示對森卿的厭惡已日漸增強。此時森卿很仔細的看報。忽停住看表。

蘿香 幾點鐘？

森卿 十點過了。

蘿香 喔。

此時森卿剛好讀到使他特別注意的一行，轉過身來，用尖銳詢問的眼光釘她一眼，不到轉瞬之間，他心裏滿長了狐疑。他在報上讀到廈門來的電報說馬子英代表華南金礦公司來上海開辦總行，還說他已發了大財，這次帶了不少的錢到上海來做資本。蘿香的態度和報上的紀載，使他回想到廈門的一夕與上海的一幕；他是聰明而又有經驗的人，自然看得到這兩事相關的道理。

森卿 蘿香，在廈門的那個年青人，我想你不見得肯關心了吧？他叫什麼——馬子英？

蘿香 你知道他麼？

森卿 不知道什麼。我只是奇怪他到底怎樣了。那次我撞到他，他還是年青青的，只是喜歡講大話。現在不曉得他在趕什麼？我相信你也沒有什麼消息吧？

蘿香 沒有，沒有；從來沒有。走至梳妝檯。

森卿 他沒有回你的信吧？

蘿香 沒有。

森卿 如果這個人果眞發了財，呀，倒眞有點奇怪——我想他要發財是難的——不過若是眞的，那倒也好笑得很，是不是？

蘿香 是。我希望他眞能出乎意料的發筆財。這纔能使他快樂。

森卿 說不定他要到上海來看你做戲哩。你在上海現在是很紅的了。

蘿香 不耐煩的不要講這個。爲什麼要提起他呢？走至桌的右首 只怕你吃多了酒，隨口瞎講罷？你以前還姑息我。我做的

事情已經收不回來。我什麽東西都給了你了，你還是要拿話來釘擣我，使我難過。請你免了罷。（走至右首鏡前，復回至桌之右首，坐下。）

森卿　那末對不起得很。蘿香，我不是有意的。我今天不很好過。眞的，我並不有意要你難過。

他起立，跑過去，把手放在她肩上，臉偎着她頭的後部。她彎下身去，點頭一下；這很易見出她現在的生活是萬分不能容忍的了。

森卿　蘿香，你一向對我老實，我一向也待你不錯，這是你知道的。今天得罪你，是我昨晚酒喝多了，纔這樣胡塗；原諒我罷。

蘿香因欲避免森卿的偎依，已將身子傾向前側，兩手緊握着放在兩膝中間，眼光冷酷無情的直向前看。森卿，寂靜的注視她半晌。他對她實在有點眞情，同時他也覺得她已漸漸從他手裏溜走了；這次是用錢硬把她買回來的。她對他一點眞情都沒有，因爲金錢祇能籠絡人，不能心服人。還於自私自利如森卿這樣的人傷得自然很利害；他幾乎不能控制而用武。森卿走至左首復折回台中，立着看報。鈴聲，半晌鈴又震。森卿借此機會走至台後向門而行。

森卿　（鈴再震後）討厭的鈴。（他繼續向前進，開門，讓牠開着，走出至外門。蘿香不動，臉上仍是冷酷不變。他重重的把外門推上——此點極重要，因爲和後一段有關——進門，又關上，手上拿着一封快信。眼光從報上移到信上。）快信。

蘿香　我的？

森卿　是。

蘿香　誰寫來的，奇怪。恐怕是小菊約我去逛西湖。

森卿　（遞給她）我不曉得。（他立停在台的中央，面向她望着。）

她急急的打開快信；讀時喘氣不已，又驚又怕的叫了一聲。那快信是福州來的，內說「後日午刻準可到滬。英已暴富，即來娶汝。英本擬嚴守祕密，奈英欣喜若狂，不能再忍。船泊馬尾，快郵通知。望勿出外，準作新婦是耳。子英」

森卿　不是壞消息罷？

蘿香　（急忙的走上台去。）不，不，——不是壞消息。

森卿　我看你嚇了一跳。

蘿香　不，沒有。

森卿　（重又看報）小菊的？

蘿香　不，一個朋友。

森卿　喔！（舒舒服服的坐在椅內。蘿香從後台看了他半晌，好像在計畫怎樣可以使他走。）

蘿香　森卿，你到公司要遲了吧？

森卿　沒有什麽要緊。我現在不想到公

司去，倒想坐了汽車到霞飛路上去兜兜，吸點新鮮空氣爽爽。歡喜去麼？

蘿香　不，今天不去。我想你今天還有要緊事罷；你昨晚說的。走至左首沙發前坐下。

森卿　不必忙。你——你要我走麼？

蘿香　爲什麼我要你走？

森卿　你等人？

蘿香　不——說不定。走至窗邊。

森卿　如果你不嫌我，我還要坐一會啦。

蘿香　隨你。半晌。走至鋼琴前，亂彈琴。森卿？

森卿　唔。

蘿香　香港廈門來的船多不多？

森卿　近來差不多天天有。有人來麼？

蘿香　走多少時候？

森卿　那要看坐的什麼船。招商新的客船一天一晚就到；從福州轉的，至多也不過兩天。你拿申報來，我給你看。

蘿香　好。起立，在報堆中找出申報，遞給森卿。自己坐在沙發的靠臂上。

森卿　那末你眞的是等人，呀？

蘿香　一個在廈門認識的女同行。我不曉得她今天能不能到。

森卿　那末快信就是她的？

蘿香　是。

森卿　她有沒有說坐什麼船？

蘿香　沒有。

森卿　我認得她麼？

蘿香　我想你不認得的。

森卿　今天進口的船很多。太古有新寧，招商有新嘉禾，上午就到；大江下午到，吳淞晚上到。碼頭上去接她麼？

蘿香　不，她一到就來看我。

森卿　知道你住在那裏？

蘿香　她知道。

森卿　到過上海沒有？

蘿香　我想沒有。

森卿　遞報還她。你自己看看罷。

蘿香拿報放在桌上。

森卿　重又拿起先前讀的報來。蘿香看鐘。哈，哈，倒有趣得緊。

蘿香　什麼？

森卿　講這個鬼。

蘿香　誰？

森卿　你的老朋友馬子英。

蘿香　幾乎直叫出來，幸立刻節制住　什麼……講他什麼？

森卿　他要到上海來。

蘿香　你怎麼知道？

森卿　報上有一段新聞。

蘿香　迅速的跑過來，在他背後站着看。什麼——那裏——講什麼？

森卿　他倒果眞說得到做得到——你看！高擧報紙使蘿香看見。蘿香看報。他已經從廈門動身，今天就可以到上海。他在安溪開金礦，發了一大筆財。奇怪，不奇怪？蘿香放報在桌上。你知道麼？點火吸煙。

蘿香　不，不，一點不知道。走至梳裝檯前。

森卿　他運氣倒不錯，呀？

蘿香　是的，是的，很好。

森卿　可惜不早一點兒，呀，蘿香？

蘿香　喔，我不曉得——我想沒有什麼可惜，你問牠做什麼？

森卿　喔，沒有甚麼。他今天就到。假使他來望你，你見他麼？

蘿香　不，不，我不要見他。你知道我不見他的。你爲什麼要問？走至沙發前坐下。

森卿　我想你見見他也好，沒有什麼。不要放在心裏。

蘿香　是。她一手緊握著扭縐的快信。森卿放下報紙，很驚異的注視蘿香。她看見他的臉色有點兩樣，使掉過頭去，使視線不致撞在一處。你只管看我做什麼？

森卿　我自己倒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看了你——什麼緣故？

蘿香　喔，沒有什麼。有點頭昏。睡在沙發上。

森卿　我看你眞有點。

蘿香　是有。森卿走至蘿香身旁。

森卿　你要知道我並不願意此刻和你重提舊事，不過不得不同你談一下。

蘿香　何以偏偏要此刻呢？現在我不要聽。起立，走向左方兩三步。

森卿　遲早總是要說的。

蘿香　做出耐心不動情的態度　有什麼話呢？重又坐入沙發中。

森卿　蘿香，你一向同我老老實實，所以我喜歡你比旁的女人強。

蘿香　又要蛋炒飯麼？我想我們彼此都了解的。

森卿　對了，不過我還怕有不了解的地方。

蘿香　什麼不了解？轉身向森卿。

森卿　直視其眼。你回到我這裏來的時候，我叫你寫的信，你寄出麼？

蘿香　寄出的。

森卿　眞的沒有忘記？

蘿香　眞的。不寄出我也不這麼說了。

森卿　你沒有看報，也不知道馬子英要到上海來？

蘿香　不知道，不知道，我一點也不知道。

森卿　他有信給你麼？

蘿香　沒有……沒有……沒有信。不要再提這件事。你爲什麼定要逼我說話

呢。我苦極了。走至極右端。

森卿 走至右首桌邊 但是，我相信你。快信給我看！

羅香 不能。

森卿 走至羅香身旁 快信給我看！羅香走至內室門前。

羅香 撕成兩半 你沒有權問我要。

森卿 你要我用武力麼？羅香走向左首 我倒 走至左首沙發前 還沒有和你動過手哩。

羅香 這是我的事。走至沙發左首，繞過沙發向台前走下。

森卿 正是我的事。羅香只管避免森卿，而森卿只是緊緊跟隨。羅香後來背靠着梳裝檯不能再逃。森卿一把抓住她，伸手去奪快信。那時快信已放入袋內，她慢慢的拿了出來。

森卿 那快信是馬子英寄來的。快拿出來！

羅香 不能！

森卿 你當我是什麼人。給我，不然我就動手拿！

羅香 不能！

森卿 來！

羅香 給你就是。將快信從袋裏取出來，遞給他。他慢慢的接了，很嚴重的釘住她。森卿緩緩的踱至台中，一手拆開快信，兩眼還是不轉睛的釘住她。當他用兩手執住快信時，羅香很微弱的退後一兩步。

森卿 讀快信 「養日午刻準可到滬。英已暴富，卽來娶汝。英本擬嚴守祕密，奈英欣喜若狂，不能再忍。船泊馬尾，快郵告知。望養日勿外出，準作新娘是耳。子英。」那末你知道的？

羅香 知道的。

森卿 不過快信沒來之前，你還不曉得他要來。

羅香 對的。

森卿 那封信你沒有寄？

羅香 沒有寄。

森卿 信呢？

羅香 燒了。

森卿 爲什麼要燒？羅香此時完全昏亂，不知如何回答。爲什麼要燒？

羅香 我——我作不得主——我——我實在由不得我作主。

森卿 所以你一直在那裏和他通信。

羅香 是的。

森卿 他也不知道 伸手指全房，表示他們所在的情形。我們的事？

羅香 不知道。

森卿 走前一步 該死，我生平從沒打過女

人，現在恨不得把你勒死。

蘿香　爲什麼不勒死我呢？你什麼事都做過，爲什麼不做這個呢？

森卿　難道你不曉得當時我對馬子英說過，如果你回到我這裏來，我一定先通知他，難道你不知道麼？我很喜歡這個孩子，難道你又不知道麼？我要盡我的力量保護他，幫助他，可是你現在怎樣待他？使我失了信，對這樣的男子漢失信。你現在怎樣辦呢？講呀——現在怎樣辦？——你不要站着裝啞叭——你怎樣對得住我？

蘿香　我現在也顧不得你了。叫我怎樣對他呢？

森卿　不是你怎樣對他——是我怎樣對他。我決不願意爲了你們這班不要臉的女人，叫他想我是欺騙了他。該死，原來你們這班女子都是靠不住的。（蘿香默不作聲的瞧他。他背轉，走向台後，望窗外，回至前台桌邊，眼看着她。）現在事情都弄糟了。

蘿香　（微弱的）沒有糟。請出去。他馬上要來了。讓我見了他，請你出去。

森卿　不，我要等。這次我一定自己告訴他，我也管不得怎樣難聽。

蘿香　（猝然間又強硬起來）不，你一定不可以。（走過桌之右首到台中）喔，森卿，我老實講，我老實對你講。我捨不得他——我實在捨不得他。我愛他。

森卿　嘆。（冷笑一聲，走向左首沙發前。）

蘿香　你看是麼？我知道你不能明白我的心。你爲什麼不能走？爲什麼不能離開這裏？這是我終身的一點希望。他不知道，沒有人會告訴他。我跟他去——他也好，我也好。請走罷。

森卿　什麼——難道你想拿欺我的方法欺他麼？（走過去坐入靠臂椅內）不，我不等他來不走。我要告訴他這不是我的錯。這是你的錯。

蘿香　那末你要讓他知道。難道不肯給我個最後的機會麼？

森卿　等他知道了，什麼機會都可以給你。他要怎樣就怎樣，我決不干涉；不過要老老實實，一點容不得欺詐。（蘿香走至右首，跪在森卿椅邊。）

蘿香　那末你眞的要講給他聽——（森卿不耐煩的轉過身去。）我以前沒有告訴他，我現在告訴他就是。你一定要走開。如果你姑息我的——喜歡我的——愛我的——請你讓我自己告訴他。我要你走——你可以回來。那時你會明白——會懂得——我祇要他能了解我

雖則生性弱些，還不是個惡毒的人。我要他知道我是不甘心做這個事，我沒法纔這樣的給我一個機會吧。（森卿看她一眼）喔，我答應你這次老實的告訴他——結果怎樣，我也顧不得——只是我要親口講給他聽——請你——請你——讓我這樣做罷——這是我對你最後的要求，肯了吧？（蘿香撑不住哭起來了。）

森卿　（起立，看看她，好像心裏在辯論怎樣做最好一般。走至右首桌前，站住，面整對着蘿香，背觀衆而立。）好，我決不同你爲難。下午一早我就要回來，記住了這事要你弄妥纔好。懂麼？

蘿香　懂的；我照做就是。現在請你走吧。（坐入右首靠臂椅內。）

森卿　好。（走入臥室。不多一會穿了馬褂，手拿帽子出來走至台中又轉身過來。）蘿香，不要忘記誠實兩個字。

蘿香　（不動的呆坐着）請走罷。（森卿由左門下。蘿香這樣呆坐着愈久愈好。桂媽從左上，開始很慢的掃除屋子；蘿香一動不動的坐着，兩臂托住膝頭，兩手撑住頭頸。）

蘿香　桂媽！

桂媽　是。

蘿香　三陽里帶來的老東西，你還記得麼？

桂媽　記得。

蘿香　有一支手鎗放在那裏？

桂媽　那個出鬍子軍官送給你玩的那管麼？

蘿香　是的。

桂媽　記得，記得。

蘿香　在那裏？

桂媽　上次我看見在寫字檯抽斗裏。（話說時已走至寫字檯前，抽開來在一堆舊紙堆裏摸了一陣，拿出一支三十二響的短鎗。）是不是？

蘿香　（緩緩的轉動鎗身，眼看着鎗。）是的，放好罷。我當牠不見了。（桂媽答應時，鈴聲響了。蘿香猝吃一驚，心中砰然震動，幾乎站立不住，所以不得不一手撑住桌邊。說話時也格格不吐很難脫口似的。）看——誰——這是——看了告訴我。

桂媽　（轉身）是。（走過去，開內門又開外門。）

春蘭的聲音　（在台外）喂，桂媽，梅姑娘在家麼？

桂媽　是在裏面。（蘿香纔放了心。春蘭不等桂媽說完，便急急的跨進門來。春蘭穿着極時髦極華麗的紅花緞旗袍，黑花緞長背心。走路時苗苗條條的。）

春蘭　蘿香妹妹，你好呀。

蘿香　春蘭姊。（蘿香走過去坐在沙發上，春蘭把項巾手袋等放在桌上。）

春蘭　今天外邊風眞大。（走至梳裝檯前，看鏡子。）早上買了半天東西；把頭都吹昏了。阿彌陀佛，到這個時候，還不打扮起來。我講你聽。（走至台中）我早上在寶善街買到一件現成的印度綢夾衫，剛好不長不短，腰身袖口都齊巧正好。他祇賣二十塊錢，看看一百塊錢還不止哩。但是我叫店裏開一百塊。那裏還有一兩件，我約你去看看。據說這種貨色要借我們來做牌子，纔這樣便宜。（坐在桌邊，並不注意到蘿香。）昨天晚上眞有味。你簡直沒有喝酒，但是哈！哈！森卿鬧得多兇！你怎樣？（仔細的看她。）爲什麼，病了麼？你面色很難看。到底做什麼——快披了衣裳，出去散散罷。外邊天氣多麼好！太陽多亮！又爽又涼快！（停半晌）喔，多謝你開開口罷。難道一句應酬話都不敷衍我麼？

蘿香　春蘭姊，我乏得很，并且心裏有點難過——很難過。

春蘭　（起立，走向蘿香。）那末打起精神，把煩悶丟個乾淨。我來帶你到公園裏去兜兜風，你喜歡的罷。去不去？

蘿香　（走至右首台後）春蘭姊，今天不能；我正在等個人。

春蘭　男人？

蘿香　是，男人。

春蘭　我認得麼？

蘿香　你聽見過。（在桌前看鐘。）

春蘭　那末說出來。誰？

蘿香　春蘭姊，你表上幾點鐘？

春蘭　（看表）十一點五分。

蘿香　喔，我遲了。我還不知道這樣遲哩。對不起等一等，我去換件衣服。他也許就要來的。桂媽！（她走向內室。）

春蘭　誰呢？

蘿香　穿好了衣裳告訴你。你隨便不要客氣。

春蘭　早點告訴我罷。怎麼說說？

蘿香　（跨進內門去。）一刻就來。穿好了講給你聽。（由內門下。）

春蘭　（從桌上拿了一匣糖，回轉來在沙發的靠臂上坐，高聲些說。）蘿香，我又要進班子了，你知道麼？

蘿香　眞的麼？

春蘭　眞的，也是沒法呀。我想我該鬧鬧名聲了。

蘿香　爲什麼要鬧名聲？

春蘭　甲書對我漸漸的冷淡。近來（放匣在桌上）我們見面的時候太多了。

羅香　爲什麽？

春蘭　他近來看戲，又喜歡坐第一排。羅香，這講牠有什麽用；像甲書這樣的人，帶四五個姑娘去看戲，本算不得什麽一會事。你一進了戲館，他就指着左首第三排叫我坐。這位老混蛋近來和逵社的女戲子搭七搭八不幹好事。我呢，每逢收房租的一天，也覺得手頭比前緊了。

羅香　喔，我想你不要緊的。

春蘭　淡淡的自慰　要緊到沒什麽要緊。起立，走至桌的右首，看鏡，又將頭髮整理一下。不過我喜歡安安靜靜過日子；并且換來換去，不但要費心思，還有種種不便。現在我住的地方多少好。看見新的留聲機　喔，羅香，這個機器你幾時買的？我上星期在百代裏買了一個，比這個好像小一點。這個好不好？多少錢？

羅香　我不曉得。

春蘭　把放在鋼琴上的一疊唱片，隨意翻看，嘴裏哼着唱調，高聲些說。　羅香，你有的都是京調麽？

羅香　你要什麽？

春蘭　我要小調兒有趣一點的。喔，這裏有一張。把四季春調放在機上，開足機門，所以聲音很響　多麽好聽！

羅香　喔唷，春蘭姊，不要放到這麽響。爲什麽呢？

春蘭　停機，起立走至台中左首立住。　我也叫甲書去買張春調。快一點。羅香出　呀，你面色不好呀。變成表同情的聲調　我猜你同森卿一定打過了架，他總打贏的，是不是？羅香走至右首衣櫥前找東西　你爲何不能教訓教訓他呢？那天晚上我幾乎把甲書丟下去，那知他還是似理不理的胡鬧，把我眞氣死了。羅香，我想還是做戲去的好。坐入台中右側的靠臂椅內。

羅香　做新戲去？

春蘭　唔，不做新戲。明新舞臺的老板答應我進去試試。甲書也巴不得我出出風頭，好讓他時時邀幾個朋友來看戲，稱讚稱讚我。

羅香　走至沙發，拿起稿匣，放在桌上；取右桌上的快信在手，走至台中右首，很嚴重的說道。　春蘭姊姊！

春蘭　噯。

羅香　過來，坐在這裏。羅香攙着春蘭的手，引她到沙發來。羅香坐，春蘭立於台中左首。

春蘭　什麽事？

羅香　你猜猜我要求你些什麽？

春蘭　錢要到下禮拜纔有哩。坐在蘿香對面。

蘿香　不是錢；要你指導我一件事。

春蘭　笑那容易。什麼事？

蘿香把團綢的快信遞給春蘭。春蘭將兩半合成一起，很留意的看看了一半，抬起頭來，放下快信。

春蘭　唔？

蘿香　森卿疑心我。今天報上有馬子英的消息——快信來了——森卿問我寫的信——就是同他絕交的信——

春蘭　是的，你燒了。

蘿香　我想騙他——他大不高興。他好像曉得，同我大鬧。

春蘭　他打你麼？

蘿香　沒有；他定要我承認子英沒有接到我的信，又要坐在這裏等子英來，當面告訴他；又說什麼喜歡子英，要保護子英救子英。

春蘭　救——假東西！他吃醋呀。

蘿香　我說他如果肯走，我情願自己告訴子英，所以現在正等他來，——告訴是沒話講的——不過怎樣開頭呢————我要你幫忙——你法子很會想。等子英來了，我當然不願再姘森卿；春蘭姊姊——我不願意再住在這裏了。

春蘭　什麼！驚異的喊着，不自主的執住蘿香兩手。蘿香，你再不要瘋瘋癲癲瞎鬧主意。叫我誰也打不動我的心。

蘿香　但是我年輕，又不懂；春蘭姊，叫我怎麼能懂得？如果我不講，森卿就會對他講；子英聽了，一定要害他的命。

春蘭　好，再不要這樣想。讓我們起立，走至靠背椅邊近一點，坐在左靠臂上。打開窗子說亮話，直截了當的想個主意。況且時間上又這樣局促。事體是事體，愛情是愛情。你一向講愛情，或一向講事體。但是總得想個法子解決纔是。好，子英眞要來討你了？

蘿香　是的。

春蘭　你愛他？

蘿香　是的。

春蘭　他一到這裏就整備和你去結婚。

蘿香　是的，但是你看怎樣能夠——

春蘭　我看沒有什麼不能夠。你說他有錢，你愛他；你討厭森卿，想正正式式的嫁給子英，那末再好沒有了。難道你不曉得一經嫁給了子英，森卿是再不敢對他講的，就是講了，子英也決不相信他。男人疑心情人是有的，疑心自己的老婆是沒有的。

蘿香　轉身向她。很久不做聲。春蘭姊姊　起立，

走至右首桌邊。我——我想不該再這樣對付子英。我想——我騙不信他的。

春蘭　你眞麻煩。唯一的辦法就是撒謊。起立，推椅近桌。他們誰不騙了你。保護你自己要緊呀。你的命運，都在這點上，好好的做去罷。我講你聽。手觸蘿香令坐；蘿香坐於桌的左首；春蘭坐於桌的右首椅的靠臂上，兩肘撐着桌。你曉不曉得我們這一班女、人，本是給男子愚弄的，看我們正像貓狗，喜歡怎樣就怎樣。我們比貓狗強的地方，也不過是多個腦袋。蘿香，他們是逢場作戲，那裏有什麼眞心呢。你以爲馬子英蘿香轉身向她——你不必難過——是老實人麼？我敢罰呪說，他也是一樣的。癡心女子負心漢。男子那個有良心。人家說女子變心，我是不相信的。他們最寶貴的就是錢。況且這又不是森卿的事，他有什麼權可以干涉。你同他姘得很久，他待你也還不錯，但是我不相信他是眞心愛你。不過你現在要決意去嫁張三李四阿狗阿貓，誰又能干涉你呢？

蘿香　但是你不懂，子英是不同的。我不能對他說謊。

春蘭　那你就糟了。我以前也是老老實實，那知道到頭來反而吃了許多虧。講什麼『愛情不變』『海枯石爛』這一類話是書上說說好聽的。一個女子眞要爲自己謀幸福的時候，你聽我的話罷，騙得過騙騙，假得來假假，只要有手段，總是便宜的。很熱誠的執蘿香手。我的好妹妹，你是我最喜歡的人。

蘿香　春蘭姊！

春蘭　我自從離鄉以來，從沒接到過家信。媽媽死了，誰還睬我。蘿香妹妹，世界上和我痛癢相關的祇有你了。蘿香，我要你這麼做，也無非想你快樂。我祇怕你得不到，所以硬要你抓住，不要放鬆；用什麼方法去得快樂，你也顧不得許多了。世界上稱心的事能有幾樁？年青的時候，不去享福，到頭髮變了灰了，面紋增多了，那時眞比在地獄裏還難過。祇要他不曉得，他仍然可以愛你。至於森卿呢，讓他姘個別人，就是了；上海灘上女人多着咧。要是我有這樣機會起立，由桌後走向蘿香，倚在椅背上，很柔順的把兩手圈住蘿香頸項——好妹妹，聽我話，不要再像以前那麼癡啦。鈴響，兩人俱驚跳。

蘿香　起立　恐怕是子英。春蘭靜靜的拭去眼淚。

春蘭　喔！蘿香，你聽我話麼？

蘿香　噢，讓我試試。桂孀由隔室出，穿台至門口。如果是馬先生，請他立刻進來。她靠桌站着，幾乎驚得呆了。春蘭走至鏡前，整整衣服頭髮，復轉身向蘿香。

春蘭　如果我看他是好的，我自會去眼色給你。說着跑至台後取項巾手袋花傘等物。

蘿香照舊站着。

外門開了，不多一會，子英已跨進內門。他穿着很整潔的商人西裝，臉皮曬得很黑，顯見得已很辛苦了一場。他進門後，站了半晌。蘿香和他都充滿着情感，但各竭力的遏止着——蘿香因境遇的關係，而子英是因為樂極的緣故，都呆著不動。他見了春蘭，便不得不勉強笑了一笑。

子英　安靜的　蘿香，我正好趕到。蘿香亦笑，急忙伸手跑過去。

蘿香　喔，子英，見了你心裏不知道多麼快樂。他們眼看眼的呆了起來；春蘭跑了過去，仔細的察看子英頭足，臉上表出很滿意的神情。她輕輕咳嗽一聲。蘿香笑着退後一步。喔，對不起。子英，這是我最知己的朋友，春蘭姐姐；你我的事體她曉得很多。春蘭做出扭扭捏捏的動人樣子，跑上幾步，斜斜的鞠了半躬。

春蘭　馬先生好。

子英　多謝。好喜歡得逢女士。

春蘭　尤其是今天相見，馬先生更要喜歡。向蘿香　遲刻在卡爾登再見罷。走至左首門口

蘿香　春蘭姊，再坐坐去。

春蘭　莞爾一笑　不，不坐了；只怕你們也巴不得我趕快滾哩。向右走向子英　馬先生，我要恭喜你。人家說你發了財。

子英　喔，沒有發財。

春蘭　我不相信——好，我去了。再見，蘿香。馬先生，再會了。

子英　再會。走至沙發後，脫去外套，放在沙發上。

春蘭　走至門口，開門，又轉過身來。子英的背中向春蘭。春蘭向蘿香瞟了一眼，還撚指成擊，使蘿香注意。蘿香，要捉活的，不要放鬆了手呀。下。

兩人都轉向春蘭笑。春蘭去後，子英轉身向蘿香，面上露着十分滿意的笑容；向春蘭出去的門口，顛動腦袋。

子英　這人眞有趣。

蘿香　她人很好。

子英　我也這樣想。走至台中。

蘿香　她是我最知己的朋友。

子英　那很好。蘿香，我這麼遠的路趕來，難道「克司」都不給我一個麼？蘿香跑過來，倚入子英懷內；子英很熱誠的和她接吻。在這一段裏，子英的柔順是表白得最要顯著。

子英　蘿香，我萬想不到今天有這麼快樂。子英與蘿香同走至右首中部。蘿香跪入其臂

椅內，面向觀衆；子英站在左首。 我沿路時時刻刻望着快到，可是那船偏偏走得好像要去環遊世界似的。

蘿香 你從沒告訴我發財。如果不接到你的快信，還不曉得你要來哩。

子英 我不要你曉得。我原想不防備的衝了進來，要你大大的吃一驚嚇。那知道上海的報紙却替我大吹特吹，我想你看見了罷？

蘿香 沒有。

子英 呀！好考究的房間，呀？ 左向走至沙發前，繞過牠至台中，四面觀察房間。 也許你同我一樣的得意哩。

蘿香 上海不比廈門，裝飾品墊子地氈一類東西祇抵得廈門一半；并且我近來舞臺上也還紅。

子英 當然我知道；不過我想不到你有這樣舒服，好精緻，是不是？

蘿香 是。

子英 站在她坐處旁邊，笑着。 好，你預備好了麼？

蘿香 什麼，子英？ 看他。

子英 你知道我快信上說什麼？

蘿香 知道。 倚頭在他肩上。

子英 就是這件事。

蘿香 我知道。

子英 我還得趕緊回廈門去。 子英四面望望，走至桌的右首坐下，面對蘿香。 蘿香，愈快愈好。我在廈門還有許多重要的事情要辦，這次是私下偷走出來的。我要你一路走，好麼？

蘿香 是——什麼時候？

子英 今天下午。我剛下船的時候，就打聽得新蘇州今晚開大菜間已叫人去定了。我在鼓浪嶼已早預備好了新房子。 半晌 這又是一個秘密。

蘿香 什麼，子英？

子英 我買了一所大洋房，後面還有很好的園子；現在修理裝飾快完備了，雖不能說怎樣華麗，在鼓浪嶼也算數一數二了。

蘿香 不過，子英，你為何這樣神祕。你信裏從沒講起一點兒發財的事。

子英 我打算親自來接你，給你自己去看看。

蘿香 你早該告訴我了；我等得好心焦。

子英 我的脾氣喜歡十分弄妥了，再對你講。你要曉得我在礦山裏真苦呀；好在你的靈魂常常在我身邊鼓勵我引導我，加之運氣又好，我早料到祇要肯下功夫，肯吃苦頭，總有出山的日子。我

同伴有兩個都是礦師出身，本想到安溪西山開銅鑛的——運氣來了——有一天我們正在山邊測量，只見一塊黃澄澄的礦石——不到半個月，我們把整個山買了下來，兩三個月的功夫，已賺了不少的錢。現在什麼事都預備妥貼，祇要揀個日子——執蘿香手

蘿香　那你現在很有錢了，子英？

子英　不能眞有錢。放蘿香手，倚椅背坐。不過一身吃用總可以舒服的了。

蘿香　你一定吃盡了苦頭了。

子英　人人都讚我耐得起苦，不怕艱難，不過我要說都是你的功勞。起立，站在桌之左首。爲什麼呢，蘿香，我碰到你的一天，正像上天來了天使，把我心中的惡念魔鬼趕個乾淨，又替我開了上帝的門，使我見到光明。我往常是不相信什麼仁義道德的，見了人家規規矩矩，就要笑他裝傻。現在，蘿香，你秀麗的面貌，眞誠的愛情，使我深切地感覺到做正實人的道理了。蘿香，我敢自信說現在是個規矩人了。蘿香忍痛轉身；這些話使她感覺到萬分的痛苦，她幾乎支不住，要直供出來。

蘿香　子英，你不要再講這些話，我當不起。起立，走至右首。

子英　很高興的當不起？爲什麼？你還不止這點哩。走至右首桌後，站在蘿香後面。你看你現在的本領！白森卿說你戲永世做不好的，但是我說你能够。走至蘿香右邊，執住她的肩頭，輕輕搖動她的身體。我知道你的天才，現在你看。如果我不來奪你去，你的發展還是無可限量哩。可是我要帶你走了。在廈門住一時，祇要那礦開得有了頭緒，我們還可以住到上海來，再到外國去遊歷遊歷，舒服舒服，多少美滿，多少有趣。

蘿香　慢步走向子英　但是如果我做戲沒有成功，你要怪麼，子英？

子英　何來要怪呢？抱住她，吻她，拉她坐在他身旁。不要這樣不高興。我實在不該這樣來嚇你。看表，起立，向左走至沙發後，取大衣。時間不多了。你多少時候可以預備好？

蘿香　跪在沙發上，身斜倚着沙發背。預備走麼？

子英　沒有旁的預備？

蘿香　東西都拿走？

子英　都拿走。

蘿香　那我隨便什麼時候都能走。

子英　穿過右首至台中，望着內室。這是娘姨麼？

蘿香　是——桂媽。

子英　好，你揀要的收拾收拾；餘外以後來拿。穿上大衣我都計畫好了。有兩個新聞記者要見我，我去一下就來。

蘿香　多少時候？

子英　說不定，不過晚上的船，總得要趕上。今天下午就走，你能夠麼？

蘿香走到他身邊，放手在他掌內面對面的站着。

蘿香　能夠，子英，你要我做什麼都能夠。

子英　那很好。快些罷。我不多一會就來的。再見。

蘿香　快點回來。

子英　是，就回來。由左門下。

蘿香　站着看他一下，纔恢復神志，很快的走至衣櫥前，拿出大匣的手飾箱，和櫥上的四個白玉雕像；和桂媽重重的說話時就搖動牠們來助勢。桂媽，桂媽，來，來！

桂媽　是。

桂媽由內門上。

蘿香　桂媽，我要走了，快些替我預備。

桂媽　走啦？

蘿香　是的。把兩個大箱子拿到這裏來——我來幫你整東西。拿是拿不完的，把衣服都拿出來，愈快愈好。來，來。

蘿香與桂媽同下。不多一會，又出來和桂媽抬着一只大皮箱，放在後台左方，把沙發推向後去。

桂媽　梅姑娘，當心脚。

蘿香　我可以拿兩個。

桂媽　喔唷，這樣高興！走向右桌，推桌至牆邊，靠臂椅也這樣。梅姑娘，你往那去？

蘿香　不要管我到那裏去。沒有空同你講話。以後告訴你罷。桂媽，你動動手呢。快一點。

蘿香推她入門去，出來時抬着一隻稍小的皮箱。

桂媽　梅姑娘，衣裳當心。

這些箱與第二幕裏的同。放妥後，蘿香就開箱，把箱內的東西都丟出來。桂媽站着看她。蘿香跪在左箱前面，一面整理，一面哼着音調。

桂媽　我從沒見你這樣高興過，梅姑娘。

蘿香　是呀，再沒有比今天快樂了。阿彌陀佛，做點事呢。不要站着只管看我；我要你趕緊些。

桂媽　我先去把毛衣拿出來。

蘿香　好，都要。

桂媽　由內室上，手裏拿着一大堆衣服，放入大箱中；下，又拿了許多衣服進來放在大箱上。呀，這件衣裳眞漂亮，顏色多麼好看。又下。

蘿香　桂媽，把好的幾件放在牀上，我自己來拿，你聽見麼？

桂媽　台外　聽見了。

桂媽又抱了一大堆衣服出來，放在沙發上。蘿香忙碌碌的在理箱中衣服，東放一件，西放一件，好

像在那裏歸類。森卿不聲不響的走了進來，站在門口望她。他這樣站着愈久愈好。他說話時也很鎮靜。

森卿　要走了麼？

蘿香　（吃了一驚，起立，對着他。）是的。

森卿　急忙得很呀。

蘿香　是的。

森卿　怎樣打算？

蘿香　我要走就是了。

森卿　馬子英來過了？

蘿香　他剛走。

森卿　當然你同他一塊去？

蘿香　是的。

森卿　廈門？

蘿香　廈門。

森卿　他要討你？

蘿香　是的。

森卿　那末他不在乎？

蘿香　你說「不在乎」，什麼意思？

森卿　當然你已經告訴他寫的信，怎樣燒了等等的話，說了沒有？

蘿香　爲什麼，當然說了。

森卿　他就說不要緊？

蘿香　他——他沒有說什麼。他說要討我就是了。

森卿　你有沒有提起我，說我和你在一起有兩個月了？

蘿香　我對他說你待我很好。

（在這一段裏，蘿香回答他，句句似乎都很艱難費力的，而森卿是個久經世故的人，自然辨得出她不在那裏講實話。森卿用恐嚇的眼光釘住她。）

森卿　他什麼時候再來？（走至台中右首。）

蘿香　立刻就回。我不曉得什麼時候。

森卿　你果真照我的話，老老實實的講給他聽了？

蘿香　我——（我無禮起來）要你問什麼？你有什麼權可以干涉我？（把沙發上衣服放幾件在箱裏。）

森卿　（安靜的）那你又撒了謊。你騙了他，現在又想來騙我。蘿香，我老實說你騙人的本領，雖則練了幾次，還不够哩。（重重的看她一眼，走至台中右首桌邊坐下，帽還執在手裏。蘿香看森卿坐了便停止工作，轉身向他，又把待整的衣服放下。）

蘿香　你要怎樣？

森卿　沒有怎樣，坐一下休息休息。

蘿香　不可以。

森卿　爲什麼不可以；這是我自己的地方。

蘿香　但是你不曉得他要來麼？他撞見你怎樣呢？

森卿　我正要見見他。

蘿香　（節制雖節制，可是她的感情已幾乎要暴發出來了。）我對你說。你如果這樣子，就把我一生都葬送了。你害我害得也够了。我要你走。你替我走。你沒有權再到這裏來，硬把我的快樂奪去。我什麼東西都給了你了；現在想好好的做個人，他也要我做個好人。他愛我，我愛他。現在，白森卿，我們話說明白。請你出去。你聽見麽？要你出去。請你出去。（走至左首箱前。）

森卿　（起立，走近她。）難道我肯為女人做欺人的事麽？我倒要坐在這裏等他來。我歡喜這個孩子，不願意他受你的騙。

蘿香　我要你走。（重重的蓋上箱子，走至右首衣櫥前，開櫥取衣出。）

森卿　我對你說我不走。我要你當面對證，老老實實的對他講明。我真不管你啦。

蘿香　（推上抽斗，走過左首至台中；那時她已全失節制，怒得像老虎一樣。）你不管我？

森卿　豈敢。

蘿香　你一點不顧算我？

森卿　對了。

蘿香　誰撒了謊？

森卿　撒謊？

蘿香　是，撒謊。你撒謊。你恨他，你知道的。

森卿　你笨極了。

蘿香　是，是我笨的。我笨了一世，現在明白一點了。（跑入靠臂椅內，面向森卿說時悲憤填胸，聲淚俱下，音顫異常。）我一生一世，自從你帶壞我之後，你總打算，打算，打算把我留着，欺騙我，墮落我。你沒來時我多少快樂。雖則錢是少的，工是苦的。

森卿　但是你同旁人一樣說不夠呀。

蘿香　你說我壞，但是誰害我壞的？誰天天晚上帶我出去？誰拿好穿好吃的東西來誘我？誰叫我買時髦考究的東西？都是你呀！

森卿　你自己喜歡，可不是麽？

蘿香　誰害我欠債？後來我不答應你，誰斷了我的飯碗？誰成天的釘着我，誰用種種齷齪的手段，來引誘我過那種討賤的生活？

森卿　你也明白的呀。

蘿香　明白是明白——但是你說做戲的都是這個樣子，我同人家沒有分別。後來你得到了手，又死不肯放我。那次到廈門，我纔見到真正快樂出娘胎第一次——

森卿　你發瘋了。

蘿香　是的，我發瘋了。（盛怒的跳起身來，走至

右首將桌布抹去，走至衙前，把瓶打去……這樣一直鬧到後台纔轉過身來，對着他亂叫道。你又跟到廈門回來了，你用錢逼我。拖我下水，硬要我墮落，直到現在。我要你走，你懂不懂？我要你滾出去。

森卿　蘿香，你不能這樣。坐在大箱上。

蘿香　亂叫着，奔向森卿，推他出去。不，你走；你不能坐在這裏。你不能再這樣做。我告訴你我要快樂去了。我告訴你我要嫁人去了。他並不抵抗她。她的憤怒是完全出於他意料之外。他很驚奇，不懂什麼道理。你不能見他；我對你說，你不能告訴他，不關你事。我恨你；我早就恨你。我見你就討厭。我天天要走，今天眞要走了。你替我走，聽見麼？你替我滾，替我滾！又推他。

森卿　揮去她，蘿香踉踉蹌蹌坐入靠臂椅，起立，走向左首。同你這些女人鬧什麼？由左門下。

蘿香　狂似的。我要快活，我要嫁人，我要快活呀。聲力俱竭，倒身於大箱前，幕徐下。

——幕——

（未完）

更正

第二十三卷第十四號現代史料波斯的新國王——李查可汗一文內，第七十五頁上面第四行，「李氏以天才卓絕，得與波斯歷史上偉人如程志可汗大梅蘭等並駕齊驅」一句，應爲「李氏天才卓絕，可與成吉斯汗，帖木兒等並駕齊驅」

哲學辭典 一册 五元

樊炳清編 此書編纂。歷時七載。稿經數易。凡主要的哲學術語。以及與哲學相關之心理學倫理學論理學美學諸科術語之習見者。均經羅列。而加以精詳之解釋。都凡一千八百餘條。對於哲學名家之事蹟。與各種學說之內容。亦復有概括之敍述。編末更附人名及中西術語索引。極便檢查。

文學研究會叢書 詩學 一册 六角

傅東華譯 本書爲希臘亞里斯多德的名著。古典主義的文學批評的聖經。在歐洲文壇上影響極大。傅君以忠實之筆。譯爲中文。末復附傅君所作之「讀詩學旁扎」。詳述詩學的版本時代背景及引例的攷略。

學生國學叢書 文史通義 一册 七角

章實齋著 章實齋先生文史通義一書。辨古史之源流。定述作之標準。自信爲千古史學開闢榛蕪。其在史學上之價值。學術界久有定論。此編選錄文史通義中最重要各篇。爲之標點分段。並加音釋。卷首復撰長序。於實齋先生之生平及思想。敍述極詳。

國學小叢書 章句論 一册 二角半

呂思勉著 古之所謂章句。實卽後世書段點句之類。此書首討論章句之起源。次列舉舊書中篇章標題之例。提行之例。接寫之例。句讀之例。正文與自注相混之例。正文與後人識語相亂之例。原文與續增之文相雜之例。刪節之例。分用之例。誤書改正之例。尊稱抬頭之例。闕文代名之例等。次論章句闕失。以致古書難明。末論今後應採用之句讀符號。此誠古書疑義舉例後之一大發明也。

文章學初編 一册 五角半

龔自知編 近今中學國語文科。關於修辭作文方面。尙少適當之教材。本書之作。正應其需。緒論以次。分爲兩編。第一編論格調。第二編論創作。皆就文章之一般原理立說。其程度分量合於高中之用。

東南大學叢書 教育統計學 一册 七角

朱君毅著 本書係參考 Jones, Rugg. Yule 諸氏統計書籍編纂而成。曾在東大用作教育統計學之講義。凡統計學上之原理與應用方法。均已包羅在內。所引實例。悉從本國教育事實上採取。可供大學教育統計學程之教本。及師範生小學教師與各種教育機關辦事人員參考之用。

上海圖書館協會叢書 圖書選擇法 一册 二角半

杜定友著 圖書之選擇。爲圖書館管理法中之重要問題。著者爲我國圖書館學專家。以其積年心得。就此問題著爲專書。其中於選擇之宗旨。應行先決之問題。選擇之原理。選擇圖書之分配。各種圖書之選擇方法等。皆經論列。敍述簡要。條理井然。洵爲服務圖書館者及研究圖書館學者必備之書。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五年十月一日

⊙杜錫珪代閣改組，國務院據行之大總統令發表：署外交總長蔡廷幹准辭署職，特任顧維鈞署外交總長。兼代國務總理杜錫珪准辭兼職，特任外交總長顧維鈞兼代國務總理。派孫寶琦督辦共和紀念萬國博覽會事宜。又指令外交總長蔡廷幹，改派曾宗鑒爲全權代表，就近簽訂中芬通好條約。指令內務總長張國淦，擬訂頒發旅外華僑國籍證書暫行規則，准如所擬辦理，即由該部轉行遵照。

⊙駐京法使瑪泰爾照會外交部，聲明道勝銀行自俄革命後已在法國政府註册，歸法國保護，中國因該行停業而派員清理賬目，應先徵法國同意；否則不能承認。外交次長王蔭泰答，以華俄道勝銀行係華俄合辦，不能承認與法國有任何關係，亦無徵求同意之必要。

⊙廣州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湖北臨時政治會議條例，任唐生智爲主席，鄧演達等十三人爲委員。在湖北正式省政府成立之前執行全省之統治權。

⊙于珍公布奉鎮威軍三四方面軍團長委任，就京畿衛戍總司令職。

同　二日

⊙駐外公使汪榮寶等十三人聯名電致國內各方，主張停止戰爭，召集國民會議解決一切。請兩方軍事當局捐棄成見，商訂休戰條件，卽時實行。一面通電各省派遣代表，公定國民會議組織法，於適當地點召集，卽日選舉大總統；並仿照現在法蘭西博安功勸內閣成例，聯合各派巨子，組織舉國一致之政府，確定憲法，全國信守。此後有志政權者止能組織政黨，公開運動，決不得以武力爲後援。至現任統兵大員，職在整軍安民，不得加入政爭，倘欲轉入政界，必先解除兵柄，如日本政友會總裁田中大將之例。

⊙外交部照會俄大使館催開中俄會議，及要求先派員開分委員會。

⊙孫傳芳之第五方面軍王普旅因在鄂境陽新之南軍李宗仁部自由退却，即佔領該地，與大冶馬登瀛軍相呼應。

同　三日

⊙孫傳芳有停戰宣言發表，惟鄂境陽新退却之李宗仁軍，潛入贛境武寧，以三旅兵力包圍駐在該地之聯軍謝鴻勛師。謝受傷，所部僅一團突圍退南潯路之德安，李軍卽將德安攻下，孫傳芳令集中九江之總預備隊向南潯路出動，以阻李軍進迫九江。高安方面南軍亦以蔣介石之指揮進迫南昌。

同　四日

⊙廣州國民政府通過征收出產運銷物品暫時內地稅條例，大要：（一）凡兩廣與中國各省或外國所貿易之物品無論爲出產品，運銷品，一律征收；（二）普通貨物之

征收稅率應按照現在海關或常關所征稅率加征半數，奢侈品加征一倍，其烟，酒，煤，油，汽油等已繳特別稅者得免征收；（三）得在海關各常關口卡或其附近征收之；（四）不依照本條例之規定繳納稅項者除將貨物充公外，應處以三年以下之監禁，或該項貨物所值之十倍罰金；（五）本條例定於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十一日施行。

⊙駐京比公使表示：比願自動提議修改商約，但新約未成立前，舊約除第四十六條外須繼續有效；中國政府如贊同此主張，即可開議新約。日本使館亦準備接受修改中日條約之照會。

⊙英艦砲轟萬縣案之就地交涉，爲全國所反對。上海各團體請外交部一面宣布英人之橫暴情形於各國，求國際正義之扶助；一面向英使嚴重抗議，以爭獨立國家之人格。北京之中國外交家則主張應要求保留損害賠償，處分英國方面之責任者及保證以後不致發生此項情事。如英方不容納，即宣布取消中英不平等條約及取締英艦在內河之航行。

⊙武昌開始放出難民二千餘人，城內北軍收編交涉亦有進步。

同　五日

⊙顧維鈞就外交總長及代理國務總理職。

⊙收回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之法律委員會開第一次會，中國委員爲交涉員許沅，律師陳霆銳謝永森；外委爲荷總領事赫龍門，英領事白來朋，墨領事阿樂滿。所討論者爲關於暫行章程之法律細則。

⊙北京國立各校迄未開學，教育部曾約期付給經費，亦竟誤約，各校長提出總辭職。

同　六日

⊙孫傳芳之第三方面軍第八混成旅顧景崇擊潰南軍李宗仁之三旅軍隊而恢復德安九江形勢漸穩固；惟大冶陽新兩地，因孫軍奉令調回九江武寧，復爲南軍佔領。

⊙孫傳芳准鄧如琢辭江西總司令及其他兼職，調任聯軍訓練總監；鄧不就。鄭俊彥被任爲江西總司令，岳思寅被任爲中央第一師師長，蔣鎭臣被任爲第一方面軍總指揮。

⊙陳友仁通知廣州領事團，十月十一日起征收暫時內地稅，並公布四日政治會議所通過之條例。

同　七日

⊙東南五省軍民長官十二人，由周蔭人領銜電覆十三公使，表示對於停止戰爭召集國民會議之主張，極端贊同。九江前敵亦有孫蔣和議及孫唐（生智）和議之醞釀，時局之政治的解決，漸有頭緒。

⊙革命軍退出德安後，另有一支隊襲建昌，即被盧香亭部擊退，南潯鐵路之戰事，革命軍似已失敗。

⊙國務院攝行大總統令署內務總長張國淦准辭署職，特任楊庶堪署內務總長，潘復署財政總長。又指令：潘復未到任以前，著派財政次長夏仁虎暫行代理部務。

⊙日本航空公司試行大阪上海間飛行之水上飛機三架抵上海。其第一號係九時自木浦飛起，至十一時三十七分時到達上海。

同　八日

⊙武昌已放出難民三萬餘人，其開城及收編北軍交涉，經訂定條件七條，由城內劉玉春陳嘉謨及革命軍唐生智劉佐龍鄧演達簽字，大要：城內北軍以有槍者爲限，由劉佐龍收編，絕對服從劉之命令，其待過與劉部第十五軍同，餉由湖北省政府負擔；城內軍隊九日出城至青山改編後，開駐鄂城，其改編由總司令部總指揮部，第十五軍軍部派員監督，以十二日爲豫定之編竣日期。北軍眷屬財產行李由第十五軍派船運送。

⊙周蔭人之閩軍與何應欽之粵軍在永定上杭平和一帶接觸。

同　九日

⊙武昌北軍與漢陽革命軍發生誤會。因北軍扣留船一艘裝運行李，革命軍誤爲運砲，由漢陽發砲擊之，北軍復閉城。劉玉春電調人交涉，請向革命軍解釋一切。

◎上海國民拒毒會舉行拒毒運動週之宣傳運動,因北京新設戒烟所徵收鴉片吸食稅,註册之烟館達四百餘家,電顧維鈞,請勿行此變相之鴉片公賣。

◎北京四川同鄉向英使提出關於英艦砲轟萬縣案之警告。

◎孫傳芳組織聯軍第六方面軍,以奪回德安有功之顧景崇任總司令,統率李俊義馬登瀛等數混成旅。

◎國務院攝行之大總統令,特任孫傳芳爲恪威將軍,蔡廷幹爲海軍上將,盧香亭陳調元周蔭人鄭俊彥劉宗紀晉授陸軍上將,褚玉璞孫宗先周鳳歧加陸軍上將銜,其餘直晉軍官,授威字將軍及中將者十餘人。

同　十日

◎唐生智鄧演達放棄八日所訂武昌開城條約,因城內一部分北軍之內應,攻入武昌,劉玉春陳嘉謨被擒,城內北軍二萬人俱繳械。陳銘樞任武漢衞戍司令。

◎廣州正式宣布恢復港澳交通,停止罷工。

◎段祺瑞時代舉出之國民代表會議議員亦通電,陳述促進和平,挽救財政,制定新憲,完成國會等意見。

◎顧維鈞以代理大總統資格參與南苑之鎭威軍國慶閱兵。

同　十一日

◎南京學界舉行擁護五色國旗運動。

◎孫傳芳覆十三公使電,謂三日停戰宣言發表後,和平之使有去無來……彼方何時休戰,即於何時撤兵。至國民會議之如何組織,如何召集地點如何決定,政府如何產出,憲法如何完成,均請各公使發表意見;惟假借國民會議之名以操縱是非則非所顧問。倘不能如願,仍將固五省聯圍,與民休養生息。

同　十二日

◎司法部爲培植司法人才,以調查法權會議騰出之經費設司法儲才館,公布章程十七條。

◎張宗昌在山東派捐款一千五百萬元,名爲討赤特捐,限各縣年底解完。

◎周蔭人進攻粵省之軍隊,因右翼李鳳翔部下之兩旅長實行附粵,在後方擾亂,有被包圍之危險,周本人率衞隊避漳州。

同　十三日

◎長江方面有濃厚之和平空氣及劇烈之內部變化,奉天召集重要會議,討論應付方針,在京之張學良韓麟春亦出關赴會。

◎杭州浙江自治同志會沈鈞儒等通電呼籲和平,主張贛前敵兩軍均撤退,以贛省土地政權還諸贛民。

◎青島外商用國際市民大會名義電北京政府,反對張宗昌在青征收貨物稅,該地日商並有停市之舉動。張派交涉員徐東藩前往辦理。

同　十四日

◎蔣介石軍圍南昌五日,卒爲盧香亭鄭俊彥及守城贛軍擊退,蔣有受傷之傳說,所部損失頗重。贛戰沿鐵路及省城兩方已和緩,惟唐生智劉佐龍開始迫武穴,贛北局勢又緊。

◎浙江對孫獨立之醞釀有急進之趨勢,留駐南京之浙軍第三師周鳳歧部一團有不穩之行動,爲孟昭月之留守軍覺察,周部即取自由行動,向浙邊開動,常州周部一營亦潛行回浙。

同　十五日

◎杭州浙籍軍政要人及團體代表會議進行獨立之方針,孫傳芳系之軍政官吏均離杭赴上海,形勢頗爲緊急。褚輔成等之全浙公會分電孫傳芳蔣介石稱贛軍假道風傳甚盛,人心惶惑,請毅然即日停戰,劃地綏衞,並對孫要求將全部浙軍調回浙江。褚等另電致浙軍師長陳儀周鳳歧勸率部回省;惟周在九江,爲避免孫傳芳誤會起見,即宣布就孫所委之贛北警備總司令職。

◎江蘇一部分人士仿全浙公會辦法組織江蘇公會。

河南有人通電主張阻蔣介石北上,勸吳佩孚引退。

◎褚玉璞指揮王棟徐源泉各軍開駐保定大名,向石家莊進展,吳佩孚系除齊燮元之少數衞隊外,在保大區

域已無軍隊，其兩道內之行政權稅務權，因軍權而移轉於務方，吳委之道尹亦去職。

◉吳佩孚通電力駁十三公使停止戰爭召集國民會議之意見，主張徹底討赤，對國民會議謂即革命之飭詞，無法律根據。

◉廣州國民黨中央委員與各省代表聯席會議開幕。

◉孫傳芳由南京運援軍輸卒軍械軍裝赴前敵之商輪江永號在九江失火，全船焚燬，得救者僅百餘人。

外國之部

一九二六年十月一日

◉法國外交總長白里安與南斯拉夫外相寧紀芝會商訂立一種公約，與波蘭捷克羅馬尼亞三國公約相同。

同　二日

◉英國鑛工代表會議前決定將政府提議送各煤區考慮，諾貸與實比夏二煤區已決定贊成容納。

同　四日

◉莫斯科許多工廠之工人開全體大會，通過議案，詆斥反對派脫羅斯基，徐諾維夫等反對共產黨現行政策之舉動。共產黨之莫斯科委員會亦請總委員會向反對黨領袖提出抗議。

◉英鑛工繼續復業在職工作者計達十七萬一千人，

同　五日

◉英，美，法，新西蘭等及國際聯盟接受澳洲衛生部之請書，允派代表參加十二月五日在澳舉行之太平洋衛生會議。

◉英國南威爾士礦工公會開特別代表會議，大多數拒絕政府之提議。

同　六日

◉普魯士邦政府擬定解決前皇室產業問題之折中辦法，主張以現款一千五百萬馬克給予廢皇家屬，並以十六萬七千英畝之地連廢太子所居之地在內還給廢皇，在柏林及其附近宮闕建築物約值六千萬馬克者則由廢皇交出。

同　七日

◉英國鑛工代表會議，大多數通過南威爾士之提案，決定繼續奮鬬，撤回煤鑛之保安工人，設法阻止外煤入境，並請各公團捐資助礦工。

同　八日

◉英國保守黨開全體大會，通過議案，謂俄代表在英屬有破壞英俄合同之事，爲英人利益計，此項合同應予取消，並立即封閉在英俄公署。

◉普魯士邦議會通過政府所擬解決皇室產業問題之折中處置案。

同　九日

◉美國勞工大會通過議案，決定在全國開始活動，以期陸續減短每日工作鐘點，及每週工作日數。

同　十日

◉英德實業界，以英閣員賀恩，及德閣員杜斯僕爲領袖，集議研究互助以恢復歐洲工業之辦法。

同　十一日

◉俄國政局形勢緊張，反對現政府者其勢愈盛，擁護現政府者要求拘捕脫洛斯基，徐諾維夫與賴狄克三人。兵士現分據各險要地點。

◉西班牙要求早日續議坦及爾事件。

同　十二日

◉英國工黨大會開會，以大多數通過一議案，承認鑛工之抵抗，主張將礦產收爲國有。

同　十四日

◉英國自由黨愛斯葵士辭去領袖之職。

同　十五日

◉普魯士議會三讀通過皇室產業處置案。

◉英國礦工幹事會組成戰時總行政會，定十月十九日開第一次會議；又決定向工團總行政會接洽，請各工團捐資及取締外煤入口。最後又決定在各煤區作大規模之宣傳。

原文献残缺